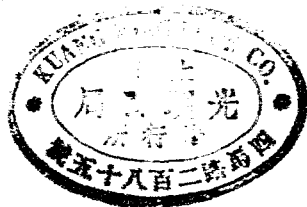


靜
冬
的
頓
河
2

M·唆羅訶夫原著
趙洵 黃一然 合譯



敬
請



M. 唆羅訶夫
“靜靜的頓河”的作者

靜靜的頓河

(2)

著夫訶羅唆·M

譯合 然一黃 洵趙



光明書局印行

879.57
512-0
(202)12



3 0532 0293 7

序

一年前，我們對於M·峻羅珂夫以及他的作品，從來不曾注意；我們全不是讀文學的，接近文學的作品，只是從人所熟知的名著中，抽來讀讀。

去年春天，其方把賀譯的『靜靜的頓河』第一部介紹給我們，由此才得到讀這部大著作的機會。當我們讀完了以後，很希望能夠再讀到續譯本，然而一直到下半年，還是毫無消息。因此我們就想要讀到原文和英譯本；一方面我們需要知道什麼是『在戰爭的持續間却生長了沈鬱的憎恨』，什麼是『逼近目前的革命預兆』，這些情形是怎樣驚擾了頓河的哥薩克；另一方面我們也被作者偉大的筆力所吸誘，主

要的還是爲了作者在描寫世界史上一大變革中，小市民的轉變這一點，是使我們決意要讀到全文的原因。文學不是歷史，然而文學確是歷史的反映，『靜靜的頓河』不僅是反映了歷史的一個程序，而且指示了這一歷史程序中必然的前途；本書的作者，他並不故意掩飾歷史的醜惡，對於革命也並不誇張其詞，小資產階級之階級意識的易於動搖，他算是盡情地揭露了。梭羅珂夫的成功，應該歸功於在革命的實踐上，得到了學問。

於是我們就覺得原文和英譯本：同年十一月，杏城自哈爾濱購得原文，寄贈隨君。我自己就在上海購得英譯本（*And Quiet Flows The Don: Mikhail Sholokhov, Translated by Stephen Garry, Putnam, London.*）。

讀後，我們決定把它部分地續譯出來。

可是幾個月以來，在教書上分去了許多時間，所幸我們在兩個月以前離開了學校，能夠專心從事翻譯。到現在我們才算繼續譯本之後，從第三部譯起，到格黎高

里·潘特雷葉維慈在戰場上受傷以後，從醫院回到家裏爲止。可是『在戰爭的持續間却生長了沈鬱的憎恨』的事，這裏還不過下了一些細微的種子，戰爭還要繼續下去，革命還沒有到來。

本書的譯文，是趙洵君根據原文，我依據英譯文，逐章對照而譯成的。遇有不同的地方，全以原文爲根據。全書的譯文，我們盡力求其通俗。這裏，趙君對譯文的認真和努力，是使我十分感動的。譯文完成後，前後共修改四次，最後一次，在修辭上，是我根據英譯本加以潤色的，如果有錯誤的地方，我應該負更多一點責任。至於人名等，爲使讀者易於記起前書的事物計，完全與賀譯本一致。

然而我們對於翻譯，尤其是文學作品，無論在那一方面，是沒有經驗的，可說這次是我們大膽的嚐試，因此我們誠懇地希望能夠得到讀者的指正。

『靜靜的頓河』一二兩冊，僅佔全書四分之一。賀譯本是包括第一二兩冊的，本書僅是第三部全部而已。我們很希望有人能夠把這部工作做完，但是像魯迅先生

所說：『能否實現，却要看這古國的讀書界的魄力而定了。』

至於賀譯本『靜靜的頓河』第一冊，我們曾經對照着原文讀過了，其中有許多地方是刪去和修改了的，這大概譯文是根據德譯本重譯的原因。如果有機會的話，我們打算把它補譯出來，使讀者有窺全豹的機會。

黃一然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一日於上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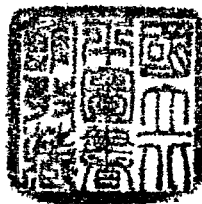
第三部

—

娜達爾亞回到公婆家裏的那一天，是一九一四年的三月，和暖的愉快的春天的日子。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慈用青灰色的乾樹枝，正在修理破籬笆。掛在屋簷上面的，那銀白色的冰柱滴着水，水流過的地方，像黑油一般地留下了痕跡。

金紅色的溫暖的陽光，射在融化着雪的土壤上。田地已經耕好。滿佈在頓河四周的小山上，那粉白色的土角上，初春的小草，翡翠般的綠了。

— 1 —



娜達爾亞變得非常瘦弱。她從公公的後面過來，用她的脆弱的變成弧形的頸子，行了一個禮。

——您康健嗎？親愛的爸爸。

——娜達沙！歡迎呵，親愛的，你好嗎？——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瑟慌張地說，乾樹枝從他的手裏溜了下來，零亂地散落在地下。——你爲什麼不來看看我們呢？啊，啊，等一等，媽媽看見你準要高興得了不得呢。

——我來啦，爸爸，——娜達爾亞猶豫地把手伸出來，將身子轉過去，——假如你不攔我出去的話，我就要長住在你這裏了。

——呀，你說什麼話。親愛的，你也不是外人，格黎高里來信說……對於你的康健很關心呢。

兩人一齊進了屋子。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瑟慌忙地興奮地跛着。

伊列尼瑟娜擁抱了娜達爾亞，她同平時一樣，成串的眼淚掉着，嘴裏也喃喃

地，還閃着她那潮濕的眼皮。

——謝謝上帝，媽媽，我……來啦……

董亞士珂兩頰紅紅的，從院子裏跑進廚房裏來，抱住了娜達爾亞的兩膝。

——沒羞的，簡直把我們都忘了。

——真多嘴，母狗。——父親很嚴勵地向着她喊。

——你真長大起來了——娜達爾亞向董亞士珂問好，緊握着她的兩手，并且把眼光射在他的臉上。大家一起說着話，彼此都插着嘴，打斷了話頭，有時也沈靜一會。伊列尼慈娜用手掌托住了下巴，很悲哀地看着不像從前的娜達爾亞。

——你不再回去了吧？——董亞士珂握着她的兩手，試探着問。

——有誰知道他……

——爲什麼還要住在那裏呢？你是他的髮妻，他會回來的，你留在這裏吧！

——衣列尼慈娜決定了她的意思，並且爲了招待她的媳婦，把泥茶杯和破碟子在棹

子上推來推去。

娜達爾亞經過了長期的躊躇之後，才回到公婆這裏來的。最初她的父親不放她出來，所以曾經口角過，以至於聲斥過。自從這次恢復了康健之後，她看見了她的親人像陌生的一樣，而家庭也像生人的家；試驗過的自殺，使她和親人疏遠了許多。潘特雷葉·普羅珂非維慈自從格黎高里去服役以後，設法勸着她，使她回到梅爾葉珂夫的家裏來，想法子使格黎高里和她講和。

從這天起，娜達爾亞就住在梅爾葉珂夫家裏了。達爾亞在表面上沒有用什麼來表示她的不滿；波瑞特羅是和氣而且親善的，董亞士珂對娜達爾亞是非常的熱情，以及老人們是慈心的愛護，達爾亞對這些總是不平地看着。

在娜達爾亞搬回公婆家裏的第二天，潘特雷葉·普羅珂非維慈叫董亞士珂寫了一封信給格黎高里：

『親愛的兒子格黎高里。潘特雷葉維慈。我們把親人心裏的敬意寄給你，

你的母親瓦西利亞·衣列尼茲娜給你親人的祝福，你的哥哥波瑤特羅·潘特雷
葉維慈向你鞠躬，同他的妻達爾亞·瑪特維夫娜祝你康健和平安，你的妹妹董
亞士珂給你鞠躬，同家中一切都給你問好。你在二月五日所發的信，我們已收
閱了，我們從衷心裏感謝你。

假如像你所說的那樣，你的馬磕傷了的話，給它擦點藥；你知道，如果路
不滑或者沒有冰霜的話，那麼後腿不用釘馬掌。你的妻娜達爾亞·密浪諾夫那
和我們一塊過活，她很康健而且平安。媽媽寄給你一點櫻桃乾和一雙毛襪，奶
油和各種的禮物，望查收。我們都很康健地生活着。要告訴你的是達爾亞的小
孩子死去了。你的馬在馬廄裏養着，波瑤特羅替你看護得很好。牛產了犢。老
牝馬發乳了，在它的肚子裏的小畜生，看得見在動着，我們等到第五個禮拜，
就給它命名叫「頓河」。

我們因為你的服役而很高興，上司又很看重你，你應該盡你的責任做事，

替皇帝服務，你一點不能馬虎的。娜達爾亞將永遠和我們在一塊住下去，關於這件事，你應該仔細想想。牛酪週那天，野獸咬死了三隻羊，這真是不幸的事。好，上帝保佑你，不要忘了你的妻，她是一個和靄的女人，而你是要遵守法律的。不要先掉你的戰壕，聽父親的話——你的親人老下士梅爾葉珂夫。

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慈。

格黎高里服役的那一團，正駐防在距離俄國和奧大利的邊境僅四俄里的拉得基微羅窩地方。格黎高里不常寫信回家。關於娜達爾亞回到父親那裏的事，並沒有做任何正式的答覆，祇請求他的父親轉向她致意。信的內容既支吾又馬虎。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慈拿這信叫董亞士珂或波瑤特羅讀了幾遍，猜想字裏行間的格黎高里的意思。在復活節前，他在信裏直接提出了關於娜達爾亞的事，來問格黎高里：當服役完畢的時候，是回來同妻一塊過活呢？或者同以前一樣和阿珂新亞在一塊住。

格黎高里對這個答覆推延了很久，在聖靈節後，家裏才收到從他那裏來的一封短短的回信。董亞士珂讀得太快，字尾也讀得太不清楚，所以使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除了無數的問好和祝福外，很困難地了解信裏的意思，在信尾上提起了達爾亞的事：

「……你們所要的關於將來和娜達爾亞同居的事的答覆，這是不可能的。關於這個問題，爸爸，我要告訴你，切斷了的麵包是不能再合攏的，現在我再解釋這件事，你們自己也知道，我是有了孩子的人，要我拋棄這個責任我不能夠，這件事情的答覆就是這樣。現在是在邊境等候命令的時候了，並且我很快地要和這事見面，這就是說，我們不久將和奧大利開戰，聽說他們的皇帝已經到邊境來過，並且也查看過了，戰爭開始的時候，還有什麼田好耕呢，就是我，也許不再會活了，別的更沒有什麼可以說的了。」

娜達爾亞在公婆這裏生活和工作着，對於丈夫的回來，是沒有希望地等待

着。這些事都接觸着而壓迫着她的脆弱的心靈，她什麼也沒有寫給格黎高里過，可是家裏沒有一個人帶着同樣的悲哀和愁慮，在等待着格黎高里的信息的。

村莊裏是過着有規則的平常的日子。有從服役期內回來的哥薩克們；人們在工作日的時候，用工作來消磨時間，安息日的早晨却一家家大大小小趕着去作早禱。街上有穿制服的和節日褲子的哥薩克們。有穿了各種花邊的長裙，走起路來揚起塵土的女人。緊包着身體的小衫和裙子，長而寬的袖子，發着陳舊的香味，從被汗染退了顏色的腋下的袖上，發出刺鼻的甜而又像芥味的女人的汗香。

在村莊的空場上，放着卸下來的車轅。人們趕着一羣羣的馬走來走去，空場上聚了大大小小的莊民。在消防棚子的旁邊，莊民做着從鄰近村上擔來的菜蔬的買賣，每種菜類，擺成長長的行列。在他們的面前，堆着一羣羣的孩子，正看着對這菜市傲然寧視的卸下了的駱駝。到處都是一堆堆的載着紅邊帽子的哥薩克們，和頭上結着各色頭巾的女人。駱駝慢慢地反咀着吃下去的草料，借以休息牠經常的灌水

工作的疲勞，發綠色的半睡眠狀態的眼睛，像鏡了錫似的無精打彩地睜着。

在黃昏的時候，脚步的聲音使街道都呻吟起來。在村場上充滿了唱歌和隨着手風琴的舞蹈。一直到深夜裏，取燧的乾樹枝燒盡之後，最後的歌聲，才向村莊的郊外消逝了。

娜達爾亞是不高與到村場去的，歡喜聽着董亞士珂講誠實的故事。轉瞬間的董亞士珂已成了在這羣裏的美姑娘，她是早熟的，正像一個成熟的蘋果。在這一年中，她已從童年走了出來，被捲入成年姑娘的隊伍裏。董亞士珂生得很像她的父親；短身材，褐色的臉。

十五個春天輕輕地過去了，她已長成細而圓的身段的姑娘。在她的心中，好像是藏着純樸的，真摯的童年和青春的混合體。她的小乳房，長得像拳頭一樣，明顯的，聳在她那小上衣裏面。寬肩，她那黑色的，長形的，微斜的眼窩，嬌羞地閃着星火，和水晶石般的蛋白色的眼白，像粒扁桃核呢。從村場回來之後，她把那非罪

惡的祕密，祇講給娜達爾亞聽。

——娜達爾亞，親愛的，我要告訴你一些事情……

——好，你就講吧！

——密沙·珂士瓦葉昨天倍我在穀倉旁邊的大櫟樹根上坐了一晚上呢。

——你爲什麼臉紅了呢？

——我沒有。

——去照照鏡子看。完全像火焰般的了！

——啊，慢慢地，你的臉也紅了……

——你講下去吧，我不再說了。

董亞士珂用她發黑的手掌，摸着紅而熱的臉，把指關節按得發響，引得兩個人
都笑了。

——也免我良象一片善哉吧。

——來，講下去吧。——娜達爾亞鼓勵她。在這一剎那間，爲了別人的幸福而愉快，忘記了自己過去的悲哀。

——我對他說：『不要說謊話，密沙·珂士瓦葉』他就發起誓來——董亞士珂的笑聲，像八角鼓般地響了全屋子，搖着頭，黑而緊梳着的辮子，像蝎虎子般地在肩上和背上滑來滑去。

——他還說了什麼呢？

——他求我把我的手帕送給他做紀念。

——你給了嗎？

——沒有，我說我不能，我告訴他：『到你情婦那裏去要吧！』人家看見他和耶羅菲夫家的守空房的媳婦……她是個放蕩的女人，她總是和男人們一塊鬼混。

——你最好離他遠點。

——我是想和他遠點——董亞士珂抑制了已經到嘴邊的微笑繼續講下去——從

村場回家的時候，另外兩個女孩子和我，一起是三個姑娘，看見了醉老頭米霍伊在後面追着喚：『來呀！吻我吧，我的好人們，給你們每人兩個戈比』，他這樣的拿我們撒酒瘋，扭爾卡拿了一把乾樹枝，用力地打了他的前額，我們就拚命地跑開了。

乾燥充滿了夏天。在村莊的旁邊，頓河的水淺了。當春天的時候，是急流的地方，現在已成了淺灘，水牛渡過對岸，水還不能淹到牠們的背。夜間村莊上流着濃厚的臭氣，風裏面充滿着強烈的燒草的氣味。草原上燒去了沒有割倒的荒草。甜的刺球花，像一條沒有頂的帳子似的掛在頓河上面。夜裏頓河的天空，佈滿了濃雲，可以聽見隆隆的雷聲。沒有雨來調和乾燥的大地，雖然是電光用青而亮的線條，把天空擊破。

一隻貓頭鷹，每夜在鐘樓裏尖聲地叫，震動了村莊的空氣，恐怖佈滿了村莊。貓頭鷹從鐘樓裏飛到了墳墓上面，鳴聲像走着的空車那般響，在生滿了草的野墳上呻吟。

——可怕的亂事要來了。——當聽見了貓頭鷹在墳墓那裏叫着的時候，老人們預言地說。

——要打仗了！

——在土耳其戰爭以前，有過這樣的預兆。

——也許又要出這倒楣事啦！

——從教堂裏飛到死人地方的聲音反正是沒有好事情。

——噯呀，慈悲吧！善心的米克拉。（註）

舒密林·瑪爾亭，一個胳膊的阿雷珂席葉的哥哥，在墳地的圍牆內，看守着可惡的鳥已經兩天了，可是貓頭鷹——看不見而且神祕的——沒有聲音地在他的面前飛過，落在墳墓的十字架的一端，用驚恐的音波，散漫在夢裏的村莊上。瑪爾亭沒有停止的罵着，對準天上飄浮的黑雲開了一槍，就走開了。他是住在這裏附近。

註：帝俄時代所崇拜之神

他的妻是一個膽小而多病的女人，而且多產得像雌兔一樣——她每年要生一個孩子——遇見她的丈夫就罵起來：

——混蛋，真正的混蛋，它把你怎麼了？也沒有害你什麼呀，就值得仇人似的？上帝要怎樣懲罰你啊！我在最後面走，你打算把孩子都給駭得流產出來嗎？

鬼！

——你靜點吧！生產怕什麼？你像套在車上的馬一樣。那麼讓它在那裏把我們趕到憂愁裏去？可殺的東西，它會把不幸和魔鬼勾引出來，還有戰爭——奪去我們所有的。可是你生產了多少了。——瑪爾亭走到牆角裏，聽見老鼠在洞裏吱吱地叫聲，和並排睡着的小孩子們的鼾聲。

當他同一些老人們在市場上談天的時候，梅爾塞珂夫·潘特雷葉嚴肅地說：

——我們的格黎高里來信說，奧大利的皇帝到邊界去過啦，說是已經發了命令，叫他的軍隊都聚在一起，預備攻莫斯科和彼得堡。

老人們憶起了過去的戰爭，開始猜想未來的事情。

——還不至於有戰爭，按收穫可以看出來。

——收穫對於戰爭是一點關係也沒有。

——不要怕，這又是大學生們胡扯。

——我們最後才能知道這事情。

——是，日俄戰爭時也是一樣的。

——那麼，你給你兒子的馬買了沒有？

——管不了這許多了。……

——這不能馬虎的。

——又是和誰開戰呢？

——聽說是和土耳其，因為海的事情，說是海再也分不清。

——還說他們聰明呢，不就像我們割草的分法嗎，把它分成一塊一塊就完了。

談話轉到了說笑以後，老人們就都散開了。

短工們在割着頓河岸上的草。今年頓河對岸的草是次等的，正像沒有生氣的長毛毯子。同是一塊地，可是草所吸收的養料是不同的；小山崗後面的草原，是像軟骨似的油潤的堅固的黑土，馬羣走過的時候，馬蹄的印子也看不出來，上面長着的是有生命力的齊到馬肚子的草。在頓河上游和頓河的後面，鬆軟的土地，逼迫着草不能茂盛也不自然地生長着，就連畜類都討厭它。村莊裏割着草，鐮刀和耙子等正在忙着，割草夫迅速地飲着女人們預備好的葛瓦斯。（葛瓦斯爲俄國飲料之一，用小麥製成——譯者）在這時候，發生了一件驚動了全部村莊的事情：來了警察官，檢察官，和黑牙齒的穿着制服的莫斯科的軍官，會同了村長到斜眼睛的盧克葉斯珂家裏去。

檢察官的手裏，拿着帆布的有帽徽的制帽，他們沿着街的左側的籬笆走着，從籬笆的隙縫中射出來的陽光，作成花紋般地躺在小路上。檢察官用他的滿是塵土的

靴子踏着陰影前進，向着在他面前走着像雄雞般的村長發問：

——這就是從外村搬來的西陶克曼的家嗎？

——真對呀，先生。

——他是什麼職業？

——大家都知道，工人——製鎖匠工頭。

——什麼也沒有從他那裏看出來麼？

——什麼也沒有。

警察官一面走着一面用手指挖着眉上的小疙瘩。噓了一口氣，整理自己的上衣。黑牙齒的軍官，用一根草桿，剔着牙齒，縲着紅眼睛上面的眉頭。

——他有些什麼人去訪問他的嗎？——檢察官用手示意，揮着在他面前距離太近的村長，使他走開一點。

——真對呀！有人去的，大半是到那裏門牌的。

——我問那些是什麼人？

——多數是從麵粉廠去的，是工人。

——究竟是那幾個人？

——機器工，秤工，磨粉工，和馬達工人達維德珂，還有從我們哥薩克裏的什麼人。

檢察官停住，等着落在後面的，用帽子擦着流到鼻樑上的汗的軍官。他告訴軍官些什麼，用手指摸着他的制服上的扣子，並且對於村長用手示意，村長於是攝手攝腳地跑開了。恐怖直燒到他的頸子上。

——去，叫兩個警察把你所說的那些人捕下，送到警察署去，我們隨後就來，明白嗎？

村長把上身用力地挺了起來，上衣的領子，緊得使頭上的青筋都看得出來。邁開步去作他的工作去了。

西陶克曼在院子裏穿了一件汗衫，背對着大門坐着，用手鋸鏟着刻了曲線花樣的膠合的木塊。

——請停止你的工作吧，你是被捕了。

——爲什麼？

——這兩間子屋都是你住的嗎？

——是！

——我們要搜查一下——軍官的馬刺刮了門口的地氈，走到小桌子面前，總着眉拿起一本書來。

——請求你把這個箱子的鑰匙給我。

——我有什麼義務這樣做呢？檢察官先生……

——我們來得及和你談的。

——證據，啊，啊！

在第二間屋子，從開着的門裏，西陶克曼的妻向外看着。檢察官和書記跟了她進去。檢察官監視他寫下搬到這裏來的原因。

——這是什麼？——軍官拿了一本黃皮面的書問他。

——書——西陶克曼聳聳肩。

——在比較嚴重的場合下，希望你少說這些俏皮話，我希望你的答覆換一個別的態度！

西陶克曼在一個長的靠背椅上靠了下來，對於這話還了一個蔑視的微笑。警察官把他的視線經過了軍官的肩，又轉放在西陶克曼的身上。

——你研究這個麼？

——無所謂，很感興趣就是了——西陶克曼冷冷地回答。用小梳子把他的黑髮分成了平均的兩半。

——啊……啊……

軍官把書微翻了幾頁，順手丟在桌上；忙着去翻看第二冊；又丟到旁邊，又去翻第三本，於是轉過來對着西陶克曼的臉。

——和這些相類似的書籍，那裏還有？

西陶克曼蔑視的示意，把左眼皮向上掠了一下。

——全部在這裏了。

——你在撒謊——軍官響亮地責備着，把書丟在一邊。

——我要求……

——搜！

警察官手裏拿着腰刀，走到箱子旁邊，動手把衣服，襯衫等亂搗了一陣，這個

哥薩克顯而易見地是在示威。

——我要求你們有禮貌一點——西陶克曼用輕視的眼光，看着軍官的鼻樑說。

——安靜些吧！親愛的。

西陶克曼同妻所住的這一半房子。能搜的全部搜遍了。以後的搜查，是在作場裏。熱心的警察官，用指關節連牆都敲了幾遍。

西陶克曼被押送到警察署了。他是在警察的前面，路的中央走着，一隻手把他的舊衣服邊牽着，另一隻正在研着自己手上的油膩，其餘的人都沿着籬笆走，用以躲避太陽的光。檢察官還是和來的時候一樣，看着他的馬靴，並且踢着路邊的野草；祇有帽子不是拿在手上，而是戴在他的發亮的軟骨頭的耳朵上面。

西陶克曼是最後被審問的。在外屋裏看守們監視着他和已經受審過的人：沒來得及洗去手上油膩的伊凡·雷珂席葉維慈，醉意微笑的達維德珂，把上衣披在肩上的瓦列特和珂士瓦葉·米哈伊爾。

檢察官合上了粉紅色的公事夾，對站在棹子那邊的西陶克曼問着：

——當我審問麵粉工廠的殺案的時候，你為什麼逃避了呢？你是俄羅斯社會民主勞動黨的黨員嗎？

西陶克曼沒有說什麼，看着檢察官的頭。

——請求你開始審問——西陶克曼斜看着那裏開着的凳子。並且請求允許他坐下來。

檢察官沉默了好久，把文件翻得嘩拉嘩拉地發響，虎視着靜坐着的從容不迫的西陶克曼。

——你什麼時候搬到這裏來的？

——去年。

——是你們組織裏派來的嗎？

——沒有什麼派不派。

——你什麼時候入黨的？

——你說什麼？

——我是問你——檢察官把「我」字特別加重了說——你什麼時候加入俄羅斯

社會民主勞働黨？

——我想，是……

——對於你想的什麼，我完全沒有興趣，答我所問的話，抵賴和滑頭是一點益處也沒有，或者說是有害的。

檢察官從公事夾裏檢出一件文件，用一個手指把它按在桌上——這是從羅斯陀寄來的，證明你是屬於你們的黨的文件。

西陶克曼的視線在這件文件上停留了一會，兩手抱着膝蓋，很強硬地回答：

——在一九〇七年。

——那末你還否認你是你們的組織裏派來的嗎？

——是。

——在這種場合下，你是爲什麼搬來的？

——因爲這裏需要製鎖匠。

——爲什麼你單單挑中了這個地方？

——也是因爲這裏需要製鎖匠。

——自從你搬來的時候起，到現在你和你們的組織發生了關係沒有？

——沒有。

——你搬到這裏來，他們知道不？

——也許吧。

檢察官用修筆刀修着鉛筆，咬裏下唇，並沒有看西陶克曼。

——你和他們之中的任何人，有過通信嗎？

——沒有。

——那麼搜查時所發現的那封信呢？

——那封信是朋友的信，他和任何革命組織沒有關係。

——你收到過從洛斯特寄來的什麼指示未？

——沒有。

——你在你的家裏，集合麵粉工廠的工人們，是什麼目的？

——西陶克曼聳了聳肩，對他的發問表示不懂和驚異。

——召集單純的夜會……單純是消遣，鬧牌。

——讀了法律所禁止的書嗎？——檢察官問。

——沒有，他們是很少識字的。

——麵粉廠的機器工和其他的人都不否認這一點。

——這不對。

——據我看，你連普通的智識都沒有。——西陶克曼聽到這裏，不禁微笑了。

檢察官把談話線索打斷了，接着有點表示仇恨的意思——簡單的，你沒有健全的判斷能力，你是自己損害你自己。很顯明的，你是你們黨裏派來的，爲的是要在哥薩克裏面，做破壞的工作，要使他們反過來反抗政府。我就不懂你們玩的是什麼

把戲。這些是不能減少你們的罪惡……

——這是你的猜想。能允許我吸烟嗎？謝謝你。這是猜想，這是一點沒有根據的。

——請你告訴我，這本書你向你那裏去的工人們讀過嗎？——檢察官把手放在一本小冊子上，封面上是用紙貼上去的標題，上端在白紙上印着黑色的簽名「蒲列哈諾夫。」

——我們讀的是詩——西陶克曼吐出一口烟來，並且使注意力集中在烟捲上，把骨製的帶着小環的煙斗，很緊地夾在手指的空隙中……

第二天，在薄霧的朝晨，由村莊裏駛出來一輛郵政車，西陶克曼在車尾上假寐着，把有鬚的臉藏在污穢的大衣領子裏。看守們在西陶克曼的週圍，用腰刀押着他。其中的一個，臉上有紋的麻子，用髒手指緊緊抓着西陶克曼的肘，向他翻着可怕的眼白，左手也拿着發亮的腰刀。

馬車很快地在街上揚着塵土。在梅爾葉珂夫·潘特雷葉的莊院的後面，籬笆旁邊有一個包了頭巾的小女人在等着。灰色的古錢般的臉上，流滿了眼淚，憐惜的，黃色的，帶着空虛的神情，睜着充滿了眼淚的眼睛。

馬車在女人的面前駛過，她把雙手合抱在胸前，在後面追着。

——瑤細亞……瑤細夫·達維德威慈！呀，怎麼啦！……

西陶克曼打算對她揮手，可是麻子看守用力地用髒手指抓着他的手，很兇惡地對他喝：「坐好！我殺死你！……」

在他的平淡的生活裏，第一次見到反抗統治者的人。

二

灰色的霧裏，在什麼東西後面，祇有一條從曼珂窩·卡里萬斯基鎮店到拉得基維羅窩的路。格黎高里正在回想：經過了一些什麼地方呢？可是什麼也不能有秩序

地進入他的意識；紅色車站的建築物，車輪旁邊向後面退着的田地，馬汗味和草料的氣味，火車溜過的無盡止的鐵軌，還有烟。從車門裏向外看出去，有鬍鬚的醜陋的憲兵站在月台上，情形和窩羅諾不一樣，和基也瓦也不一樣。

在他們下火車的一個小站上，軍官們忙得來來往往地走着，幾個穿着灰色的寬而長的外衣的，剃得很光的臉的人，正在用他不懂的言語講着話。在跳板上，馬是不斷地從車輛裏往外牽出來。梯隊的副官發命令了——卸鞍。帶了三百多個哥薩克，連同馬隊到獸醫院去了，用很精密的手續在檢查馬匹，曹長和班長在月台上走來走去。編制連隊；第一連的馬是淡栗色的，第二連是灰色和驕驢色的，第三連是深栗色的。格黎高里是被分配在金色和栗色的第四連中，第五連是微黃的，第六連——純黑色的，曹長們依照籍貫的地域，把哥薩克們編成連隊，再分成小隊。

英勇精明的曹長——帶着自願延長兵役的領章的卡爾金，走到格黎高里旁邊來問：

——從什麼村子來的？

——從維善斯科。(註)

——禿尾巴的？

格黎高里在別羣哥薩克人的激烈地狂笑聲中，沉靜地容忍了這個恥辱。

頓河的馬，是初次看見平坦的碎石道，慢慢地走着，像在有水的河裏一樣，反轉牠的耳朵嘶啞着。漸漸地也就安靜了。新的沒有磨過的鐵蹄，在碎石道上發着清脆的聲音。生疏的波蘭的土地上的小樹林交叉着。天氣很悶熱，就是太陽，也好像不和頓河的一樣，無邊際的天空中，像紗簾般的佈着點點的黑雲。

拉得基微羅窩地方，距離車站約四俄里，梯隊的傳令兵，在中途迅速地趕上了哥薩克。到村莊走了半小時。

——這是什麼村莊？——米契亞金斯基村的哥薩克指着露出房屋和花園的地

註：哥薩克每個村莊都有別號，維善斯科的別號是「牝馬」。

方，向曹長發問。

——村落？你把村落都忘了，沒有見過世面的小馬，這不是你看見過的頓河的兵營。

——那麼是什麼呢，叔叔？

——我是你的什麼叔叔？噯呀，我倒揀着一個侄子了。我的弟兄，這是王妃屋盧陵瓦的田莊，我們第四連就在那裏駐扎。

光潤的馬頸子，伸得很長。格黎高里用馬鐙踢了馬一下，看着整齊的二層樓房，木板製成的圍牆和院子裏異樣的建築物。當馬隊經過了花園，被風吹動着的，沒有葉子的樹木，像離遠了的頓河的言語一樣。

平凡的日子一天天天地過着。年青的哥薩克們恢復了初期的疲倦。在閒暇的時間，大家談着笑着。連隊住在大瓦房裏，睡在靠着窗子的板床上面。風送來遠方牧人的角聲，震動了貼補隙縫的窗紙。格黎高里聽見從許多人喉中發出的鼾聲和這角

聲相混合，他感到心裏面有着石頭般的火燒的憂悶，因為這種聲音，一種不可反抗的慾望抓住了他的心，他恨不得立刻起來，到馬廄去牽出他的栗色馬，騎上去，馬沫落在這偏僻的土地上，溜了回去，直到他的家。

五點鐘的時候，鐘聲把大家都喚起身了。喂馬和洗馬需要半小時，在這時間，彼此用短句子交談着。

——那裏有髒，弟兄。

——沒有力氣了。

——可是曹長——那母狗！馬蹄子還得洗洗。

——這時候，家裏做春餅了，過牛酪週了……

——姑娘們又到好時候了，啊哈！

——弟兄們，我夢見好像是和爸爸在草場上割草，四周圍上了不少的野菊花——溫和的普羅霍爾·茲珂夫斜斜他的眼睛——我們割着，草也生得很順……這些

都使我的心靈很愉快。

——妻現在想啦：「我的親愛的密珂羅士珂在做什麼呢？」

——呵，呵，不要愁，弟兄，和公公肚臍對着肚臍在玩呢。

——滾吧……

——如果丈夫不在旁邊喂她的時候，任何女人是不能忍耐地生活着。

——你們胡說些什麼，沒良心的？我們回家的時候，牛奶早就預備好等着了。

無禮時，沒羞恥的，善于漫罵的葉高爾·莎爾珂夫大聲地講着，做了一個卑鄙的微笑。

——事情是很明白的：你的爸爸不放鬆他的兒媳婦。好老狗，有一次……

他對着聽他講話的人們擠了擠眼睛——他是習慣了一個人到媳婦那裏，不讓她安靜，可是丈夫在妨礙事情。你猜，他想了一個什麼法子；他夜裏跑出來，故意把門開開了，畜生全都跑出來了。他對他的兒子說：「你就這麼糊塗，門都不記得關，

畜生全都跑出去了，還不快去追回來！」他想，等兒子出去的時候，立刻爬到媳婦那裏去打攪她。可是兒子有點懶，對他的妻發命令：「去，追回來。」女的就去了。他躺下了，聽着。聽見他父親從爐子旁爬過來，用膝蓋走到床邊。兒子也不是傻子，拿了一根揉麵杖在等着，他的父親爬到床邊用手亂摸的時候，兒子一把抓着，拿揉麵杖照着禿頭打去。「Tro-(註)」——他喊了——「可殺的！你到這裏嚼慣了東西了！」——睡着的人們，都穿了一半衣服地跑了出來。兒子罵着，像罵牛犢一樣。他躺着，老頭子爬過了爐子，躺下了，揉着打出瘡來的頭。可是女人遊興勃勃地拿了一個大鵝蛋走回來了。老人躺着，躺着，他說：「伊凡呀，伊凡」——「爸爸，你要什麼？」——「你把誰打了？」——「把小牛犢打了」——他說。老頭子帶了眼淚：「什麼——他喃喃地——因為你，要到你死鬼母親那裏去作主人了，就就這樣打牲口嗎？」

註：對馬作停止令。

——你吠得真好。

——我說你呢，麻子。

——這不是什麼市場？分開！——曹長走過來發喊，哥薩克們笑着，不說笑話了，走到自己的馬那裏去。早茶後，就是早操。班長喊的總是那幾句話：

——肚子縮回去，啊呀，你，豬肚子！

——看齊，向右轉，開步走……

——分隊，立正。

——開步走。

——喂！左邊那個，怎麼站的？你媽的……

軍官老爺在旁邊，看着院子裏受訓練的哥薩克，吸着烟，有時候混在教練們中間幫着指導。

格黎高里看着整齊的穿着美麗的軍服的漂亮的軍官們，感到在他和他們之間，

有着越不過去也看不見的牆壁，那裏在血管內流的血，是優閒的；不和哥薩克的習慣一樣，這種不同的新奇的生活，沒有骯髒，沒有虱子，看不見曹長面前的兇惡。潔白的牙齒之間，可以自由地發出聲音來。

在他們到這裏的第三天，格黎高里和別的哥薩克，爲了所遇到的事而憤怒而悲哀。在教練馬術的時候，普羅霍爾·慈珂夫，因爲常常用他那一雙溫和的牛犢般的眼睛，在對故鄉出神，他的馬踢了曹長的馬，踢得並不重，只把後左腿踢傷了點皮。連長反過來照着普羅霍爾·慈珂夫的臉上，就是一鞭子，騎在他的馬上罵：

——你看什麼？你看什麼，我把你這狗東西，罰你三天值班！……

曹長和小隊長說了些什麼？以後就轉過身去，拿着指揮刀，打了一個哈欠，風吹着普羅霍爾的袖子，兩頰上滴滴地流出血來，他的雙唇顫抖着。

格黎高里看齊了自己的馬，去看談話的軍官們。他們和平地像沒有這麼一回事一樣。過了五天，格黎高里到飲馬的水槽那裏，把水桶吊到井裏去。曹長看見了鷹

一般地抓着他的手。

——不許動……——格黎高里啞聲地說，看着井欄下面的青藍色的水。

——怎麼？爬下去拾起來！把你的嘴打出血來……

——我去拾起來，可是你不許動我！——格黎高里頭也沒抬一抬，慢慢地從嘴

裏迸出字來。

假如在井旁有別的哥薩克的時候，也許有別的事情要發生了；曹長無條件地要打格黎高里一頓。可是飲馬槽是有牆圍着的，所以外面聽不見裏面的口角。曹長走到格黎高里的旁邊，對他翻着可怖的，惡意的白眼，啞聲地說：

——你把我當作什麼？你對長官就這樣放肆？

——你，西曼·耶果羅夫別做夢！

——你想怎麼？……我叫你下井去！……

——怎麼——格黎高里抬起頭來——你要是敢動我一下，我沒有別的話，一個

字「打」，你明白嗎？

曹長像色情狂般的驚恐地張着正方形的嘴，想不出怎樣答覆來。爲了教訓的失當，曹長看着格黎高里的惡意的石灰色的臉，有點失措了。他從井旁邊走開，在從水溝流往槽子的水所混成的泥漿上經過，已經老遠了，又轉過身來，揮着他的拳頭。

——我去和你的連長說話，我就去和你的連長報告去。

格黎高里那連的連長好像是沒有被報告過一樣。可是兩個禮拜裏，格黎高里被派着跑來跑去，每分鐘連長都在找他的錯；他除了值班以外，還派去站崗，而且常常遇到白眼。

人們消磨着平凡的日子，機械的日子。到黃昏的時候，在沒有吹熄燈號以前，受訓練，演操，走走，訓馬，卸鞍，洗馬，拴馬，喊口號(註)，十點鐘的時候，點卯，派守衛，禱告。連長用他的圓面似錫的眼睛，看着這些在他面前的士兵，半壓聲說

註：在帝俄時代的軍隊裏，專有着做政訓工作的人員，他們的口號是：爲上帝，爲皇帝，爲祖國。

喊：「我們的主啊！」

早晨吹了起身號，日子是一天一天的過，可是所做的事情，像雙生子般地相似。

在這個駐扎地，祇有兩個女人：管理員的老妻和一個管理員的使女——波蘭人夫拉妮亞，全連隊注意着她，就是軍官們也不能例外。牠常常從屋子裏跑到沒有眉毛的老廚子那個廚房裏去。連又分成小隊，大家都彼此地嘆息着和丟着眼色，注意着她那沙沙作響的修飾得很美麗的灰色的裙子。她自己也感覺到哥薩克們和軍官們的注意力，集中在她的身上，她很安靜地接受着慾波似的三百對眼睛。她好像是號招人們似的，把臀部一扭一扭地，從屋子裏跑到廚房裏，又從廚房裏跑到屋子裏。她向全隊的人，接着秩序地送着微笑，但是對於軍官們就特別一點。雖然大家都爭着引她的注意，但是傳說祇有從頭到腳長滿了毛的連長才有希望。

春天前發生了這回事。格黎高里這一天是在大馬廐裏值班，他大半的時間，是

站在一個盡頭，那裏軍官們的馬，是被鄰近一匹牝馬誘惑了，那正是午餐休息的時候，格黎高里拿着鞭子剛從尉官的白腿馬旁邊走過，去看他自己的栗色的馬，它在吃着草，對它的主人斜了一眼，抬起自己的傷了的後腿。格黎高里替它正在包扎的時候，從離開馬廐很遠的另一端的暗屋角裏，他聽見了喊聲；一種不很平常的恐怖的叫聲。他急速地經過了釘馬掌的架子，他的眼睛全部地注意到黑暗的地方，驟然看見馬廐的門，給一個人砰然關上，聽見一種在壓制中呼號出來的喊聲：

——快點，夥計們！

格黎高里加快了脚步。問：

——那是誰？

迎面來了下士泡泡夫在摸索着到門去的路。

——你呀！梅爾葉珂夫？——他低聲說着，拍拍格黎高里的肩。

——停停！那裏發生了什麼事？——格黎高里盤問着。

下士拉着格黎高里的袖子，罪惡地笑了。

——那裏……瞎鬧。你上那裏去？

格黎高里推開了他的手，開了門。沒有人的院子裏，短尾巴的花母雞在走着，它不知道自己已經是明天管理員棹上的菜了，格格地叫着，好像尋找地方生蛋似的。陽光強烈地刺入格黎高里的眼睛，一時眼前黑一陣。他用手把他的眼睛遮着，打了一個旋轉，向着有聲音的地方走去。在門對面的牆和馬槽上，射出了一線陽光，立刻又消逝了。格黎高里正向着門走去，對面善於瞎說的莎爾珂夫和他衝了個滿懷，他一面走，一面提着寬的要脫落下來的制褲，搖着頭。

——什麼？……你在這樣做什麼？……

——快去吧……莎爾珂夫低聲地說，對着格黎高里的臉，從他骯髒的嘴裏，噴着難聞的臭氣——那裏……那裏……怪事……弟兄們把夫拉妮亞綁去了……

強姦……莎爾珂夫大笑了。格黎高里用力把他的背推在牆上靠着，打斷了他的

笑，直跑到牆角去。在這黑暗的地方，他像是被恐怖驚駭了，在放馬鞍的屋角裏，堆了一大堆哥薩克——全是第一隊的。格黎高里沉靜地分開哥薩克們，擠到前面去。地板上躺着不能動彈的夫拉妮亞，她的頭枕在馬被上，她的裙子被扯破了捲到乳房以上，她的白腿是可怕地沒有羞恥地分開着。一個哥薩克正從她的懷裏起來，兩隻眼睛並不看他的同伴，勒着了制褲，卑鄙地笑着退到牆脚那裏去，把位置騰出來給第二個人。格黎高里從人羣裏回出來，在門前喊：

——連長……連長……

但是哥薩克們追了過來，在門口一把抓着他，用手按住了他的嘴。格黎高里照着來的人的肚子踢去，可是大家把他圍起來，反綁了兩手，用馬被把他裹起來。和夫拉妮亞一樣，把他丟到馬槽裏，把馬鞍也放在他身上。格黎高里想喊，可是喊不出來，只聽見屋角的低語聲，哥薩克們出來進去的關門聲。二十分鐘以後，他被放開了。門口站着連長和兩個別隊的哥薩克。

——你把你的嘴閉着！——連長總是霧着眼，但不看着他。

——不要胡說，不然哪……耳朵給你割下來！……——都波克——別隊的哥薩克——微笑着。

兩個哥薩克進去抬起一捲不動彈的東西，那就是夫拉妮亞，（在她破裙子下面兩條不動的腿，靜靜地垂着。）他們把她放在馬槽裏，經過釘着腐爛洋鐵皮的牆洞裏，推她出去，牆是和果園毗連着的。在每一個極小的污垢的窗口，許多哥薩克們，爬着要看了傷的夫拉妮亞。許多人匆忙地到馬廄來。格黎高里也被獸性的好奇心所佔有，自己佔了一個窗口的地位，兩手扶着檯，腳底下找着了重心，往下看。幾十雙眼睛，從骯髒的小窗口看下去，集中在牆腳下的女人身上，她朝天躺着，她的兩腿像一張一閉的剪子，她的手爬着牆腳下的雪團。格黎高里沒有看見她的臉。聽見頭伸進小窗裏哥薩克們嗓子裏濃痰呼呼的聲音，和馬吃着輕輕的草的聲音。

她躺了很久，最後，她用四肢撐起身子來。格黎高里看得很清楚，她的手臂抖着，很困難地支持她自己。她幌着站起來了，頭髮散亂着，拘泥的，仇恨的眼光，對每個窗口很久很久地看着。

她走了，一隻手攀附在金銀花樹上，一隻手摸索着牆。

格黎高里從隔板上跳了下來，撫摩他的頸子，覺得是壅塞了。在門口有一個人——可是他後來再也記不起是誰了——用清楚而且爽氣的聲音對他說：

——再多嘴……憑上帝的仁慈，我就殺你！

在操場上操習的時候，軍官看見格黎高里上衣的扣子脫落了，於是問：

——誰和你角力來着？這是什麼時髦樣子？

格黎高里凝視着上衣扣子丟了一個，在扣子的地方，呢上出了一個小圓洞。他沉浸在回憶裏了，近來這些日子，他是第一次感覺到要哭出來。

三

在草原上，射着昏沉的炎熱，不能抬起頭來向天看。麥田割完了的地方，開始種番紅花色的金花草。

村莊全部的人都搬到草原上去割麥了。割麥機停止了工作，馬在熱的空氣裏呼吸着髒的塵土。草原上的風，在頓河上，吹成許多小的波紋，輕輕地揚起了塵土，像薄雲一般。太陽被雲籠罩了，像「差得拉」一樣，向外射光。（註）

波璐特羅把割麥機趕到麥場上去，清晨就喝了半水桶的水。過了一會兒，他的嗓子依舊發乾，他又喝了些熱水。汗衫和小褲一齊濕透了，臉上流下汗來，耳朵裏像是不斷的顫動的鐘聲響着，喉裏迸出胡胡塗塗的字來。達爾亞把麥子堆在一起，她的頭上包着頭巾，她的襯衣扣子沒有扣，胸前兩個乳房之間的溝裏，流着細粒的

註：「差得拉」係婦人之頭套，僅雙目處有孔，以往外視。

灰色的汗珠。娜達爾亞趕着套在割麥機上的馬，她的紅蘿蔔的腮流着汗，她的眼睛裏充滿了眼淚。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慈和她們並列地走着，濕了的汗衫像洗過般地貼在身上，看起來不像從臉上流下，經過鬚再流到胸上的汗，而是黑的搭了的車油。

——洗過澡啦，普羅珂菲維慈！——坐在車上的珂里細洞亞經過這裏喊着。

——出汗！——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慈揮着他的手，一跛一跛地一面走，一面用汗衫的下端揩着肚皮上的汗。

——波瑞特羅——最後達爾亞不能支持了，她喊着——你快點完了吧！

——等等，我們要割完了這一行。

——避避熱吧！我請求你。

娜達爾亞把馬停了下來，深呼吸着，她感到駕的不是馬，而像是割麥機。達爾亞慢慢地走到他們這裏來，黑的，磨破胼脂的腳，小心地跨過割下來的麥子。

——波瑤特羅，我們離水池子不遠了。

——哦，不遠了，還有三俄里的模樣。

——最好是洗洗澡！

——你們去一下就回來……——娜達爾亞嘆了一口氣。

——見鬼，爲什麼要走呢？把馬卸下來騎着走吧！

波瑤特羅眯着眼睛看着在細着一細東西的父親，揮着手。

——好，卸下馬來吧！

達爾亞把韉帶放鬆了一些，并且順手就跳在牝馬的背上。娜達爾亞微笑着，咬着嘴唇，把她的馬引到割麥機旁邊，打算順着它騎上去。

——把脚遞過來——波瑤特羅幫助她，扶着她的腿，把她升到馬背上。

他們騎着馬走了。達爾亞按着哥薩克的姿勢騎着馬，奔馳在前面，她的襯衫摺到她的裸着的膝蓋上面。她的頭巾緊緊地貼在她的頭上。波瑤特羅沒來得及追上

她，隨在後面喊：

——啊呀，慢慢的，小心點。

——不要怕——達爾亞搖搖手。

到了道路的交叉點，波瑤特羅向左邊看着。在遠遠地離開村莊的灰色的道上，很快地跑着一個灰色的東西。

——誰在那裏騎着馬跑——他對娜達爾亞說，把眼睛睜大了一點。

——並且快得很！你看這塵土！——娜達爾亞驚慌地回答。

——怎麼一回事，達史卡？——波瑤特羅大聲地說，趕到他的妻的面前——停一會兒讓我看騎馬的人。

小黑點隱了一下，在太陽底下，祇有螞蟻那麼大。

在揚起的塵土中，漸漸地顯出騎馬人的輪廓。波瑤特羅把骯髒的手掌，放在他那工人的大草帽沿上。

——像他這樣狂奔着，一會兒馬就要跑壞了。——他皺着眉，把手又拿下來，在他的臉上飄過了一層愁慮的表情。

現在已經完全顯明地可以看見騎着了。他是那樣快地飛奔着，右手拿着他的制帽，左手拿着落滿塵土的小紅旗子。

他從大道上跑來，離波瑤特羅非常近，他能聽見從馬的激動着的肺裏發出來的喘聲，當他經過波瑤特羅時，在他那張開的灰色的石頭般的正方形的嘴裏喊出：

——驚報！

在馬經過的塵土中，留下了一個個馬蹄的印子，和黃色的馬唾沫。波瑤特羅用眼睛送着騎士，在他的腦子裏留下了一個印象：沈重的像將要累死的馬的嘶哨，和從後面看過去的，那漸漸隱去的輪廓，以及潮濕的，喘氣的馬，好像一塊發光的銅板。

波瑤特羅還不知道，什麼不幸的事情將要發生。他遲鈍地看着塵土上的馬唾

沫，草原上向村裏跑着的驚慌的畜牲。哥薩克經過黃色的麥田，四面八方向村裏跑去。從遠遠的看不清楚的煙般的黃色的小山那裏，向草原上跑來許多騎馬的人，他們在大道上跑着，替村莊飾以灰色的長尾般的塵土。應該去服兵役的哥薩克，丟下了工作，從割麥機上卸下馬來，向村莊飛奔而去了。波瑤特羅看見了珂里細洞亞，如何地也從車上卸下了他的馬，騎上去跑了。他的長腿垂着，回過頭來看一看波瑤特羅。

——什麼事？——娜達爾亞嘆口氣，恐怖地看着波瑤特羅，她那像是在陷阱裏的兔子眼睛，正和波瑤特羅的遇到一塊。

他飛快地跑回割麥機，沒等馬停止，他就從馬上跳下來。軍役使他和田間的工伴分離，他向他的父親揮揮手，不久就消失在塵土的煙霧中了。他也和別人一樣，在陽光下的曠野上，留下了灰色的塵土的長線。

四

在廣場上稠密地集合了灰色的人羣。許多人已經穿上了他們的軍裝，馬全排成行列，哥薩克站在右邊，制服的肩上，帶有各種肩章和號碼。屬於海德曼團隊的，戴着淡青色的制帽，比其他的高了一頭，像荷蘭鵝站在家禽中一樣。

酒館都關了門。兵士們都繃着眉，有憂鬱的神氣。靠街道旁邊的籬笆，站着穿着節日衣服的女人們。總之，在每個人的唇上，是：『動員』。廣場上有着醉而發熱的臉。馬被憂慮所騷動，叫喚着，發性地怒吼地嘶叫着，在他們的蹄下，輕輕地揚起塵土，在廣場的地上，散亂着許多空的奶酪瓶和便宜的糖果包皮紙。

波瑤特羅牽着他那備了鞍子的馬韁。靠教堂的牆那裏，一個康健的『海德曼』站着。他在扭着寬大的藍色的制褲，在露出白牙齒的嘴上，浮着微笑。在他的旁邊，一個短身段的女人正在和他不停地說着話，——妻呢？愛人呢？

——你要是再找那妓女，魔鬼把你帶了去！——女人說着。

她是醉了的，臉紅紅的，頭髮在腦後結了一個半圓形的髻。「海德曼」正給馬備鞍子，微笑着，他的制褲上的二條摺印，因為年久之故，很顯明地成了兩條直線。

——不要像馬似的亂跳，密莎。

——你這可惡的狗，蠢夫！

——那麼怎麼樣呢？

——看看，你多麼沒羞！

一個紅鬍子的中尉和一個砲兵口角着。

——什麼也不會發生，我們去幾天，就回來的。

——要是戰爭呢？

——呸，親愛的朋友，有什麼權力能在這立足點上侵犯我們？

平地講：

這種沒有連續的談話到處發生着，在旁邊一堆人中，一個老年美麗的哥薩克和

——沒有我們的事，讓他們自己打戰吧，我們的糧食還沒有收穫呢！

——這是不幸的！希望和平吧！總有一天我們的收穫可以夠一年吃的糧食。

——牲口還得預備點草料。

——我們正是割大麥的時候。

——聽說大家都不滿意與大利的皇帝，是麼？

——是他的承繼人不滿意他。

——同鄉，你是那一團的？

——噯，說些什麼，見他媽的鬼！

——噯，司切士珂，你從那裏來？

——軍官說，祇有在有事情發生的時候，才會把我們帶走的。

——喂，哥薩克，怕什麼？

——過一年再說，大約第三次徵兵才輪到我呢！

——你，老公公，爲什麼，你也得去服兵役嗎？

——不要急，他們很快就要把人殺光了，老頭子也要抓去的。

——嘿，你這酒徒，在瑪爾弗特珂有整桶的酒，可以買得到。

長官開始檢查了。三個哥薩克抓了一個滿身血跡的酗酒的哥薩克到警察署去了。他被推在前面走，搖幌着，撕破了自己的襯衫，轉動着他的眼睛，大聲地喊：

——我要讓他們的農夫看看，把他們打出血來！讓他們知道頓河的哥薩克！大家圍着他，讚美地笑着。

——打出血來！

——爲什麼拖他呢？

——他打了一個農夫。

——他們對我們也是這樣。

——弟兄，在一九〇五年，已經死過一次了。簡直笑話！

——又要去打戰啦——他們又把我們趕到死那裏去。

在莫珂夫商店的門前，堆了一大羣人，伊凡·陶密林也在這裏面。他到店主人那裏去了。塞爾蓋葉·柏拉陀諾威慈抱着自己的兩臂，和葉梅爾沿·康細坦丁諾威慈都生着氣。葉梅爾沿站在門口。

——這是怎麼……這是什麼事，這簡直是沒有羞的，伙計，找村長去！

陶密林把他出汗的手在褲子上擦着，挺着胸脯對着繚眉的塞爾蓋葉·柏拉陀諾威慈。

——你！我們，用利息剝削我們。鬼東西，你現在怕麼？你剝削我們哥薩克，我把你的嘴打出血來，你這毒蛇，魔鬼！

村長對着圍着他的哥薩克們，很匆忙地吐出奉承有關周圍着他的哥薩克們的利

害的話。

——戰爭？沒有，不會有什麼戰爭的。長官老爺都說過了，動員不過是爲了臨時的事情，給他們看看，也許會和平的，你們不用害怕。

——好！回到田裏去吧，我們像在家裏的時候一樣。

——該這麼做的！

——告訴點真話吧，長官們打算怎樣？我有一百多畝莊稼呢！

——其莫士珂！告訴弟兄們，我們明天就回來的。

——不像聽音樂那麼容易，唉！去吧！

黃昏前廣場上安靜了。

四天以後，紅色的火車帶了哥薩克們的團隊和砲隊，到了俄奧的邊境。

戰爭……

在裝馬的車輛裏，充滿了馬糞和馬尿的臭味。火車裏是談話聲，歌唱聲：

震動了，波動了，

聖教的靜靜的頓河。

鐘聲響了，

它爲君主而集合。

在許多的車站上——好奇的而帶有寵愛的目光，注意着哥薩克們的制褲，和沒有洗過的煙塵的臉。

戰爭……

報紙上，寫着許許多多關於戰爭的消息……

車站上的女人們，微笑着，向哥薩克們搖着手帕，並且向車裏擲着煙草和糖果。在沒有到窩羅聶日以前，車頭鳴笛了。一個老鐵路工人把頭伸進波瑤特羅和坐了三十多個哥薩克的車裏，他用低的鼻音問着：

——開走麼？

——是。同我們一塊坐坐吧，老公公——一個哥薩克替大家答覆了他。

——善心的神呀！——他很羞辱地搖了他的頭。

五

在一九一四年六月底，格黎高里·梅爾葉珂夫的那團，奉了師長的命令，調在伏爾希尼亞的羅夫諾城。在這附近，又繼續駐了兩個步兵師團，和一部份馬隊。第四連開到夫拉基司拉夫克村去。

兩星期的長期調動後，疲倦的連隊駐札在札波侖地方。格黎高里正同自己小隊的哥薩克們在軍帳裏躺着，他看見了好像是沿着街道的水溝，飛來了騎在汗淋淋的馬上的傳令官，——連隊司令波羅珂夫尼珂夫。

院子裏的哥薩克們立刻興奮了。

——我想又是一個接觸——普羅霍爾·瑟珂夫證實了以後，在等着別人的同意。

小隊長立刻把針插在帽沿上——他正在縫着因爲太緊而裂線的軍褲：

——我想是這樣，他們不能讓我們有一分鐘的休息，魔鬼！

——曹長說過了，旅部的命令，說是要出發。

『Ta……Ta……Ta……tre……re……tre……ta……tre……ta』——兩分鐘以

後，號兵吹了警號。

哥薩克跳來跳去。

——煙袋那裏去了？——普羅霍爾說。

——備馬！

——你的煙袋丟了！——格黎高里跑着喊。

曹長在院子裏跑來跑去。手裏拿着指揮刀，催促着備馬。大家都忙着，只有格

黎高里先忙着拆篷帳；可是還忙着和班長耳語：

——開戰了，先生！

——不要瞎說。

——真事，憑上帝宣誓。曹長這麼說的！

拆完了篷帳，連隊在街上排隊了。

連長騎在馬上，在前面轉來轉去。

——成縱隊！——提高了不響亮的嗓子，向行列發令。

馬蹄子格格地奔馳着，連隊從村莊跑上了大道。在庫斯鉛村就改爲慢步。從鄰村中可以看出第一連和第五連正在向車站前進着。

過了一天，團部已經開到距離奧大利邊境卅五俄里的威爾布村。從車站的白楊樹隙中，透出了曙光。清晨秀美的。在途中，機頭唱着歌，鐵軌上的露水像上了漆般的發亮。哥薩克牽着韁轡，經過跳板，把馬從車廂裏牽出來，組成縱隊。在水井

旁邊，可以聽到嘶叫聲和低聲的說話。

第四連的哥薩克，在水槽旁飲馬。灰軟的微暗裏，跳躍着人聲。人們的臉，漸漸變成青藍色了，在微暗中可以看見馬的輪廓。

——這是那一連？

——你是誰？你迷路了嗎？

——我打你，壞蛋！你怎麼敢向長官這樣說話？

——我錯了，先生，我沒認清你。

——走，騎着走！

——什麼在響？呵，火車要開了，在動了。

——連長，你的第三隊在什麼地方？

——連——連——隊開走了。

隊伍倒還安靜，只是有點人聲：

——兩夜沒有睡覺了。

——西母卡，拿過來吸吸，從昨晚起就沒有抽過煙。

——見鬼……

——煙袋拿過來，魔鬼。

——你要把我擠出去了。

街道被第四連佔滿了。別的隊伍在街邊站着。

對着藍色的天空，地上一排一排的騎士的倒影，很清楚的映着，像用黑筆畫出來的一樣。四個一排地走了，鎗枝搖動着，好像沒有葉子的向日葵的梗子。時常聽見馬鐙的響聲和鞍子的吱吱聲。

——唉，弟兄，你是上那裏去？

——上神父那裏去受洗禮。

——哈，哈，哈，哈。

——靜點！這是什麼談話？

普羅霍爾的手掌按着馬鞍，看着格黎高里的臉，輕輕地說：

——梅爾葉珂夫，你不怕嗎？

——怕什麼？

——怎麼不怕，我們也許現在加入戰爭了！

——隨他便。

——可是我有點怕——普羅霍爾的神經質的手，執着露水打濕的韁繩——在火車上整夜的不能睡，也沒有夢，真要命。

連隊再向前進，馬移動着有尺度的步伐，鎗枝無節拍地搖動着。格黎高里鬆了馬韁，好像打盹了。他感到似乎不是馬在伸開前腿彈性地前進，使他在鞍上搖擺着，而是自己向着溫暖的黑暗的小道上前進，走起來非常輕鬆，有着不可抗禦的快意。

普羅霍爾在他耳旁說了一句什麼話，可是他的聲音混雜在馬鞍的輾軋和得得的馬蹄聲音中了，所以沒有驚擾了這朦朧無思的睡意。

連隊轉進了一條小路。在他們的耳朵裏是靜靜的金屬相擊的聲音，好像是搖籃歌一樣。路旁有露水的成熟的鈴鐺麥，煙霧般的擺動着。低垂的麥穗，引誘了馬匹的注意，哥薩克們用力地拉耷了韁繩。溫和的陽光暗影，爬在散漫的無夢的格黎高里的眼皮底下。他抬起頭來，聽見普羅霍爾的單調聲音，像是一輪車的響聲。

他突然地被猛烈地隆隆的呼號，那像巨浪穿過了麥田的聲音驚醒了。

——放鎗！——普羅霍爾幾乎喊了。

眼淚充滿了他那牛犢般的眼睛。格黎高里抬起他們的頭來，在他的前面，隊長的灰色大衣隨和着馬背一上一下地顛着。兩旁是豎着沒有割過的五穀，沒有知覺的田地，就躺在他們下面；一個天鵝在和電線杆子一樣高度的天空跳躍着。連隊全部驚動了。稠密的砲聲像電流般的掣過來。哥薩克軍官波爾珂夫尼珂夫不斷的回擊，

敏捷地鞭着馬帶着連隊向前飛跑。狹窄的村道的旁邊，有許多逃空的酒館，一路可以遇到逃難人的馬車。一個精神飽滿的騎兵中隊，經過連隊飛奔而去，他們的長官，亞麻色美髯的騎兵大尉，騎在深紅色的純種馬上，厭惡地看了哥薩克一眼，用馬刺刺了一下馬。逃難人騎在馬上，鞭着他們的馬，旁邊還有一個女僕也在奔跑。他們經過一個高身材的麻臉砲手，從空酒館抱了滿懷的木板，似乎是從酒館的牆上拆下來的。榴散彈砲隊擱在骯髒的濕凹地裏，不斷地射擊。

不遠的地方，連隊就追過了步兵團。兵士們前進得很快，他們的外衣都鏟在背後了。太陽光射在他們油漆的盔首上，刺刀上發着亮。最後一連之中，有一個排長，向格黎高里擲了一塊小泥團。

——接着！對奧大利人就這樣打去！

——不要開玩笑，蚱蜢！——格黎高里說，用鞭子打落了飛來的泥塊。

——哥薩克，替我向奧大利問好！

——你自己也會碰到他們的！

隊伍裏拚命地唱着村野的調子，細小的聲音，唱得像女人一樣。排成縱隊走着，兵士們合節拍地拍着靴筒。軍官們笑着。將要到臨的危險，漸漸逼近了兵士們敏銳的感覺，雖然他們還是裝出安心的樣子。

從酒館到克羅威詩初喀村，步兵隊，軍醫隊和輜重隊繼續像毛蟲一樣地爬着，感到一種逼近戰爭的死底呼吸。

不多時將近別列斯切契科村的時候，團部司令官卡列金趕上了第四連，同行的還有他的一個副官。格黎高里用眼睛迎着長得適當的陸軍中校的身材。當他經過格黎高里的身旁，聽見了副官很驚慌地對卡列金說：

——瓦西利·馬西莫微契，在軍用地圖上，沒有註明這個村落！我們有陷於不安全的可能。

格黎高里沒有聽見那陸軍中校的答覆，副官在他的後面跟着，他的馬後腿有點

跛。格黎高里機械地在判斷副官的馬的好壞。

在看得見的遠處，田地的斜坡下面，露出了村莊的草房。團隊變了步伐走着，馬匹出了汗。格黎高里用手掌摸摸自己棗色的馬頸子。在村莊的另一面是森林，綠色的樹尖，刺入圓屋頂般的碧天。林子的外面，已經有炮聲了，不時混雜着來福鎗的聲音，馬匹豎立起牠的耳朵。爆炸開的榴散彈的煙霧，直線地翱翔在天空。第四連的右邊也開火了。

格黎高里緊張地聽到每一個聲音，像樂器上的絃聲一樣刺激了他的神經。普羅霍爾在他的鞍上不安了，但是還不斷地談話。

——格黎高里，這種射擊好像孩子們用棍子敲着柵欄似的，對嗎？

——閉嘴，你這個喜鵲！

連隊進了小村，俄羅斯的兵士侵占了院子。骯髒而混亂的草房的主人們，正在搬運，驚慌和苦惱，緊貼在他們的臉上。當格黎高里經過的時候，看見兵士們在倉

室的簷下生了火，可是主人——高大的白鬚的白俄羅斯人——面部顯出一種被突如其來的不幸，壓迫着他，毫不注意地經過了簷下。格黎高里看見他的全家，已經安置在車上；紅外套的枕頭，美麗的靠墊，和各種朽壞的傢具。主人又小心地拿了一個壞車輪，這是誰也無用的，放在地下儲藏室裏，也許有十年了。

格黎高里很驚奇地看見了一個過份不修飾的女人，她把油漆的花瓶和聖像裝滿了車子。貴重的和有用的物件，反而丟在屋子後面。在街上，誰把鵝絨枕頭裏的鵝絨倒出來，像大風裏的雪一樣飄散着。燃燒過的餘燼發臭，像地下儲室裏的氣味。在路對面，逃難的猶太人來了，從細線般的兩唇間，迸出了喊聲：

——哥薩克先生！哥薩克先生！上——上——上——帝，我的……

小圓腦袋的哥薩克跑得很快，搖着他的鞭子，並沒有注意到這喊聲。

——停住！——第二連的副官對哥薩克喊。

哥薩克的彎身子，伏在馬上，潛入小路了。

—— 停住，可惡的東西！第幾隊的？

小圓腦頭的哥薩克伏在馬頸上，他好像賽馬的姿勢一樣飛奔，到高圍牆前，他豎起了馬前蹄，很不穩地躍過去了。

—— 那是第十隊的，您老爺，不是別隊的—— 連長向中校報告。

—— 他見鬼了—— 副官皺了眉頭，轉過來對着猶太人—— 他拿了你的什麼東西？

—— 軍官老爺…… 錢，軍官老爺…… —— 猶太人轉過來看着粉紅臉的常常掠着眼皮的連副。

連副蹬了馬鐙子，向前走了幾步。

—— 德國人要是來的時候，一樣是要拿去的—— 他的小鬍子笑着走了。

猶太人失望地站在路中央，臉上露出愴孽的失意。

—— 讓路，吝嗇鬼—— 連長揚着鞭子，嚴厲地向他嚷，第四連從他身邊經過。

馬蹄子喀喀地打在路上，鞍子吱吱地響。哥薩克們斜着眼睛看着丟失東西的猶太人，彼此取笑地談着。

——我們的夥計活不成了，犯了盜竊罪。

——東西都是自己往哥薩克身上送來的。

——壞的東西不要搶。

——真是好手……

——一下子就跳過了牆，像獵狗一樣。

卡爾丁連長和連隊說笑着，隨着隊伍和哥薩克一同走着。

——跑開！吝嗇鬼，殺了你！……

猶太人害怕地叫了一聲，就跑開了。連長追上去，用鞭子抽了一下。格黎高里看見猶太人倒了，他用手掩着了臉，從他細手指隙中，流下血來。

——爲什麼？……——泣聲中發問了。

連長臉上的圓笑渦，真像一顆圓鈕子。他用老鷹般的眼睛看他一下，轉過臉來走了。嘴裏答覆他：

——吝嗇鬼，混蛋！

村莊後面的小凹地裏，滿是亂草和黃色的罐子，顯然是軍隊經過的地方。不遠的地方，停留一輛響着喇叭的搖擺的汽車，車夫在車旁忙得很。在軟車墊上半躺着粗肥的白髮老將軍。下唇長了一塊小鬚，兩頰上的肉垂着像蠶一樣。在旁邊站着行舉手禮的第十二團的司令官卡列金和砲兵營營長。老將軍的手摸着子彈盒的皮帶，對着軍官們嚷：

——我是限你們昨天就要做完的。住嘴。關於運輸工率材料的事，你們應該早就預備好的。不許說話——老將軍發吼了，雖然軍官們是閉着嘴，然而脣間是顫抖着——現在怎麼越過那條線去？我問你——先生，叫我怎麼走呀？

在老將軍旁邊坐着一個年青而有黑鬚的軍官，擦一根火柴，微笑地吸着雪茄煙

。軍官們彎着身體，在橋旁邊指揮什麼。連隊從他們的旁邊經過，沿着橋往凹地裏走去。黑色的砂泥，高過馬膝，黏着了馬腿。在橋上面，散着白色的像鵝絨似的松木屑，落在哥薩克們的頭上。

中午時候過了邊境，馬跳過了邊境上倒塌了的標誌。從右邊送過來福鎗聲，遠遠的可以看見紅磚的農房，太陽光線直射在地上，像篩着黑雲般地揚起塵土。團長發令放哨，第四連的第三小隊，隊長和連長西民諾徹伊奉命出動。在灰色塵霧後面，留下了分成連隊的團部。

二十餘人的哥薩克小隊，經過了小房子，在滿是車輪壓出了小溝的路上跳躍着。

連長帶了偵察哨兵們走了三俄里，於是就停下來研究他的地圖。按照上面的指示做了比例。哥薩克們集成一羣，在拚命地抽煙。格黎高里下了馬，放鬆馬肚帶。可是連長對他翻了白眼。

——鬼捉你的馬去！你做什麼？上馬！

連長點了一枝煙，從他的口袋裏拿出望鏡來擦了許久。在他們的前面，正午的陽光，蒸發着平原。右邊是狗牙形的樹林，一直伸到道路的透視的盡頭。距離這裏一俄里半的地方，有一個小村。它的旁邊有着懸崖般的泥土的小河岸，裏面是玻璃般平靜的水。連長在望遠鏡裏看了許久，又凝視着死一般靜的村莊小道，那裏全搬空了，像個墳墓，祇有潺潺的淡藍色緞帶般的流水，在向他們招手。

——應當考慮一下，這準是喀羅列夫卡村——連長用他的眼睛，斷定這個村莊的名字。

班長把馬靠近了連長，他沒有說話，但是臉上的表情，像無聲音地在說：『你知道的比我多，我懂得的有限。』

——我們要騎到那裏——連長遲疑不決地。收下了望遠鏡，像牙痛般的縐着眉毛。

——我們能進去嗎？先生。

——我們小心一點，來，走吧！

普羅霍爾·慈珂夫靠近了格黎高里。他們的馬並排地走。帶着恐怖的情緒，向搬空的街道上前進着。每一個窗子裏都懷疑有埋伏，每一扇開着門的地窖，都是孤野的淒涼地向他們招呼，不愉快的戰慄，好像從他們的背上爬下來，他們的視線像被磁石吸引着，看在牆垣上和水溝裏。他們進了村子，像一羣盜賊或者像深綠色的冬夜，狼羣在人間出現了一樣——然而街道上搬空了的。天空掛着寂寞，一個開着窗子的住宅裏，時鐘在噹噹地敲。這個突然而來的聲音，對於他們好像鎗擊的聲音一樣響。格黎高里看見騎在馬背上的連長發抖了，顫動的手痠癢地握着手鎗柄。村莊裏沒有一樣活東西。哨兵們走過了淺灘，又渡過了小河。水一直高到馬肚子，牠們很高興地下去，一面走一面飲水。哥薩克勒着韁，很費力地促牠們前進。格黎高里看着踏混了的水，他很口渴。可望而不可即的水，幾乎不可反抗地引誘

他。假如可能的話，他要從馬鞍上跳下來，赤裸裸地躺在相繼不斷的小浪裏，讓涼意舒服他的背和前胸。在村後的小丘上，他們看見遠遠的一個小鎮；方塊的房子，磚樓，花園裏的鞦韆架和羅馬式的教堂的塔尖。

連長上了小丘，站在頂端上，把望遠鏡放在他的眼睛上。

——那是他們！——他嘆了，左手的指頭痠癢地動着。

班長帶着哥薩克們的單人行列走上了太陽焙着的小丘頂。他們看見在街上集合了許多人，車輛堵在路旁，馬隊風馳電掣般的跑着。格黎高里揉了揉眼睛，在遮着太陽的手掌底下觀看；他甚至於能精細地辨得出來那邊灰色的軍服。在這城市前面，伸着新掘的土色的戰壕線，在這上面聚集了許多人。

——他們真多呀，……——普羅霍爾慢慢研出字來。

其餘的都洗靜着，可是握在拳頭裏的是相同的感覺。格黎高里聽見自己的心弦像是在戰場上激動一樣——好像有什麼東西，可是很小的，很重的東西，在胸部左

邊跳動。當他看見了敵人，又好像完全被別一種東西操縱了他，這種感覺，就和在閱兵時有同樣的情緒。

班長把哥薩克們很匆忙地趕下小丘來。連長用鉛筆在他的軍用日記簿上寫了一點東西，於是招呼格黎高里：

——梅爾葉珂夫！

——有！

格黎高里下了馬，走上小丘，他的兩腿，因為騎馬騎了很久，像石頭般地硬了。連長交給他一張捲成四摺的紙。

——我看你的馬比別人好，把這個送到團部司令官那裏去。要騎得快！

格黎高里把文件藏在胸前的口袋裏，回到馬前，一面走一面把帽子上的皮帶，扣在領下。連長一直看到他走了以後，對他的手錶看了一下。

當格黎高里帶着報告，趕到團部的時候，隊伍已經靠近喀維列夫卡村了。

陸軍中校卡列金讀完了報告，給他的副官一道命令，叫他趕快到第一連去。

第四連很快的流到喀羅列夫卡村，像演習時那樣快，分散在全村。

從小丘上，連長西民諾夫帶了第三小隊哥薩克奔了過來。

連隊修整了馬蹄。馬搖着，嘶着，驅散它們身上的馬蠅，響具繼續不斷地鏗鏗作響。在沈靜的中午時候，第一隊進了村莊，馬蹄聲音非常嘈雜，一直到最後一所庭院。

副官波羅珂夫尼珂夫騎在他那駿馬上，走在隊伍前面。他緊緊握着韁繩，一隻手摸着指揮刀的穗子。格黎高里閉着吸呼地等着命令。第一連慢慢地向左方走。

副官從刀鞘裏抽出了指揮刀，一條條青光，在空中飛舞。

——連——連——連——隊——指揮刀在右邊揮着，又到左邊，最後在他前面放下來，停在和馬耳一樣高的空間。——成縱隊，前進！——格黎高里的感覺，聽到了這樣一個啞聲的命令——上刺刀！進攻……衝！

大地沉重地呻吟着，被千萬馬蹄踏着。格黎高里是在第一排裏的，還沒來得及拿好他的槍，他的馬被大隊的馬匹衝擊着，驚慌地用極快的速度奔馳了。在他前面，副官波羅珂夫尼珂夫在灰色的田地裏跑着。黑色的耕好的農田上的木柱迅速地向他的面前衝來。第一連用馬的奔馳和震動的喊聲來通知第四連，這信號立刻被收到了。雖然耳旁是像哨子般的鎗聲，格黎高里還能聽到遠處的砲火聲音。第一個彈片，在上空飛過，像是擊破了玻璃般的圓頂天空。格黎高里用力地，幾乎傷了手地握着槍柄，貼在腰部，他的手出汗了，黏的液體擦在槍柄上。流彈的響聲使他的頭伏在潮濕的馬頸子上，嗅到刺鼻的馬汗臭。從望遠鏡的模糊的玻璃裏看出去，他看見褐色的戰壕的脊簷，灰色的向村子跑回來的人羣。機關槍的子彈呼嘯地鋪展開扇子的形狀，不容呼吸地向着哥薩克們的頭上射來。在他們的前面，馬蹄的底下，塵土像細羊毛般的揚着。

在這次接觸以前，格黎高里的血，在血管裏流得很快，現在却變得像石頭一樣

了；除了他的耳朵裏鳴鳴地和他的左腳指覺得痛疼以外，什麼感覺也沒有。他想，恐怖在你的頭裏，凝結了一個大塊，一切都沒有精力了。

第一個從馬上落下來的是少尉梁亞霍夫斯基。普羅霍爾向着他跑去。

當普羅霍爾的馬露着牙齒，跳過一個跌倒的軍官以後，失了前蹄，普羅霍爾像飛石車般地從馬上射出來，不知不覺地離了馬鞍，被他後面來的馬蹄子踏着了。格黎高里沒有聽見呼喚的聲音，但是從他的臉上，扭歪了的嘴和從眼窩裏向外看着的小牛犢般的眼睛，斷定了他一定是殘苦的呼號過。別的兩個哥薩克和馬也倒了。格黎高里看見了他們之後，在他的記憶上，很清楚地印了上去，像金剛石在一塊玻璃上劃了下一樣。從他的眼淚的薄膜裏——那是因為風吹進了他的眼睛——看出來，凝視着前面灰白色的滾滾的奧大利人，正從戰壕裏逃走。

連隊從村子裏很有序地退了出來，然後散成小隊了。前面的人和格黎高里一起，向戰壕那裏跑着，其餘的在後面跟着跑。

一個高身材的，白眉毛的奧大利人，他的帽子蓋在他的眼睛上，幾乎射中了格黎高里的膝部，子彈的熱力，燒焦了他的腮。格黎高里用鎗刺着，同時用了全力縱馬而去，當奧大利人跑到只離他有半枝鎗那麼遠時，他從後面的右方有力地向他刺去。格黎高里沒有來得及收回這槍刺，他覺得他有點顫動，並且手痠了，他看着奧大利人，彎着背，往回跑去，（只有他的下頷是可以看見的），他用手指抓着他的槍。格黎高里放開了他的手指，丟了槍，覺得小刀柄使他的手麻木不仁了。

奧大利人逃到村莊的小路上去了。在他們的灰色軍服下面，哥薩克們的馬向前跑着。

格黎高里丟了槍以後，自己也不知道什麼原因，把馬頭調回來了，一個軍官在他旁邊跑過去了。他用腰刀的背打着他的馬，於是它搖着頭，把他帶到鎮上。在向着花園鐵柵欄的去處，一個跌跌跣跣的奧大利人在跑着，他的手上沒有槍，他的帽子拿在手上。格黎高里看見了他的頭後面的濕的衣領子，在他的頸子上圍着。他追

上他，像發熱病地瘋狂般地，用他的腰刀，繞着奧大利人的頭轉。奧大利人跑到將要靠近鐵柵欄的左邊，格黎高里認爲這樣砍他不順手，于是他伏在馬鞍上，斜握着腰刀，直刺到這人的太陽穴裏。奧大利人一聲也不叫，用他的手按住了他的傷口，他的脊背靠着柵欄轉。格黎高里下馬了，沒有拿着韁繩，走到他那裏，轉了一圈，然後又飛快地回到自己的馬這裏來爬到馬背上。奧大利人的方形的扭傷的臉，已經變成生鐵的顏色了。他的兩隻胳膊是垂在他的褲縫旁邊，灰色的唇顫抖着。小刀從他的太陽穴上脫落下來。掛在他的腮間的肉，像紫紅色的破布。血流在他的制服上。

格黎高里的視線遇到奧大利人必死的受重傷的眼睛。他慢慢地彎了膝蓋，他的嗓子潺潺地呻吟着，格黎高里睜大了眼睛，用他的小刀刺下去。奧大利人的頭蓋已經闢成兩片，他張着兩隻手倒下了，他的頭在路旁的石頭上，重重地擊出聲音來。這聲音驚動了格黎高里的馬，嘶了一聲，帶着他奔到街的中間。街上的槍聲很少。

一匹吐着沫的馬，負了一個死的哥薩克經過了格黎高里，一隻腳已經離開了鐙子，馬把這個受傷的身體顛在石頭街上，格黎高里祇看見褲子上的紅側章，扯破了了的綠襯衫的一片，在他的頭上貼着。

格黎高里感覺他的頭像鉛那麼重，他滑下了馬，用力地搖他的頭。第三連的哥薩克們從他旁邊奔過，帶了一個受傷的人——抓着他的大衣。在他們前面驅着一羣奧大利的俘虜；這一羣稠密的炭色的人在跑着，他們的靴子的鐵掌，在石頭上不順耳地蹣跚地響。在格黎高里的眼睛裏，他們的臉上是濺滿了凝結的粘土，他放下了馬韁，自己也不知道因為什麼，跑到被他殺死的奧大利人那裏去。這死人還是躺在他原來倒下去的地方，靠在熟鐵的柵欄旁邊，他那褐色的髒手掌，像乞憐地伸着。格黎高里看着他的臉，似乎縮小了，全部像小孩子的一樣，雖然他的小髭是癢癢地生長在他的唇上——他是恐怖呢，怨恨呢？還是痛苦呢？——他的嘴歪扭着。

——嘿，你——一個陌生的哥薩克軍官說着，走到街中去了。

格黎高里顫慄地走到他的馬那裏。他的蹣跚的步伐沈重得很，似乎在他的背上，有不可支持的重量一樣。懊喪和苦惱粉碎了他的精神。他把齒鏢的馬鐙子拿在手上，但是很久他不能提起重腳來蹬上去。

六

從塔塔爾斯科村和鄰近的村莊裏應徵的第二期哥薩克們，離開家裏後的第二天晚上，就宿在耶牙村上了。塔塔爾斯科村低端的哥薩克們被派去防守，這樣波瑤特羅·梅爾葉珂夫，阿尼庫士珂，珂里細洞亞，細特潘·阿細達珂夫，伊凡·陶密林和其他的幾個同住在一所房子裏。哥薩克們在睡前抽過了煙。在廚房裏，和前屋裏，用他們的馬毯子鋪好，準備要睡覺了。主人——高身材的年邁的老人，曾經參加過土耳其戰爭。他坐下來和哥薩克們談着天。

——兵士們，你們是去打仗去？

——是，老公公，打仗去。

——什麼都不和土耳其戰爭一樣了，我想。現在有各色各種的武器。

——一樣，都是鬼。土耳其戰爭時是怎樣把人載到前線去送死，現在也要依樣畫葫蘆了。——陶密林吼着，知道是向誰生氣。

——你，親愛的，怨恨沒有益處。

——那自然！——珂里細洞亞懶懶地帶着呵欠，用手指熄滅了紙煙，判斷地說。

——打吧！——波瑤特羅·梅爾葉珂夫畫了十字架，把軍帽放在身上。

——我告訴你們，孩子們，關於這些，我嚴肅地要求你們，簡直是求你們，你們必須牢牢地記着一件事情——老人說。

波瑤特羅把上衣蓋蓋好，反轉身來，聽老人的說話。

——要記住一件事情。假如想活着，想從死的戰爭裏安全地回來，應當遵守人

類的真理。

——怎麼一回事呢？——細特潘·阿細達珂夫問他，不自然地微笑了。從他聽到宣戰的日子起，他重又開始笑了。戰爭向他招手，大衆的憂慮和痛苦減輕了他自己的痛苦。

就是這個：別人的東西不能拿，其一；女人祇許救，不許無禮，其二。而尤其重要的是一定要知道祈禱文。

哥薩克們立刻坐起來了，大家都說起話來。

——我們祇要自己的東西不丟，那裏談得到拿別人的東西！

——爲什麼我們不能動女人？傻子——記住這個——不可能。這是好話嗎？

——就那麼不能抑制嗎？

——是。

——那麼祈禱詞是什麼樣的？——

老人很嚴勵地睜起眼睛，立刻答覆他們：

——一定不能動女人的，怎麼也不能！假如你不抑制，你的頭就要丟了，或者你就要受傷。等到後悔的時候，那已經太晚了。祈禱文我告訴你們。整個的土耳其戰爭我都親歷過，死就在我的肩上，像負了雜貨囊一樣，但是我仍然活着，全因為這祈禱文。

他走到自己房裏，在聖像底下尋出一張破碎的熏黑的陳舊的紙。

——這裏。起來抄寫——他命令似的——你們不是明天天亮才走麼？

老人用手掌舖平了這張紙，他就走開了。阿尼庫士珂第一個爬起來，燭光被門縫裏的風吹得搖動了，隱影在他那光潤的婦人般的臉上，神經質地擺動着。除了細特潘以外，大家都在抄寫。阿尼庫士珂比別人先抄完，從日記簿上扯下一張紙來，包着祈禱文，掛在胸前繫十字架的小索上。細特潘嘲笑他：

——替虱子造了一間極好的養老院。從鈕子縫裏進出太不方便，你給它造一間

紙房子住住。

——呵，好！真好！

——年青人，你不相信，就閉住嘴。——老人嚴厲地打斷他的話頭——你不要阻礙別人，也不要嘲笑信仰，你不能開玩笑。這是可恥的罪孽！

細特潘沒有作聲，安靜地笑了。阿尼庫士珂問老人：

——在祈禱文上，講到矛同箭。這有什麼用處呢？

——祈禱文是爲護身的；這不是我們這個時候寫的，是死鬼祖父從他的祖父手裏傳下來的——或者還要更早點，那時候，用矛同箭打戰的。

哥薩克抄下的祈禱文，一共有三種，隨他們自己的愛好而選擇。

祈禱文是：

一

慈心的上帝。有一個小山，山上有一塊石頭，那塊石頭就是我的馬，水不能浸

透。慈心的上帝，救你的奴才和他的同伴和馬，避開鎗彈和砲彈。鎚子不能打碎鐵板，像砲彈不能打碎我一樣。像穀在白裏，子彈不能向我身裏鑽。永遠發亮的是太陽和月亮，我——上帝的奴才，也那般堅固。山上有個石頭箱，鎖住的箱，鎖住的箱，把鑰匙向海裏揚，擲到石頭阿爾陀爾上，天也看不見，地也看不見，雲和沙土更不用想。水源不從海洋，沙土不在地下長，我——上帝的奴才，鎖在箱子裏，誰也不能把我傷。三位一體。阿門！

二

有一個海洋，阿爾陀爾白石頭就在上面站，阿爾陀爾上面有個石頭人。上帝，救你的奴才同他的同伴。石頭就是我的衣衫，它不怕從東來，從西來，從天上來，從地下來，從海裏來，從雲窩裏來的危險，它不怕鎗，不怕砲，不怕刀劍，不怕斧子，不怕矛。不怕箭，不怕鵝毛箭，不怕喜鵲毛箭，不怕白鶴毛箭。不怕土耳其人，不怕奧大利人，不怕韃靼人，不怕德國人，不怕烏克蘭人，不怕立陶宛

人。神聖的天父，施你的神力，保護你的奴才。阿門！

三

至上的主宰，神聖的瑪利亞和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主呵，保佑上帝的奴才參戰，和同我同去的同伴。把他們藏在雲裏，用你的天上的石頭般的雹保護他們。聖神的德米脫拉·索斯留茨基，保佑我這個上帝的奴才和我四周的同伴。允許不以鎗刺無罪的人，也不用矛戮，也不用斧闢，也不用斧柄打，也不用斧砍，也不用刀殺或刺；不論是年輕的或是年老的，是微黑的或是全黑的，不論是異教徒或者是男巫甚至於一切妖魔，一切都在我的面前——都在上帝的奴才面前，憐恤和准許吧。在海裏，在洋裏，在蒲楊島上豎了鐵柱；在鐵柱上一個鐵人站在鐵架上，他吸收了鐵，銅，鉛，鋅和一切的兵器。「去吧，鐵，到你的泥土裏去，離開上帝的奴才，經過我的同伴和馬。箭幹回到森林裏去，羽毛回到鳥身上去，粘膠回到魚身上去。」保護我，保護上帝的奴才，用金製的

盾，抵禦鋼和子彈，砲火和彈丸，矛和刃。我的身體像盔甲一樣堅固，阿門！

哥薩克把抄寫好的祈禱文，放在貼身的襯衣裏；繫在鈕子上；繫在親人給他們祝福的小聖像的繩索上；繫在一包故鄉泥土的小包上。但是死同樣的及於帶有祈禱文的人。死屍在加里西亞和東普魯士的田園上，在巴爾幹島和羅馬尼亞的土地上，在所有戰爭的焰火普及的地方和哥薩克馬蹄印過的土上腐爛着。

七

頓河的上游區域——包括耶蘭斯科，維善斯科，米沽林斯科和卡扎斯科等村，依照舊規，選派哥薩克來編成第十一和第十二哥薩克團和哥薩克御林軍。

但是因為某些原因，一九一四年登記的一部份，被派到頓河哥薩克第三團，這一團大半是由屋斯其·梅德威德葉慈珂的哥薩克組成的。其中密提葉克·珂爾舒諾

夫也在內。

頓河哥薩克第三團和騎兵第三師的某一部，同駐在維爾諾。

六月的一天，有幾連人出了城到田野去餵馬。天氣很陰暗，但是非常熱。浮雲在天空上飄來飄去，並且遮住了太陽。團軍樂隊在隊伍前面奏着軍樂。軍官們戴着遮太陽的軍帽，穿着輕快的夏衣，成羣的騎在馬上，在後面走。雪茄的煙，雲一般地飄在他們之間。

道路的兩旁，農民和修飾得很美麗的女人割着草。他們用手掌遮着太陽，看着哥薩克的行列。馬匹熱得出汗了，在牠們的腿上。流着黃色的沫。夏日的微風，從東南吹過來，不但不能把汗吹乾，而且從風中送過來更多的汗臭。

離第五隊不遠的地方，驚動了一匹年方一歲的小駒。牠從小道上飛奔出來，看見了馬隊，立刻嘶着迎面跑來，它的尾巴，還沒有脫去童年的柔軟。蚌殼般的小蹄子，在草地上揚起了浪般的塵土。牠跑到隊伍前面，傻氣地撞了曹長的馬嘴，好像

是在嗅香味。馬搖搖頭，好像是憐恤地不願意傷牠。

——滾開，混蛋！——曹長揮着鞭子。

哥薩克笑起來了，愉快地看着小馬那天倫之樂的情形。這時候出了意外的事：小駒無禮地撞進了行列，隊伍衝散了，失了整齊的秩序，幾乎成了圓的形式。又衝了哥薩克，無目的地亂跑。小駒撞着人，亂咬牠附近的馬。連長立刻跑來：

——這是怎麼一回事？

隊伍被小駒衝斷的地方，馬在嘶吼。哥薩克微笑了，用鞭子指着馬，緩緩地歸好隊伍。路旁閃出了憤怒的小隊長。

——什麼事？——連長騎在他的馬上喊，跑到隊伍中間。

——小駒，這不是……

——躓進中間去了……

——還不把這魔鬼攆出去！……

——給它一鞭子。爲什麼捨不得呢？

哥薩克惡意地微笑着。拉緊了韁繩，準備控制撒野的馬。

——曹長，曹長先生！這是什麼鬼？還是先把你的隊伍歸好，這不就完了嗎？連長走到路旁邊，他的馬誤入了路旁的小溝裏，傷了後腿。他用馬刺刺了一下，牠跑到小溝的另一邊，跳到生滿了野菜和金黃色野菊花的土堆上。

遠遠地站住了一羣軍官。

一個上尉仰着頭，扶着背上的水壺，一隻手很溫和地按在馬鞍子上。

曹長安置了隊伍，帶着村斥地把小駒趕得飛跑。隊伍合在一起，一百五十對眼睛看着伏在馬鞍上緊追着小駒的曹長。可是它停止了，腿上帶着骯髒的馬糞，靠在曹長的純種馬旁邊。又跑開了，豎起牠的尾巴。曹長怎麼也打不着牠的背，鞭子總是落在小駒那小掃帚般的尾巴上。

全連都笑起來了，軍官們也在內；就是陰氣沉沉的哥薩克騎兵大尉的臉上，也

繃起皮來，似乎是微笑的曲線。

在前隊的第三行，密提葉克·珂爾舒諾夫，伊凡諾維伊·米哈意爾——卡爾金維善斯科的哥薩克，和屋斯·霍別爾人喀慈瑪·客留赤珂夫，多鬚而寬肩的伊凡諾夫都沉默着。客留赤珂夫——他的綽號是「駱駝」，麻臉而駝背的哥薩克，向米其卡尋岔。客留赤珂夫是一個老哥薩克，參加過前次的戰爭。根據沒有明文規定的團部的舊規，「老」哥薩克是比別人有權力，或者是負責管理，訓練年青的哥薩克和管理一切瑣屑的事情。他們的規矩是：一九一三年入伍的——十三個鈕子；一九一四年入伍的哥薩克——十四個鈕子。連長們也讚成這種規定，因為士兵們敬重長官，不但按照地位，而且按照入伍的年齡。

接任不久的客留赤珂夫在鞍上駝着背，像鳥般地彎着他那垂着的兩肩。

他眯着眼睛看着灰色的前胸，向米其卡問，用一種模仿大尉泡泡夫嗓子：

——喂！……告訴我，珂爾舒諾夫，大家怎樣稱呼我們的連長？

密提葉珂的脾氣是不肯服從和反抗，他沒有領教過「老」哥薩克們的利害，所以故意裝出一種假恭敬的態度。

——泡泡夫哥薩克大尉。「老」哥薩克先生！

——什麼？

——泡泡夫哥薩克大尉。「老」哥薩克先生。

——我不是問這個。你告訴我，我們之間，哥薩克們稱呼他什麼？

伊凡諾夫援助地向密提葉珂遞了一個眼色，拉開了缺嘴唇微笑了。

密提葉珂斜了一眼，看見泡泡夫哥薩克大尉從後面走過來。

——稱呼他泡泡夫哥薩克大尉。「老」哥薩克先生！

——十四個鈕子，你說，髒貨！

——不知道。「老」哥薩克先生。

——好，等我們走到前面飼馬的地方的時候再說——客留赤珂夫拉長了調子說

話——我就要揍你一頓！那時候你得答復。

——我不知道。

——什麼？你媽的！你不知道大家怎麼稱呼他嗎？你故意氣我嗎？

密提葉珂聽到大尉的輕微的馬蹄聲，從背後很小心地來了，於是閉着了嘴。

——喂！——客留赤珂夫眯着眼睛，嚴厲地說。

在客留赤珂夫後面的人，暗暗地笑。他不明白這笑的由來。他喊：

——珂爾舒諾夫，你看着，我們就要到那飼馬地了。

密提葉珂聳聳肩，在考慮中。

——駝鳥。

——噯，對呀！就是這個。

——客留赤珂夫！——喊聲從後面來的。

「老」哥薩克先生在鞍上氣得發抖，血管裏的血流得很快。

——你做什麼？死僵屍，你在這裏想些什麼？——泡泡夫把自己的馬和客留赤

珂夫的併做一排——你把些什麼學問教給年輕的哥薩克們了？噠？

客留赤 珂夫睜着他那為驚慌而燃燒的眼睛，兩頰上蒙上一層巴爾脫酒渣般的深紅色。在後面的人們大笑了。

——我去年教訓過誰？你還記得嗎？我把誰的臉用我的指甲挖破的？你還記得

嗎？……——泡泡夫把自己長而尖的小指甲，伸到客留赤 珂夫的鼻樑前，另一隻手

撫摩着小髭。——這種話不要叫我再聽見！記得嗎？我的弟兄。

——是！先生。我明白了。

——大尉把馬放得很慢。連隊前進着。第四連和第五連在奔跑。

——連隊，跑！

客留赤 珂夫用鞭子趕馬，看一看泡泡夫，整理了馬刺，悲傷地搖搖他的頭。

——噠，因為這駝鳥，鬼捉了他去。

大家笑出汗來了。伊凡諾夫說：

——他在我們後面走，所有的談話，他全聽見了。

——爲什麼你不使個眼色呢？蠢貨！

——這與我有什麼相干？

——不相干？

連隊在附近一個地主的莊院裏住下了。白晝替主人割草，到黃昏在空地上溜過馬以後，大家就在營帳旁邊，吸煙，鬪牌，講故事和閒談。

第六砲兵連在一個波蘭大地主史聶伊介爾那裏駐札。而軍官們却在他的私宅裏住着。鬪牌，飲酒以及注意地主的女兒。哥薩克們是在離開這裏三俄里的地方住着。每天早晨老地主坐着漂亮的馬車到哥薩克的兵營來。當肥胖的有禮貌的老貴族從車裏出來的時候，照例地揮着他那白色的發亮的軍帽，向哥薩克們招呼。

——借我們一塊去割草吧，主人。

—— 嚶呀，要把我熱化了。

—— 拿着鎌刀和我們一同去吧，這樣會使你的肥肉瘦一點的。

老主人很不同意地笑着，用他那漂亮的手帕，擦他的禿頭。帶着軍官們，指示第二個要割草的地方。

午間，哥薩克洗了臉，回去午餐。

大家都安靜地用飯。飯後半小時，那是休息的時間，開始談話了。

—— 這裏的草太髒，真是比不上我們那裏的草。

—— 可是沒有什麼雜草。

—— 我們頓河的草，現在已經割完了。

—— 我們在這裏也快要割完了。準是要下雨。

—— 吝嗇鬼，波蘭人。替他作事，連酒也不給一杯喝的。

—— 唉！不要想吧，他們祭祀的時候，才可以看見一杯酒呢。

——啊，弟兄們，這就是古語說得好：「越是有錢人，越是吝嗇鬼。」

——這個你去問皇帝吧。

——可是，誰看見地主的女兒嗎？

——問這個做什麼。

——啊，那個胖姑娘。

——就是那個團麵包嗎？

——是，是！

——和在奶豆腐裏，把她沖下去吃了吧！

——聽說已經有皇族來向她求婚了，不知道確實不確實。

——簡單得很，就是爲了這點勞什子財產。

——呵，不久以前我聽到一個謠言，說是不久要大檢閱了。

——這有什麼要緊。

——喂，你們不要談論這些吧！

——拿烟來吸吸吧。

——外國人，這些魔鬼。

哥薩克們互相枕着肚子地躺着吸煙，火星照在他們的背上發着紅光。旁邊有五個老哥薩克，圍着一個年輕的哥薩克取樂。

——你是什麼地方的人？

——耶蘭斯科。

——如此說來，你是善於趕車的。

——是。

——你們用什麼東西替你們的莊上運貨呢？

離開他們不遠的地方，客留赤珂夫躺着休息，因為無所事事，所以用手指撫摩他那油質的小鬍。

——用馬載貨。

——不用馬的時候呢？

——用牛。

——喂，要是在沙漠上，用什麼呢？我們有這樣的牛：牠的背上有座山，牠的頸下有個囊，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駱駝。

——哈……哈……哈……。

客留赤珂夫懶懶地吸着煙，駱駝般的走着，他那烏黑的頸子在衣領裏掙扎。一路走一路解開身上皮帶。

——躺下！

陰暗的悶熱的六月裏的黃昏，哥薩克們圍着篷帳的火光在唱歌：

哥薩克出征到生疏的遠地去，

騎着自己的駿馬走上了平原；

和他親愛的故鄉永世別離；

銀鐘般的高音頹弱了而且驟低了，表現出沉重的絲絨般的悲哀。

他永遠不能回到他的家裏。

歌聲隨着內心的悲哀，轉爲高音。

他的妻空伴着青春和美麗，

清晨和黃昏，遙望着北地；

她等待着，等待着，從那遠遠的邊界

什麼時候親愛的能再回到她的懷裏。

有些聲音奮力地唱着，並且變成了像家製麥酒那樣輕快和感動。

在遠遠的小丘後面，旋轉着暴風雪，

冬日的酷冷使大地凍裂，

那松柏茂盛的去處，

在雪下埋葬了哥薩克的骨骼。

他們彼此訴着簡單的哥薩克生活的事跡，低調子的歌唱，像四月裏的喜鵲在冰解了的大地上飛騰。

哥薩克死去了，他要請求

用泥土造成一個大墳墓給他安睡，

種上家鄉的榛樹，

結着燦爛的花蕊。

可是在別處——遠遠的火邊，唱着不同的歌聲。

嘿，從巨浪的阿卓夫海，

帆船向靜靜的頓河蕩來；

當回到故鄉的時候，

村長已經是年青的小孩。

在附近的第三個燃着火光的篷帳旁邊，成百的喉嚨唱着諷刺的故事。人們有時因為火堆裏的煙霧，咳嗽了。遠遠地聽去，感到一種偉大的力量和誘惑，混雜在歌聲中。有時在這故事中，發現了平衡的音調和潛在的悲哀；有時借着火光白手掌可以隱約看得見，而且可以聽見拍靴筒的聲音。在煙霧和火光中，又隱隱聽見低喉聲。

——啊……諷刺呀……諷刺呀……

接着又傳播了合唱的歌聲。

團部來到它的駐防地已經一星期，泡泡夫大尉把鐵匠和曹長叫了去。

——馬怎麼樣了？

——很好，先生，一切都和順，馬背磨擦過的地方也平服了。

軍官捻着他的黑鬚說：

——團長的命令趕快把馬鎧和刺刀都要擦亮，因為不久就要舉行檢閱了。

每件東西都要擦得很亮，鞍子和其他的東西都要備齊，讓我們哥薩克在軍界裏格外顯得威風。弟兄，什麼時候你能夠豫備好？

曹長看看鐵匠，鐵匠也看看曹長，然後兩個人都看看泡泡夫。曹長說：

——星期日可以嗎？先生。——他很恭敬地用手指摸着小髭，

——我看吧，——大尉帶着警告的口吻。

曹長和鐵匠都走開了。

從這天起，都在爲大檢閱準備。密哈伊爾·伊凡諾夫——鐵匠的兒子，他很熟習做鐵匠的職務；他幫助修理馬鎧和刺刀。其餘的人都按照秩序洗刷馬匹，用磨碎的細磚灰，擦着馬具上的各種金屬的飾物。

一星期以後，整個的團部都煥然一新了；從馬蹄子起一直到哥薩克的臉上都發亮。星期六團部副官格列珂夫來視察了一遍，向軍官和熱心準備的哥薩克稱謝，讚

賞了華美的軍容。

藍色的天空，伴着六月的天氣。因爲良善的食料和安逸的生活，馬一天比一天健美了，可是哥薩克却瘦了。在皇族大檢閱時，軍容非常嚴肅。一個星期中是無休息止地談話和不斷地準備，於是像青天霹靂般地來了一道命令：「團部開到維爾諾去。」

在晚上他們回到城裏。連隊立刻得到第二個命令。戰具和行裝都收拾妥當，集中在兵營裏；用了哥薩克的速度，作各種出發的準備。

——先生，這是爲什麼？——哥薩克在隊長那裏探問實情。隊長聳聳肩，就是他們自己也很想知道呢。

——不知道。

——調兵的時候，皇帝也知道嗎？

——不知道。

這樣的回答，一半也是軍們要安慰哥薩克們的不安。七月十九日的黃昏以前，團長傳令兵和他的朋友在低語，無意中被在馬廐裏的第六連哥薩克姆雷新聽到了：

——打戰了，老伯伯！

——胡說！

——憑上帝起誓！但是不要告訴別人！

第二天早晨，團部已經在兵營外面分成連隊，排列起來了。兵營的窗子上的玻璃，掛着一層暗暗的灰塵。哥薩克在排成行列的馬上，莊嚴地騎着，等候着司令官。

在第六連前面，泡泡夫大尉騎在栗色馬上，戴着白手套的左手，牽着韁繩，馬頭不停地搖，頸子伸入腹部，用嘴巴磨着肚帶搔癢。

大尉從兵營旁邊過來。騎在他的馬上，跑到團隊的前面。副官用小手指巧妙地拿着一條濕的清潔手帕，擦他的鼻子。這種恐怖的寂靜，是大尉的聲音打破的。

——哥薩克們……——他引起哥薩克對他的注意。

——「現在來了！」每個人都在這樣想。在大家的心中，都被一種不可抑制的恐怖所佔據。密提葉克·珂爾舒諾夫煩燥地用靴跟踢了一下沒有立穩的馬腿。在同一排和他並立的伊凡諾夫正注意地聽着。從他那缺嘴唇中間，可以看得見不整齊的牙齒。後面是駝背客留亦珂夫。再後面是軟耳朵的拉潘。拉潘後面可以看得見臉刮得很光的高嗓子司切戈理珂夫。

——德意志向我們宣戰了……

整齊的隊伍裏充滿了細語，似乎是麥田裏被一陣風吹過成熟的聽得見的麥浪聲。馬的嘶吼直刺了哥薩克的耳朵，圓眼睛和方嘴，一排排地張開着，向第一連那邊擅敢嘶叫的畜生看着。

大尉說了許多話。他措詞謹慎，試想提高他們感覺到民族的自尊。但是在千百哥薩克們心理的眼前，不是在杆上沙沙作響的絲質的外國國旗，而是他們自己的日

常生活和家鄉的困苦，在激動他們而且像喊着：妻，孩子，親人，沒有收穫的五穀和孤零的莊院，村莊……。

——「兩點鐘以後，就要開拔……」——祇有這種單純的念頭，深刻在他們全體的意識上。

軍官的妻，在相距不遠的地方，用手帕遮住臉，哭泣着。哥薩克一隊一隊地離開了兵營。連長霍蒲羅夫幾乎要把他那白嫩的嬌妻，放在身邊帶走。

哥薩克騎在馬上，一路唱着歌到車站去。歌聲壓倒了軍樂，半路上隊伍和軍樂隊競走了。軍官們的妻子，在馬車裏坐着跟在後面。便道上站着一羣一羣穿了各色各樣衣服的女人。馬蹄揚起了雲般的塵土。嘲笑着自己的和別人的痛苦，扭着左肩，那綠色的肩章，無力的抬着。唱着淫邪的哥薩克小曲：

——一個美麗的姑娘，

我捕了一條黑魚。

連隊不慌不忙地唱着曲子，歌聲伴着每個新的馬蹄聲音，一邊唱一邊走到車站上的紅色列車。

我把黑魚，我把黑魚，我把黑魚捕着了，

一個美麗的姑娘。

我把魚湯，我把黑魚煮成湯，

在連隊的尾部，充滿了興奮的歌聲。團部的副官，也向着歌者走去。一面唱，一面放了馬韁，向便道上歡送哥薩克的人羣中的女人，粗暴地擠着眼睛。人們的額上，流着黑色的油膩，並不是汗。

一個美麗的姑娘，

我把媒婆喂飽，

我把媒婆，我把媒婆，我把媒婆喂飽，

在途中，汽笛聲，守衛的白臉孔，蒸氣和機頭……

.....
梯隊……梯隊……梯隊，無數的梯隊。

越過鐵軌，到西方的邊境，爲了國家的命脈，騷亂的俄羅斯，驅使着灰色軍服裏的鮮血。

八

在陀爾日阿克——前線的小鎮上，團部分成了連隊。根據團部的命令，第六連被派到和獨立步兵第三軍相近的地方去——向波葉列卡里葉迅速地前進。

邊境上又派下了駐防軍。騎兵和步兵調動了。七月二十四日晚上，一百〇八戈列波夫斯基團和砲兵團開到了。在附近的亞歷山大農場上，十個哥薩克軍人和一個班長在放哨。

二十七日晚上，大尉泡泡夫把曹長和哥薩克姆雷新招來。

姆雷新下午歸隊的時候已經晚了。正是密提葉珂·珂爾舒諾夫飲馬以後，把馬牽回來。

——這是什麼？姆雷新——他喊着。

——是我，容留赤珂夫和夥計們全在什麼地方？

——在那屋子裏。

姆雷新——高大的，挺胸而略黑的哥薩克到那邊屋子裏去了。圍着棹子在煤油燈前，司切戈爾珂夫在縫破韁繩。容留赤珂夫背着兩隻手，面對燈罩，向伊凡諾夫擠着眼睛，暗示他那躺在牀上流口水的屋主人——波蘭人。他們剛才笑完；伊凡諾夫的紅潤的兩頰，還留着殘餘的柔和的微笑。

——夥計們，明天在黎明前，我們就要到駐防地去。

——到那裏去？——司切戈爾珂夫問着，把手裏沒有縫好的東西丟開。

——在留波夫。

——誰去？——密提葉珂·珂爾舒諾夫走進來，同時把水瓶放在門口。

——司切戈爾珂夫，客留赤珂夫，爾瓦赤葉夫，泡泡夫和你——伊凡諾夫。

——那麼我拍夫雷赤呢？

——密特里·拍夫雷赤，你留在這裏。

——啊，鬼跟了你們這一羣去！

客留赤珂夫從爐旁走開，伸着懶腰向主人問：

——從這裏到留波夫有多少路？

——二十八俄里。

——不遠——姆雷新坐在凳上說，一手脫下了長靴。

——什麼地方可以把綁腿布烘一烘。

這一隊在黎明時出發了。中途在一個井旁，一個蹣跚的少女，正在汲水。客留

赤珂夫把馬停下。

——給一點水，親愛的。

少女一手牽着長裙，露出了發紅的兩腿，灰藍色的眼睛在微笑。一桶水遞過去，客留赤珂夫就喝起來了，他那手爲了沉重的分量而顫抖。水是一滴一滴地流在他的軍服和軍褲上。

——謝謝上帝，灰藍色的眼睛。

——謝謝上帝。

她接了水桶，微笑地走開了，不斷地回過頭來看。

——你笑什麼？跟我走吧！

客留赤珂夫上了鞍，坐端正了位置。

——走吧！——姆雷新喊。

——你看上了她嗎？——瓦爾赤葉夫取笑地對他斜了一眼。

——她有紅腿，像鵝腿一樣——客留赤珂夫笑了。

大家就像得了命令般的一齊向前看。少女看着水桶，因為它的重量，使她的身子向一邊歪，有力的紅腿，向前邁步。

——娶了他吧——泡泡夫嘆了一口氣。

——讓我拿根繩子來！

——拿繩子做什麼？

——應該把他捆起來，像扳樹枝一般的把他地背扳直一點。

大家哄然大笑。哥薩克們繼續前進，在附近的一個小丘的斜坡上，已經可以看到留波夫大村，依着小河流躺着。日光斜射在小丘上，旁邊麥田的中央，電線杆子靜靜地立着。

姆雷新選擇了村莊裏最後的一處農舍做他們的守衛所，因為那裏靠前線很近。農舍的主人，刮光臉的彎腿的波蘭人，戴着一頂白氈毛的寬邊帽，把哥薩克領到一間草屋子去，那裏是為他們拴馬而用的。在草屋後面是一片綠色的金花草田，彎曲

地毗連着旁邊的森林。再往後面，是發亮的麥田，中間是一條小路隔斷的。旁邊又躺着一片綠草。在草屋後面的小溝旁邊，哥薩克有秩序地用望遠鏡探望，其餘的人都在陰涼的草屋裏面躺着，那裏面可以嗅到囤積日久的麥穀，糞糠的塵土，鼠屎和霉爛的土味。伊凡諾夫臥在黑暗的角落裏，一直睡到旁晚。當太陽已經西沉的時候，他被叫醒了，客留赤珂夫喃喃地，抓着他的頸子上的肌肉，看着他說：

——把你喂得太飽了。喂，起來，懶貨，防守德國人去！

——不要發昏，珂慈瑪！

——起來！

——喂，放手。你不要胡鬧，我就起來。

他抬起身子，散亂的頭髮，紅潤的臉以及在短頸子上的頭，都在搖擺，把衣服披在他的寬肩上以後，用手摸着自己的鼻子——「他因為睡在潮濕的地上，受涼了。」——把子彈帶背上，拿了短鎗出去了。他把值班了整個下午的可切戈爾珂夫

替換下來，配好了望遠鏡的距離，對森林的西北方，看了半天。他看見白色的麥穗在微風中搖蕩，太陽的金紅色的洪水，正在浴着綠色的松林。那地方的小河裏——一條淡青色帶子形美麗的小河——有一羣孩子在洗澡。遠遠地可以聽到女人低喉聲：——司他西亞，司他西亞，回家來呀！——司切戈爾珂夫轉過身來，一邊吸着煙，一邊回到茅屋去說：

——落霞像火一樣紅，要起風了。

——是要起風了。——伊凡諾夫同意地說。

夜裏馬卸了鞍子，村莊上也熄了燈火和喧嘩。第二天客留赤珂夫到草屋裏來喚伊凡諾夫。

——到鎮上去。

——做什麼？

——吃點東西，喝杯酒。

——不要吧！——伊凡諾夫懷疑似的。

——我告訴你，我已經問過房東了。在那裏，看見了嗎，小瓦房？客留亦珂夫用他那黑而長的指甲指着——猶太鬼那裏有啤酒，去吧！

他們去了。姆雷新在門口看見了，對他們喊：

——你們到什麼地方去？

客留亦珂夫向他揮揮手。

——立刻就回來的。

——快點回來，夥計！

——不要亂吠！

禿頭而大肚子的老猶太，拿着一個小保險箱，看見哥薩克來了，立刻很恭敬地鞠了一個躬。

——有啤酒嗎？

——沒有了，哥薩克先生。

——我們有錢！

——耶蘇，瑪麗亞，我豈敢不給麼？呵！哥薩克先生，相信我這個誠實的猶太人吧。沒有啤酒。

——胡說，吝嗇鬼！

——哥薩克老爺，我已經告訴你們了。

——你打算怎樣？——客留赤珂夫不耐煩地手伸進了褲袋，拿出錢來，憤然地擲在桌子上。

——給我們，否則我們就要開始不客氣了。

老猶太用小手指壓着心中的錢幣，又把它放到錢箱裏，到外面去了。隔了一分鐘，從外面帶了一瓶火酒來。

——我已經說過了，沒有。啊呀，你，我的爸爸。……我已經說過了，沒有啤

酒。

——拿點菜來。

客留赤珂夫用手擊了瓶底，木塞跳了出來。滿滿地倒了一杯，看去好像比杯子還高。

當他們出來的時候，已經半醉了。客留赤珂夫跳着舞，拳頭在窗子上亂打，半睜着一雙醉意的黑眼睛。

姆雷新在草屋裏打呵欠，牆外的馬嚼着濕潤的草。

日子是在安逸中過去了。傍晚的時候，泡泡夫帶着報告回到連隊。

黃昏，深夜，在村莊的上空，照着滿圓的金黃色的新月。

附近的果園裏，不時從樹上落下成熟的蘋果，果實打在濕地上的聲音，可以聽得到。午夜裏，伊凡諾夫在崗位上，聽見馬蹄聲音向鎮上的街道中走來，他輕輕地伏在溝沿上看，可是月亮像受傷的人包紮了綳帶一樣，蒙了一層薄雲，在視線不能

貫穿的黑暗裏，什麼也看不見。他把睡在柵欄門旁的客留赤珂夫推醒了：

——珂慈瑪，馬隊來了！快起來！

——從什麼地方來的？

——他們進鎮了。

他們走出來，在離開五十俄丈的街上，蹣跚的馬蹄聲聽得很清楚。

——我們到果園裏去，那裏可以聽得更清楚些。

他們經過了屋子，到了果園，就伏在籬笆底下。馬蹄，馬鐙和馬鞍的聲音，漸漸近了，現在居然可以看見黑色的整齊的馬隊的暗晦的外形，四個人一排。

——走路的是誰？——客留赤珂夫問。

——你問什麼？——第一排的人用俄語回答。

——誰在那裏前進？我要開鎗了！——客留赤珂夫端好了來福鎗。

——Troi！——一個騎士把馬牽到籬笆旁邊。

——我們是邊防軍，你們是守衛嗎？

——是！

——第幾團的？

——哥薩克第三團。

——你和誰在說話，特里申？——黑暗中有人問。籬笆旁邊的人回答：

——哥薩克防守軍駐在這裏，先生。

——籬笆旁邊又加上了一個人。

——好運氣呵！哥薩克。你們在這裏多少時候了？

——昨天才到的。

第二個燃起一根火柴，吸了煙。客留赤珂夫就在這時候看見了邊防軍軍官的軍服軍帽。

——我們邊防軍已經被調回來了。——軍官彈去煙灰說——你們要記着，現在

你們是最前方的守衛了。明天敵人大約可以到這裏。

——你們往什麼地方去，先生？——客留亦珂夫行軍禮的手還沒有離開帽沿。

——我們必須和離開這裏二俄里的地方的騎兵中隊會合。好，我們走吧，夥計們。再會，哥薩克。

——再會！

——在這時候，風殘暴地吹散了月亮旁邊的雲製的綑帶。鎮上，果園裏，草屋頂以及在小山上騎在馬上的邊防軍分隊，都蒙上了一層淡黃色的死般的靜光。

第二天早晨，爾瓦赤葉夫帶着報告回到連隊裏去了。姆雷新得到房東的允許，以不多的代價，割了不少馬料。這一夜，馬都沒有卸鞍。哥薩克想到他們留守在這裏，將要和敵人相遇而恐怖了。以前，他們開到前線的時候，他們沒有惆悵和孤獨的感覺，可是當知道前線確實地顯在他們的面前時，這種感覺却強有力地佔據了他們的心。

波蘭人的草場，離開草屋不很遠。姆雷新派了伊凡諾夫和可切戈爾珂夫割草去。可切戈爾珂夫割，而伊凡諾夫就把潮濕而沉重的草耙在一堆，一捆一捆地紮起來。在這時候，姆雷新用望遠鏡從小路一直看到邊界，看見一個小孩子從西南穿過田地，又從小山上走下來，像一隻褐色的兔子一樣。還有相當遠的距離時，他就揮着上衣的長袖子，喘着氣，睜大了眼睛，對姆雷新跑來，嘴裏喊着：

哥薩克！哥薩克！德國人，德國人來了！

他用手指着，姆雷新在他那兩塊小圓玻璃裏看見遠遠地有一羣騎兵。

——客留赤珂夫！

他從歪斜的草屋門裏跑出來，慌張地看。

——快去招呼弟兄！德國馬隊來了！

客留赤珂夫向草地奔去。姆雷新現在已經在他那望遠鏡裏看得更清楚了；一羣羣的騎兵，在灰色草地上前進。他甚至於能夠辨別栗色的馬毛和他們藏青色的制

服。他們一共有二十多個人，緊緊地排成一堆，從西南方來，正相反，他以為他們是從西北方來的。他們橫穿過小路，向沿着村莊的小河的岸邊前進。

伊凡諾夫的舌頭舐着嘴唇，扭着割下來的草。在他的旁邊是短腿的主人——波蘭人正拿着烟袋吸煙，他的左手扶着寬大的帽沿，看着割草的司切戈爾珂夫。

——這算是鐮刀嗎？——一面罵着，一面用力地揮着那玩具般的小鐮刀——就拿它割草嗎？

——我也是用牠——波蘭人答他，用舌頭舐着烟斗嘴，一個手指壓着帽邊。

——你這把鐮刀，給女人拿去割那沙漠上的草吧！

——是，是。——波蘭人同意地說。

伊凡諾夫跳起來正要說什麼，看見了田裏跑來的客留赤珂夫，手裏拿着腰刀，在田中的陌壟間跑着。

——丟下來！

——什麼事？——司切戈爾珂夫問，把鐮刀的尖端，用力地插在地上。

——德國人！

伊凡諾夫丟下草摺。主人彎着腰，幾乎是伏在地上一樣地在後面追，向草屋跑回去。

他們剛跑到草屋，騎上馬的時候，看見了一中隊俄軍，從波葉里卡里葉往鎮上走。哥薩克迎上去。姆雷新告訴他們。在山後有許多德國人。

——多少人？

——二十多個。

——我們先截斷他們，然後再包圍着攻擊——他歸到隊伍裏，指揮着，很快地領了同伴跑去了。當哥薩克上了小丘的時候，德國人已經在他們和波葉里卡里葉鎮之間了，前面帶着隊伍的，是一個騎栗色馬的軍官。

——跟着他們！把他們攔到第二道防線去！姆雷新指揮着。

迎面來了一個邊防軍，騎在馬上。

——怎麼了，敗了麼，弟兄？——姆雷新大聲問他。

邊防軍向他們搖搖手，慢慢向鎮上走。哥薩克追着。德國騎兵盡了全部的速度飛奔，藏青色的制服更看得清楚了。將到離開農園三俄里的地方，就向第二道防線跑去，回過頭來，慌張地看着哥薩克在他們後面追。他們對哥薩克間的距離，漸漸縮短了。

——開鎗，向他們開鎗！——姆雷新喊着，從鞍上站了起來。

哥薩克把韁繩套在腕上，開鎗了。伊凡諾夫的馬後蹄站了起來，把騎士蹣跚在前面。當他跌下來的時候，看見一個德國人斜側在馬的一邊，以後他的手也伸張開來，忽然地從馬上跌下來。其餘的德國人沒有停步，甚至於沒有把肩上的馬槍拿下來，騎在飛奔的馬上向前跑，沒有還擊，風把鎗口上的軍旗倒捲着。姆雷新第一個重騎上馬，哥薩克們緊緊地追着。德國人的隊伍，用很傾斜的角度，向左面轉灣

了，哥薩克仍在後面緊追着，他們離開跌倒的德國人已經祇有四十俄丈了。在旁邊，伸出一條沙澗隔斷的不平的路。還有露出齒形的光亮的光溝，當德國人跳過淺溝，要向對面跑的時候，哥薩克可以很來得及的圍着他們射擊。在第二道防線，又倒了一個。

——倒了一個——客留赤珂夫喊，用腳緊蹬着馬鐙。

——我們哥薩克立刻就要從那邊莊院裏出來了，那是第二道防線——姆雷新喃喃地說，用他那被煙草薰鏽的手指，歷了一排子彈在鎗膛裏。德國人很平穩地奔着。當他們追到莊院的門口，對裏面一看，原來是闕無一人。日光在屋頂的瓦上，和平時一樣地照着。姆雷新在馬上開鎗，對準德國人後面又射擊一下，他搖着頭，把他的馬用馬刺刺了下。

哥薩克是幾天以前，在天亮的時候，發現離莊院半里路的地方，電線被割斷的當晚，調開第二道防線的。

——我們向第三道防線追！——姆雷新回過頭來對其餘的說。

祇有伊凡諾夫這時候才看見姆雷新的鼻子破了，在鼻孔底下，一塊薄而且細的皮掛着。

——他們爲什麼不回到自己的防線去呢？——他愁慮地問，一面用手扶正了背上的來福鎗。

——等一等——司切戈爾珂夫的喘氣和他的馬一樣。

德國人逃到一個山澗裏就隱下去看不見了。在更遠的地方，是黑色的田陌。在這邊，是矮小的稀疏的叢林。輕風是連頸子上的汗也吹不乾，姆雷新停住了馬，把帽子往下一拉，看着其餘的同伴，吐了一口濃痰。

——伊凡諾夫，到那山溝去看看，他們到什麼地方去了。

伊凡諾夫的臉色像紅磚一樣，用他的手背把汗擦掉了，用力咬着黑紫色的唇，跑過去了。

伊凡諾夫慢慢地走着。站在馬鐙子上，向山澗裏探望。他先看見了搖動的刺刀，以後又看見了德國人，他們的馬轉着，並且回過身來，到斜坡上作準備攻擊狀。軍官在前面，一手拿着馬蹄刀，騎在馬上，像電影上的人物。正當伊凡諾夫調轉馬頭的時候，剃光鬍子的慮愁的臉，和他那彫像似的坐在鞍子裏的身體，深深地印在他的記憶上。德國人的馬蹄聲，使他感到不安，他的背上感覺到死的戰慄壓迫着，幾乎使他感到疼痛了。他靜靜地向他的同伴奔回來。

姆雷新沒有來得及放好他的煙袋。

客留赤珂夫看見伊凡諾夫背後有德國人，首先就奔過去截着他們。右側的德國人疾向伊凡諾夫包圍過來要殺他，並且用野蠻的速度趕上了他。伊凡諾夫用力地拿鞭子鞭馬，不時向後看。姆雷新伏在鞍上，一馬當先，客留赤珂夫和司切戈爾珂夫の後面，塵土也跟着飛舞。

——「祇有回到夥計們一塊去！」——祇有這個念頭佔據了伊凡諾夫，他沒有

想到躲藏，只是把康健的身體縮成一個球，把頭靠緊他的馬頸子。

一個高身段的，臉色發紅的德國人追上了他，拿起刺刀向他背後刺去，刺刀的尖端正刺在腰部的皮帶上，斜刺進身體裏半寸許。

——弟兄們，回來！——伊凡諾夫幾乎是昏迷地喊着。他躲避了向他腰部刺來的第二刀，拔出了自己的刀，對準左邊奔來的德國人的腰部刺去。但是他被包圍了。高大的德國人的紅色馬，撞了旁邊的自己的騎士，幾乎要衝倒下來。伊凡諾夫很近地看到那德國人可怕的生疏的臉。

姆雷新是第一個趕到他們。他握着腰刀，站在馬鐙上飛舞起來，像電扇一樣。他露着牙齒，他的臉色變得像死屍一樣。伊凡諾夫的頸子被小刀的尖端刺傷了。身段較高的龍騎兵，從他的左邊衝過來，那燦爛的可怕的鋼的光茫，刺入他的眼睛。伊凡諾夫用自己的腰刀，無目的地亂砍。金屬互相衝擊的聲音，漸漸地低下了。在後面，一刺刀把他肩章上的皮帶割斷了。在他的馬頭的旁邊，一個不大年青的德

國人，面孔燒得很紅，一面抓着出汗的馬頸子，不加思索地把腰刀向伊凡諾夫的胸脯刺來。沒有刺着，腰刀反而落下了，於是揪着伊凡諾夫，另一隻手去搶他韃褸的腰刀，可是他那發光而帶着恐怖的褐色的眼睛，却沒有離開伊凡諾夫的脸。他還沒有來得及拔出刀鞘的時候，客留亦珂夫到了，他的刺刀已經隔着馬刺過來了，在德國人的藏青色上衣的前胸，刺破了一塊。德國人往後退了幾步，恐怖地喊起來：

——我的上帝！

八個騎兵包圍着客留亦珂夫，打算活捉他。可是因為他的馬立了起來，以手中的短刃衛護自己，直到他的短刃被打落的時候，他抓住了身旁的德國人帶刺刀的長槍，直奪過來，像在練習的時候一樣。德國人用短刀戰着他的長鎗。他們在一塊潮濕的粘質的陌隴上，扭做一團地鬪着，滾滾地搖動，像大風吹動了似的。哥薩克和德國人互相用各種方法，彼此向背上臂上砍殺，喚起了一種幾乎是失了知覺的死的恐怖。馬匹也是在極端的恐怖中互相擊衝。伊凡諾夫掙扎着，幾次地試想向長臉

的，麻色頭髮的騎兵頭上刺去，可是短刀砍到這人的鎧首上就滑下來了。

姆雷新突了圍，流着血，飛跑了。一個德國人在後面追他，他從背上拿下來鎗，幾乎像打靶似的擊斃了追來的敵人。這種肉搏轉激了。德國人失了長官，全部的受傷，瓦解而退却了。哥薩克並沒有追他們，也沒有開鎗，直接就回到波葉里卡里葉鎮的連部裏去了。德國人也把一個受傷的同伴，抬到防地去。

走過了半俄里路，伊凡諾夫在馬上搖擺起來。

——我要……我要跌……——他停住了馬，姆雷新牽着他的韁繩。

——走！

客留赤珂夫擦去了臉上的血，用手撫摩着胸膛，在他的襯衣上，血跡還是潮濕的。

在第二道防線，他們在那個駐扎過的地方——農園那裏爭論起來。

——向右轉！——姆雷新指着一個農莊後面，有綠色老樹的低濕的地方。

——不，向左轉！——客留赤珂夫發辯着。

他們分開了。姆雷新和伊凡諾夫到團司令部的時候，是在客留赤珂夫之後。同連的哥薩克們在鎮上等着他們。

伊凡諾夫丟下了韁繩，從鞍上滑了下來，搖着身子跌倒在地上。他們很困難在他那石頭般的緊握中，解下他的腰刀來。

一小時之內，連隊全部到躺着被殺的德國軍官那裏去了。哥薩克們從他的腳上脫下了長靴，衣服和槍，大家擠在一堆，圍着看這年青的纏着盾的死人的黃色的臉，和那已經變成臘色的軍官死屍。

屋斯特葉人趕忙把死人身上帶着銀鍊子的錶，賣給班長。從袖珍簿裏找到幾塊錢，信，信封裏一捲灰白色的頭髮和一張微笑的少女照片。

九

客留赤珂夫，這連長的愛寵，在這回功績之後，得到了一個十字勳章。他的同伴都羨慕他。這位英雄被送到養尊處優的師部裏去。一直到戰爭結束的時候，從莫斯科和彼得堡來了貴族太太和軍官先生，他一共得了三個勳章。太太們 aha, oha 地拿貴重的紙烟和巧克力糖款待這個頓河的哥薩克。起初他像魔鬼那麼厭惡他們，但是後來，却被穿着軍服的阿諛的人們的仁慈感化了，他們爲他做了一個呈文；報告他的功績，登載了他的照片。太太們都沒有羞恥地看着這兇惡的哥薩克戰士的麻臉的英雄，感到舒適和愉快。

皇帝到司令部來，客留赤珂夫也被帶來覲見。沒有睡醒的皇帝，看着客留赤珂夫，感覺到牠是一匹馬。閃爍了一下他那沉重的眼皮，並且拍拍客留赤珂夫的背。

——英勇的哥薩克孩子——遂即轉過身來對隨從說：——給我一杯泉水喝。

客留赤珂夫那毛髮蓬鬆的頭，繼續在新聞紙和雜誌上登載着。在香烟上也有他的照片。小城市的商人，送給他金製的小鎗。

被姆雷新打死的德國軍官的上衣，釘在一塊寬大的木板上。將軍帆籃尼卡米夫借了伊凡諾夫，副官和這塊木板，坐在汽車上，在兵士的行列前面，來回地走着，並且熱烈地演講。

然而真正的事實是怎樣呢？人們是在田野中被死所粉碎了，被恐怖所擁抱着，戰鬥，肉搏，彼此奉了命令無目的的打，彼此傷了馬；於是轉過身來逃亡，被擊斃他們同伴的射擊驚破了膽，他們帶着致命的殘傷逃跑了。

這就是被叫做英雄的偉績。

十

戰場上還沒有築成那幾俄里長的蛇般的陣壕，邊境上已開始了騎兵的衝突。宣戰後的頭幾天，在邊境上，德國的騎兵，已經射擊過好幾次。

在德國的邊境，敵軍很從容不迫地增厚了許多。開往前線的布魯西諾夫的第八

軍，其中第十二師是卡里金將軍指揮的。

第十一騎兵師向奧大利邊境前進，其中一部份已經在列士鈕夫和布羅得地方交鋒了。他們打算用自己有力的兵力，突破奧大利的主力，然而匈牙利的騎兵，這時候已經趕到布羅得來了。

格黎高里·梅爾葉珂夫在列士鈕夫城和敵軍接觸以後，有一種不可抑制的痛苦，沉重地侵蝕着他。很明顯地看得出來，他漸漸地瘦了，在磅秤上，已經減輕了不少分量。不論是在作戰或是休息的時候，是在夢裏或是醒着，都看見被他在鐵柵欄那裏殺死的奧大利人的形狀和面貌。他睡着的時候，第一次接觸時的情景，一幕一幕地回到他的眼前，甚至於感覺到痙攣的右手，緊緊地抓着他的鎗柄，直到他的手抓痛了，他才醒來，趕走了他的夢。須要用手來幫助睜開他那雙痛苦的眼睛。

成熟的五穀，被馬蹂躪了，田地裏遍地都是馬蹄的痕跡，正像靴子打過的一樣。兵士們沉重的靴子，踏傷了小石子道，不斷地攪動着八月的泥土。

在接觸過的地方，黑色的陰沉的地面，被彈殼，鐵和鋼的碎片以及鮮紅的人血修飾着。黃昏的時候，一片紅霞在地平線上射着，森林鎮店和城垣，火焰般地照得一片像是夏日的閃電。八月——果子成熟了，五穀準備收穫——的日子，被風吹得很乾淨的天空是沒有微笑地慘白了，散着逼人厭倦的熱氣。

八月屈服在死底下，農園裏的葉子都變成了油黃色。從樹木的節疤裏，流出一種暗紅的液體，遠遠地看起來，好像受傷人的傷口一樣，流着木質的鮮血。

哥黎高里和同伴們往連隊裏走，很感興趣地觀賞着已經變了的同伴們。普羅霍爾·慈珂夫是剛從醫院裏回來，在他的腮上還留着一個馬蹄印子，在他的唇角上藏着痛苦和不解的混合體，他那小牛犢般的眼睛，比平時閃動得更多。葉高爾·沙爾珂夫比平時更會罵人了，他無論在什麼場合下，總是罵着，而且他比平時更淫亂地聲斥，他咒咀着世上的一切。哥黎高里的同鄉，葉梅爾沿·格羅唆夫，是一個慎重而忠於事業的哥薩克，他是很歡喜笑的人，現在他的臉變成黑炭般的，而笑容被憂

愁所代替了。戰爭種下了鐵般的種子，每個人的臉都改變了樣子。年輕的剛離開家的哥薩克，爲了周圍同伴的死的恐怖，使他們想起來他們變得像枯草一般了。

從戰線開回來的團部，有三天的休息，這一個團部，是頓河的哥薩克補充而組成的。格黎高里這一連的哥薩克們，正預備到附近的小河去洗澡，看見一隊騎兵從三俄里以外的車站走到村莊裏去。他們到了河岸的時候，騎兵隊正從小山上下來。當普羅霍爾·慈珂夫把衣服脫下來的時候，抬頭看着而且驚嘆了。

——他們是哥薩克，頓河的哥薩克！

格黎高里眯着眼睛在這一隊像蛇般爬行的，向第四連的駐在地走去的隊伍的後面看着。

——我希望是援兵！——他說。

——看，弟兄們；那一定是細特潘·阿細達珂夫？在頭先第三排當中。——格羅陵夫嚷着大笑起來了。

——還有別的相識的嗎？

——啊，那是阿尼庫什科。

——格黎沙·梅爾葉珂夫，你的哥哥，是他，我猜是他。

——是！

——我是第一個猜着的。

格黎高里眯着眼睛看，打算先認認波羅特羅騎着的馬，——「一定是買了新的馬了！」他想着，把視線又轉到他哥哥的臉上。自從最後一次會面以後，他變了不少。晒得紅黑的臉和像小麥穗似的美鬚，還是如常地兩面分開着。太陽照在他的眉毛上，發出銀光。他走上前面去，脫下了帽子，機械地拿在手中搖着。在他後面半裸體的哥薩克，抱着沒有葉子的彎曲的老樹。

連隊向着團部駐札的莊院進行着，前面是一個高大的，肥胖的，新剃了頭，在脣上像剃了皮的木頭似的哥薩克大佐領導着。

——一定是個兇傢伙——格黎高里想，對着他的哥哥微笑着，一面打量着大尉那挺立的身段和他的馬。

——連隊——大尉用着純鋼音的嗓子喊——向左成縱隊，正步……走。

——好呀，親愛的哥哥——格黎高里充滿了快樂的感情，向波瑤特羅笑。

——謝謝上帝！現在我們在一起了。噯，你怎樣，格黎高里？

——很好！

——健康嗎？

——還好。

——家裏向你問好。

——他們都怎樣？

——都很康健。

波瑤特羅把手掌放在淺栗色的馬臀上，他全部的身體從馬鞍上回轉來，他笑

着，眼睛在格黎高里的身上打量。於是隨在隊伍裏——混在相識的和不相識的哥薩克中間走了。

——好呀，梅爾葉珂夫，村裏都給你帶好。

——你也到我們這裏來麼？——格黎高里因為金色的頭髮，才認識了密沙·珂士瓦葉。

——到你們這裏來，我們就像販子手裏的雞了。

——就吃了你，馬上就吃了你。

——噯，哩。

葉高爾·沙爾珂夫從河後面來，他祇穿了一件襯衣，一隻腿跳着，一面跑一面打算把另一隻穿進褲子裏去。

——好呀，老鄉。

——啊，葉高爾·沙爾珂夫，是你嗎？

——你這惡馬，什麼都忘了麼？

——母親怎麼樣？

——她很好。她問你好，可是沒有帶禮物來。帶東西是眞不容易。

葉高爾帶着日常總是嚴重的表情聽着回答，於是光着屁股坐在草地上，低下他那牽挂不寧的面容，伸着發抖的腿，穿不進褲子。

在漆了淡藍色的牆垣後，站着幾個半裸的哥薩克們。靠近小樹林的道上，向莊院流着連隊的隊伍——頓河的哥薩克們。

——老鄉，好啊！

——你麼？亞歷山大，親家。

——就是我。

——安得雷葉，安得雷葉，看見你那黑的往下垂的耳朵，就知道是你。

——你的妻給你帶好。職務好嗎？

——謝謝上帝。

——波里司·別羅夫在那裏？

——他是那一連的？

——第四連。

——他是什麼地方人？

——扎陀·微善斯科。

——你給他帶些什麼來？——第三者飛來似的插了一句話。

——有用的一封信。

——他，弟兄，在拉伊布羅得城死了。

——什麼？啊？……

——真的，憑上帝起誓，我親眼看見的，一個砲彈炸壞了左半邊身子。

——你們這裏有誰到巧爾諾葉河去的嗎？

——沒有，大約會經過那裏。

連隊在院子裏散隊了。別的哥薩克們回復他們的洗澡，新到的哥薩克們也立刻參加了。

格黎高里略微和新到隊伍裏的人招呼一下，和哥哥並排地坐下來了。堤上的泥土，爲了太潮濕，很強烈地發出了一種霉濕的氣味。他坐下，在襯衫的衣縫裏捉虱子。綠色草地的旁邊，流着清涼的河水。格黎高里穿了一件內衫，拿着衣服，和哥哥談話。

——波瑤特羅，靈魂的痛苦致我死命，我覺得我自己已經被人殺死了。我好像在巖石中，他們把我壓成粉碎，又把我棄出來。——他的聲音是在訴苦，（現在波瑤特羅才用驚異的感覺注意他）從他那黑色前額的綉紋裏，流出汗珠來，他可怕地變成陌生人一樣了。

——爲什麼，這是怎麼一回事？——波瑤特羅問，把襯衫解開，露出他的白

肉，在圍着頸子的地方，割出一條太陽曬過的地方。

——是這麼一回事，——格黎高里說得很急促，他的聲音在痛苦中提高了，

——他們讓我們彼此殘殺，可是他們自己却不來。人類快要比狼更狠毒了。陰險包圍你。我自己想，我發瘋了我去噬人呢。

——你曾經……殺過什麼人嗎？

——有過！——格黎高里幾乎大聲叫了。把襯衫丟在腳底下，用手捏着他的似乎是被不幸的字句塞住了的嗓子。眼睛向旁看。

——告訴我！——波瑞特羅催他，視線躲避他弟弟的眼睛。

——我的理智殺死了我。我用我的刺刀殺死過一個人……憤怒……我除此以外，我就沒有別的辦法了……但是我爲什麼要殺死一個人呢？

——好？

——這不是『好』！我殺死了一個人，因爲這個蠢貨，我就病了，靈魂在責備

我，夜裏就夢見他，這個豬。這是我的錯誤嗎？

——你不要再想了，這就是錯誤。

——你們是……補充連嗎？

——爲什麼？不是，我們是廿七團。

——我們以爲你們是來幫助我們的。

——我們的連隊應該和另一師會合，我們要趕上去。和我們一同來的還有補充隊，我們給你們送來了壯丁。

——好，讓我們去洗澡吧。

格黎高里忙着脫了褲子，走到岸邊上，褐色的背，在波瑤特羅的眼裏，比離別以前是老得多了。他伸起兩隻手來，頭向下鑽到水裏去。綠色的大波浪一圈圈地向岸邊打着，隨時又折回去。他對着一羣已經游到中間的哥薩克們游去，從容不迫的破着水，懶懶地移動他的雙肩。

波瑤特羅慢慢地把貼身的十字架和包就的祈禱文拿下來。他解開汗衫的鈕子，謹慎地下了水，用水先濕了他的胸和肩，然後嘆息着游着追去，他們一同向對岸的沙灘和生着小草的地方游去。格黎高里漸漸地緩下來，一面划着水，消失了以前的恐怖說：

——虱子要把我吃了下去，我現在要是回家去多好。我現在真想飛回家去，小麻雀還有兩個翅膀呢！就是略看一下也是好的，嚶，他們都怎麼了？

——娜達爾亞在我們的家裏。

——噫。

——她很好。

——父親和母親呢？

——很好。但是娜達爾亞仍然等待着您。她仍然相信您會回到她懷裏。

格黎高里閉着氣，沒有作聲。把流進嘴裏的水吐出來。波瑤特羅回過頭來，看

着格黎高里的眼睛。

——你寫信回去總要帶一個字給她，這一個女人總是爲你而活着的。

——什麼？……她還想彌補已經裂開的東西嗎？

——你說些什麼？……人是爲希望而活着的。她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而且很莊重；她知道怎樣固守自己，她不做過份的事，壞習慣她一點也沒有。

——她嫁別人好了。

——你說的都是怪話。

——一點也不怪，這是應該如此的。

——好，這是你的事，我沒有在這裏干涉的必要。

——董亞士珂怎樣？

——她是待字閨中的女人了，弟弟。在這年中，她長高了許多，你真要認不得

她了。

——不！格黎高里驚訝地說。

——真的！等她以後出嫁的時候，我們連鬍子邊也沾不着一滴酒，我們已經死了，魔鬼。

——我以為怎麼了不得呢？

他們並排躺在沙灘上，做着暖和的日光浴。經過堤邊的密莎·珂士瓦葉伸出頭來。

——格黎沙，到水裏來！

——我要躺一下。

鬆軟的沙土上，一個甲蟲正在爬着。格黎高里問他的哥哥：

——阿珂新亞有什麼消息嗎？

——不久以前，正是宣戰的時候，看見她在村裏。

——她到村裏做什麼？

——到她丈夫那裏去拿她自己的東西。

——你沒有和她說話嗎？——格黎高里用沙土把甲蟲埋葬了，手掌在摸摸着細沙。

——我僅僅地向她招呼一下。她很快樂，而且安靜得很，吃着主人的麵包，看來她是很舒服的。

——細特潘呢？

——把她的東西給還她，沒有什麼衝突。可是以後你要躲着他，小心防備他，哥薩克們告訴我，說是有一次細特潘喝醉了酒說過：「等到打戰的時候，一定給他一碗。」

——行。

——他並沒有饒恕你。

——我知道。

——我替自己買了匹新馬——波瑤特羅打斷了以上的談話。

——牛賣了沒有？

——賣了一百八十魯布，又化一百五十買了一匹馬，從楚茨堪那裏買的，不是

一匹壞馬。

——糧食怎樣？

——很好。還沒有等到收穫，就把我抓來了。

談話轉到家務方面，喪失了剛才的緊張情緒。格黎高里貪婪地聽着家裏的消息。在這簡短一瞬間，他像簡單的孩子一樣，又回到家裏過活似的。

——好，等我們涼快了，穿起衣服來——波瑤特羅把他的濕肚子上的沙土拂下，抖抖身上的沙土。他的背上和手上，都起了小泡。

他們和一羣哥薩克們回到村莊去。在隔開果園和莊院的短牆旁，細特潘·阿細達珂夫在後面追上他們。他一面走，一面從口袋裏拿出牛角的梳子，搔着癢，和格

黎高里並肩走着。

——好嗎，朋友？

——好啊！——格黎高里停住了腳，回過頭來，興奮的有罪惡的視線看着他。

——沒有忘記我嗎？

——幾乎忘記了。

——可是我還記得你——細特潘開玩笑般地笑着走過去了，不停止地趕着前面的哥薩克。

傍晚的時候，從師團來了電話，是開往陣地的命令。一刻鐘之內，格黎高里的那團，已經排列好了。騎兵帶着歌聲，向敵人騎兵所轟炸壞的牆垣那邊前進了。

在告別的時候，波瑤特羅緊握着他弟弟的手，把一個紙團放在他的手裏。

——這是什麼？——格黎高里問。

——我抄了一個祈禱文給你，拿着……

——這有什麼用處嗎？

——不要譏笑，格黎高里！

——我不是譏笑。

——好，再見了，兄弟。祝你健康。不要在別人面前跑，『死』有嗜好，是專

對熱血的人……小心着——波瑤特羅喊着。

——可是祈禱文呢？

波瑤特羅揮着手。

十一個人一排的隊伍，一點也看不見雜亂的步伐。曹長們命令連隊：儘可能地輕走，不准吸煙！

在遠遠的樹林的上端，飛舞着煙火，修飾成藍色的尾巴。

十一

在一棵大樹底下，一本革面的小冊子遺留在那裏。冊子的邊角已磨壞了，顯見得在它的主人的懷裏放了許久。斜歪的字體滿滿地在一頁一頁的紙上寫着：

.....

「在不久的以前，我發現了紙對我的用處，可以紀載每天相彷彿的大學生的生活。我想還是由「她」開始……在二月裏，我記不得是那一天，我遇見了她的同鄉大學生包亞理士金；也在戲院門口遇見了她。包亞理士金給我們介紹了一下，並且對我說：「她是微善斯科·蒂莫菲葉人，你應當愛護她，麗薩是一個頂好的姑娘。」我還記得我怎樣握着她那軟軟的出汗的手。從這時候起，我們就開始我們的友誼。我第一眼就看出來；她不是個處女，因為女人的眼睛可以比什麼都靈驗地告訴人們一些事情。她給了我一個不大好的印象，首先是她那雙出汗的手；我從沒有見過人們的手，會出這麼多汗。其次就是她的眼睛；她確是有一雙美麗的眼睛，同

時是使人感到不快的眼睛。

我的朋友瓦夏，我打算把這事情短短地寫在這本小日記簿裏，快點做一種別的事情的紀載，（這意思是：我和葉麗薩維達·莫珂瓦的愛情關係，告訴你，這個也許會給你很少的興趣。）你也許對於這事，有個正確的判斷，我把它按日子地記下來。我和她就這樣相識了。我們第二次相見的時候，是一起去看一個電影，包亞理士金沒有說什麼話，我也是一樣。我們知道我們是同鄉，因為我的村莊和她的相連着。談話的共同點，大多是談着大自然的美和一些別的瑣碎的事情，沒有必要的時候，我總是少說話。在我們的談話中，她大方得很，沒有看出她怕羞的地方。從開談裏，我知道她是醫科二年級的女生。聽商人之妻說，她很喜歡濃茶和阿細莫羅·夫斯基廠的煙草。這次相遇了這位胡桃色眼睛的少女，真有點怪。在別離的時候，（我們送她到火車站。）她請我們到她那裏去玩，我抄下地址，打算二十八號去訪她。

四月二十九日

今天到她那裏去過，她留我吃了茶和糖果。實際上，她確是個很可愛的姑娘，她有鋒利的口材，看起來她很聰明，只是貴族氣味很濃厚。從她那裏回來得很晚，抽着煙，想想沒有東西可以送給他。總之，是錢的事。衣服已陳舊得狠，不想再看它了，可是沒有錢。一個字——窮。

五月一日

今天是一個歷史上有名的節日。和往年一樣，到處都在防備；警察和哥薩克們點綴了這個工人的「五一」。在一條街上，有二十多個哥薩克來回地走着。一個喝醉了酒的人，碰了一下哥薩克的馬。於是，他一面走，一面用鞭子抽打這個人。我很羞恥說我自己那時的感覺。我正走過那裏，也受了池魚之殃；我小聲地罵了那哥薩克一聲，他不客氣地同樣地用鞭子打我一鞭。我裝作強硬的態度告訴他：「我是卡敏斯科的哥薩克，你怎麼能這樣對待我呢？見了鬼嗎？」哥薩克立刻變得非常和

氣。他是個忠於職務的年青人，這是可以看得出來的。他答覆我說，他是屋斯基。訶波葉爾斯科人，還拍拍我的肩膀。我們就和平地分開了。假如他不客氣的對待我，或者竟打了我一頓，那末對我是非常地難堪了；因為我是和葉麗薩維達一同走。她於是就讚美我的少年英勇。其實，這實在是像英雄的舉動。我的臉，直紅到額子……

這真是件醜事！

五月三日

今天的精神很不好，原因是要做什麼事也沒有錢。再明白些說，褲子的屁股後面，裂開了一條縫，這正像頓河過熟的西瓜。衣服是破得不能用線再縫了，拿起來，向着太陽照照，簡直是透明體的。要是這個能夠再縫，那麼西瓜也能縫上了。今天窩羅得珂·司切爾日涅夫來過。決意明天上課去。

五月七日

收到父親寄來的錢，在信裏大罵了我一頓，可是我一點也不爲然。父親怎麼知道，兒子狼狽到這地步……買了一套衣服。街上坐在馬車上的人，都對我的領帶注意。在維爾斯基路理了髮，從那裏出來，我真是完全變了樣子。在花園路和特里屋發里娜路口上，一個時髦的女人向我笑了。這都是什麼欺騙的事呀！現在我是什麼樣子？可是三個月以前呢？總之，這些都是不值得記憶的歷史……今天偶然地看見了葉麗薩維達，她在電車窗子裏向我搖着手套，微笑着。我是怎麼了呢？

五月八日

「所有的愛情，都順從着年齡。」這個人簡直像農夫的口吻說了這句話。這聲音在我耳裏，就像砲一般的響。我在遊廊上走着，我恨不得向着他的嘴唾去。當這句話，在我腦中浮起時，尤其是一「順從」二字，直使我神經質地打了哈欠。

我並不生別的氣，只是他諷刺我，這樣年齡就講愛情。當我寫這幾行字的時候，我的頭髮真要豎起來……今天到葉麗薩維達那裏去過。我們高聲地講着話，她

說出來的話，真使我不明白……她將話引上別的軌道，這不太早麼？嘿，真見鬼，都是這套衣服的鬼……向鏡子裏看看，是不壞。想想，和她說吧！我把什麼都預算好了，若不趁現在說，兩個月後，就來不及了，那時褲子又和以前一樣地出了洞，那時就沒有意思了。寫到這裏，我覺得很快樂；這種快樂，在我却是有時間限制的。我知道眼睛會判斷一切。

我還沒有準備好對她進攻。房東太太幫了我的忙。她把麗薩叫到外面去，向她借錢，她拒絕了她，實在是有錢，這點我知道得很清楚。她說話的時候，她那胡桃色的眼睛發着光，我預備和她講我對她的愛情的慾望，立刻就消失了。

五月十三日

我確已落入情網裏，這是沒有法子補救的。什麼都表明在我的臉上，我明天一定和她講，因為現在我已不能把握我自己了。

五月十四日

事情得到了沒有想到的結果。天下着雨，溫暖而舒適。我們沿着莫霍夫路走着，微風吹着潮濕的便道；我講着話，她默然地走，低着頭像是在想什麼，雨水從她的帽子上一行行地流到頰上。今天她特別美麗。我們開始了談話：

——葉麗薩維達·塞爾葉夫娜，我要告訴你我的感覺，我要對你說幾句話。

——我也懷疑在這長期間內，你有了什麼感覺。

我很蠢笨地用手摸着我發冷的肩，我想宣誓或者說這類的話。她開始說了：

——請聽着，你說的話，很像屠格涅夫的口吻，我想，你可以簡單點說。

——再比這簡單沒有了：我愛你。

——那麼怎麼樣呢？

——等你的回答。

——你願意聽回話麼？

——我等着。

——我告訴你，亞利山大，伊凡諾維茲……我不能告訴你什麼！我歡喜你神密的性情，不過你太高了。

——但是，我會再長得更適當一點的——我這樣告訴了她。

——我們彼此還很少了解。

——我們在一塊都快吃完——「布得」鹽了，我認爲我們彼此很了解。

她用粉色的手，擦着濕頰，一面說着：

——那麼讓我們同居吧！我們一塊住着，以後再看。只是你給我日期，使我有時間，結束我過去的關係。

——他是誰？——我感興趣地問。

——你不認識他，是一個醫生。

——你什麼時候能有時間。

——我希望是禮拜五。

——我們將在一塊住？你說我們是住在一間屋子裏？

——是這樣，我認爲這樣方便一點，你到我這裏來吧！

——爲什麼？

……我這裏很方便，舒適，而清潔。房東太太是一個有禮貌的女人。

我反辯着。我們在特維爾基路口分開了。我們接吻，使一個路過的太太驚愕起來。

將來的日子，怎樣地在等候着我呢？

五月廿二日

開始了蜜月，蜜的心情。今天有這樣一回事：麗薩叫我換襯衫，實際上，我的內衣也真穿得不像樣子。可是錢……錢，現在浪費得很利害，我又沒有那麼多。應該找個職業。

五月廿四日

今天打算爲自己買件襯衫，麗薩却又浪費了不少，她要到好飯店去吃午餐，和買絲襪子。吃了飯，買了襪子，我沒有料到，會買不成襯衫。

五月廿七日

她使我衰弱了，她減輕了我身體的重量，我看見我的身體。使我想起太陽下的，沒有葉子的乾花莖子。她簡直不是女人，而是帶着煙的火焰。

六月二日

我們今早九點鐘才醒。我動腳指的壞習慣，得出了以下的結果：她揭開了被，很久地看着我的腿，她對自己的觀察，得到了結論：

——你這簡直不是腿，是馬蹄子，啊，還不如！以後這些毛也要長到手上來的，呸！——她像發熱病似的，用兩手抱着肩，蓋好了被，臉轉向牆那面。

我紅了臉，藏起兩腿，推着她的肩：

——麗薩！

——不要攪我。

——麗薩！它什麼也不像，我不能把自己的腿改變樣子，它的式樣不是鋪子裏定做的，這是父親和母親的責任。毛——真混蛋，它不論什麼地方都長：你是學醫的，應該知道自然生長的定律。

她轉向我，胡桃色的眼睛，發着巧克力般的甜蜜的光。

——今天不要忘記買爽身粉，你的腳臭，真受不了。

我注意觀察，她的手還是如常地出汗。她沒有多說，可是在我的靈魂上，照上了一層黑影。這也不是腳的事，也不是毛的事。

六月四日

今天我們在莫斯科河裏划了船，使我想起了頓河。葉麗薩維達舉止很輕浮，整個的時間都在挑我的毛痛，和算帳。有時，她的話說得很蠢惡。我答覆她：「這樣說，我們是要分裂了，可是我不願意這樣。」雖然，她對我這樣，可是我越發不能

離開她。她是一個嬌養慣了的女人，我很怕，因為只要有一點點的事，妨礙了她，她就會發作她那本性的脾氣。她是可愛的，兇惡的小姑娘，她真是個小姑娘。她所做出來的狀態，我以前僅僅聽見過，而沒有親見過。在回家的路上，她把我拖到藥房裏去，買了溶藥的器具，還買了什麼鬼東西。

——這個是給你治汗的。

我很恭敬地鞠了一躬，又道了謝。

真是笑話。

六月七日

她的靈魂已經剩餘得很可憐了。可是她還什麼壞習慣都學習。每天臨睡的時候，要用熱水洗腳，然後還得洒上什麼鬼東西。

六月十六日

她漸漸變得什麼也不耐煩，昨天她發了神經病。和這樣的人，很難再同居下

去。

六月十八日

一切都如常。我們倆是不相同的人。把我們連在一起的——床。冷苦的生活。今天早上，在買早點以前，她從我的口袋裏拿錢的時候，看見了這個冊子，于是她把它拿出來。

——這是什麼？

我的身上發了熱。假如她只要翻開一二頁，那將不知怎樣？我回答的音調，使我自己吃驚起來。

——一個數學上用的冊子。

她很安靜地把它放了回去，出去了。

應當小心，公開是在一種彼此都認為知己的場合下才適用。

我又想起我的親愛的朋友——瓦夏。

六月二十一日

我對葉麗薩維達很驚訝。她剛二十一歲，她將怎樣地安置她自己呢？她將怎樣治理家務？又有誰將向她求婚呢？這些都是使我感到興趣的問題。她有魔鬼般的美麗。她自己驕傲她自己的美身段。她除了爲着她的「自尊」騰告外，其它的事，她什麼也不做。我幾次想要嚴厲地勸告她……寧可她生氣，可是比這樣放蕩下去好。

共同的生活，漸漸地變得沒有意義而蠢笨。我同以前一樣地窮酸，雖然這樣，我還歡喜她。她已印在我的心上。

六月二十四日

談話終於開始了。我們都憑良心說了話。她說：我不能給她生理上的滿足。分裂雖然沒有立刻證實，可是不久就要實現的。

六月二十六日

最好是從馬廐裏，給她牽一匹馬來！

一匹馬！

六月二十八日

我很悲哀我們的分離；她却像丟了一塊泥土地丟了我。今天，我們到窩羅布葉夫山去玩。她靠車窗子坐着，太陽隔着窗子，努力地斜射在她的頭髮上，發出暗金色的光。

！唉你真是詩裏的美人。

七月四日

職業離開了我。我也離開了葉麗薩維達。今天喝了許多啤酒。晚上又吃了麥酒。我和麗薩分離了，和聰明人所預料的一樣。我感到莫名的空虛。今天，我在得米特爾羅夫珂路遇見了她和一個穿馬靴的年青人。她很傲慢地答了我的鞠躬。到這時候，已經完結了我的這段歷史的記載。

七月三十日

這次是真出乎意料之外地又拿起筆來。戰爭。畜類的熱心！從每個人的心裏，像從黑狗的心裏一樣，爆發國出愛的熱忱。年青人都爲這事縋着眉頭，我却覺得快活。我被憂愁壓迫着……「失去的天堂」。昨夜，我很安靜地在夢裏看見了麗薩維達。她給我留下了悲哀，爲什麼還不散去呢？

八月一日

心情在騷動着。又回到以往的悲哀裏，我吮吸着它，像嬰兒吮乳一樣。

八月三日

去！打仗去。蠢麼？十分。羞恥麼？

我沒有什麼地方可去，我覺得我像碎了的瓦片，這種感覺兩年前沒有過。老了麼？不然是爲什麼？

八月七日

在火車裏寫着。火車從窩羅諸日開出來，明天可以到屋敏斯基城。我已堅決地決定了：打仗去。爲了信仰。爲了皇帝，爲了祖國。

八月十二日

我們已將拔開。村長發熱病似的對我們講了話。以後。我小聲地對他說：「你真蠢。安得列伊·卡爾泡維茲！」他非常神經質地生氣了，直到臉都變成青色，表白地說：「我也是知識份子，你不是一九〇五年在我們鞭子下剩下來的人麼？」我回答他：在我的記憶上「不是」。並且勸他不要那樣對待社會民主黨黨員們。父親哭了，和我接吻，他的鼻中流出許多鼻涕。可憐的，親愛的父親？我和他開玩笑，要他和我一塊去，他恐怖得驚喊起來：「你說什麼，家務呢？」明天往車站去。

八月十三日

到處都是沒有收穫的五穀。在荒塚上有着成羣的土撥鼠，正像珂茲瑪·客留亦 珂夫槍上刻着的德國人，我活了很久了，處世很深，學過科學，可是從來沒有民族

思想。在團部裏，已合哥薩克們混熟了。

八月二十二日

在車站上，看見了被捕的第一黨黨員們。軍官帶着運動時的姿態，騎在馬上走着，在月台上散步的兩個少女向他微笑着。他一面走着，一面很溫柔地鞠着躬，拋着吻。

一個刮得很光的臉的犯人，被黃銹色的鍊子鎖着。我用眼睛送着他；一個年青的，美麗的少年，他有和善的臉。我的判斷告訴我——他連一把刀也拿不起來。

八月二十七日

難民……難民……難民……路上整個被兵士和難民佔據了。

走過了一輛病院列車。車停在車站時，從車輛裏爬出來，頭纏着綳帶的年青兵士，他們談着話。有的是被炸彈炸傷的，真是慘不忍睹。這是盡職呢？還是開玩笑。

八月二十七日

我現在在自己的團裏。團長是一個和善的老人，一看就知道，他是尼卓夫斯基地方的哥薩克。謠傳，後天我們就要開到前線去。我們第三連的第三隊，都是康士坦丁諾夫斯基人，灰色的伙傢們。只會唱歌和說笑話。

八月二十八日

我們要開走了。今天前方響得更利害，我總以為是暴風雨時，遠處響着的巨雷。我甚至于嗅着：有沒有雨味？可是天是像洗刷過般的乾淨。

我的馬昨天就跛了，它的腿腫了輛重車。圍着我的都是新奇的事，可是我竟不知道寫什麼才好。

八月三十日

昨天沒有功夫寫，現在還是在鞍上寫着，搖動着，字體在鉛筆下爬出了這個鬼樣子。我們三人一塊去拿草去。

現在弟兄們正在捆草，我伏在地上，借着晚霞寫着。昨天曹長陀羅康尼珂夫把我們六個人派去偵察。（他叫我大學生。他說：喂，大學生，你的馬鐵掌都掉了，沒有看見麼？）我們在太陽下面走。酷熱，我們和馬都出了汗。真是不好，哥薩克們夏天也得穿呢褲。在這小鎮的後面的壕溝裏，我看見第一個殺死的德國人。他的腿在壕溝裏，身子歪在外面，臉朝天躺着，一隻手背到背後去。一隻手抓着槍上的皮帶，可是他的旁邊沒有槍。這些都留下了悲哀的印象。悲慘的事，都在我的眼前復活，直使我冷到背上……我想他以前一定是很安靜地跪在壕溝裏，後來他倒了，長眠了。他的皮膚的綉紋正像落下來的花瓣。我是這樣地受了刺激，使我記不清楚他的臉，我只能記得，在他的臉上一堆堆的黃螞蟻爬着，蝕着他那不完全的眼睛。哥薩克們從他們旁邊經過，畫了十字。我看見了他那帶着血跡的衣服，子彈是從右邊腰部穿過的，當我經過他的身旁時，我注意到在他旁邊的地上的血，比他那已扯破的內衣上，要多幾倍。

我從他旁邊經過，我發抖了。

老下士特魯達列伊爲了想解除弟兄們不愉快的精神，他講了些下流的故事，可是他的唇也顫抖着……

離開小鎮半里路的地方，有一個工廠躺着，它有磚牆和被煙熏黑了的屋頂。我們一直沿着灰堆旁的小路的一邊，騎着馬走。在這時候對面向着我們開了槍，真可恥，當我聽到第一聲槍響時，我幾乎從馬上跌了下來。我坐坐好，我緊拉着韁鞍，我們向鎮上跑去，經過了騎着死屍的壕溝，我才知道，已經走過了鎮，於是又忙着轉回來。馬只有二匹有主人管着，其餘的四匹自己沿着鎮邊的壕溝走去了。我們在後面追。遠遠地，我又看見了死屍脚上的小黃靴子折在腿底下。我又經過他的身旁，閉住了呼吸，像走過一個睡着的人的旁邊一樣，似乎是怕驚醒了他。在他的身下，潮濕地生長着柔軟的綠草……

我們藏在壕溝裏。幾分鐘後，從躺着的工廠後面，來了十個德國騎兵……我偷

僞地看見了，他們是穿着制服。軍官和他們說了些什麼，於是一排人都向着我們衝來。寫到這裏，弟兄們喊我去幫他們捆草，我只好去。

八月三十日

我想結束我要說的話：當德國騎兵向我們衝來時，我怎樣生平第一次向人開了槍。（寫到這裏，在我眼前還有着灰綠色的制服的影子。）我看見了黑栗色的馬。

以後我在壕溝的土堆上，看見了一個甲蟲，它在我的眼中，漸漸變成了驚人的尺寸，他向着我被壕溝的泥土弄髒了的衣服的肘部爬來，以後他爬上我的手，以後又爬上我的槍，漸漸地爬到皮帶上，我睜大了眼睛，看着牠的動作，忽然地聽見下士特魯達列伊喊：「開槍呀，你作什麼！」

我的肘硬了，左眼跳動着，我的心裏跳得利害，可以聽見我心裏的跳動，就像那甲蟲在我的心中一樣。一羣灰綠色的制服，一現一隱，使我的心靈戰抖。我旁邊的特魯達列伊開着槍，于是我也扳了槍機，我只能聽見我的槍子飛出去的聲音，以

後我又看見一陣煙。這就是我第一次向着人開槍。我射擊的時候，沒有目的物，沒有看見眼前的一切。在最後一次射擊的時候，我竟忘記了槍裏沒有子彈了。在這時候我才向德國人看去，他們還是很嚴重的向着這裏跑。他們一共十個人，軍官在後面走，我看見了栗色的馬，和被太陽照得發亮的馬鞍上的金屬部分。

九月二日

在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裏，寫着兩個軍人中間潛在的界線；在戰場上生人和死人的界線；騎兵中隊的騎兵洛斯特夫，有一次在交鋒的時候，他了解了生人和死人的區別。我特別清楚地記起了這一段，因為我們今天在傍晚和德國騎兵交鋒了一次……

從早晨起，敵方增加了騎兵，攻擊我們的步兵。我們的第二百四十一騎兵團，和第二百七十三步兵團，想去破壞敵方，但結果很不幸。兩團人因為沒有掩護，實行了火攻，結果差不多傷亡了兩團的三分之一。德國的騎兵，追趕着我們的部隊，

我們這團是在森林裏的，出來保護着他們，才算逃了出來。我們從梯士維茲村出發的時候，是早上三點鐘，天空上是散佈着曙光以前的黑暗，空氣中很強烈地發散着松樹，和成熟的鈴鏜麥的香味。我們分成小隊地走着，從小路上向左轉到麥田去。馬慢慢地走，馬蹄振驚了睡在夢裏的，鈴鏜麥上的露珠。

我穿着軍服還覺得有點涼，我們在田裏走了很久。一個鐘點後，從團部裏來了一個軍官，他把命令轉給司令官，我們的老人用不滿意的聲音傳了命令。於是我們的隊伍在一個直角下，轉向樹林裏去。隊伍緊緊地在田間的小路上擠着走。在我們左邊的什麼地方開始激戰。從聲音裏，我們知道是德國的砲聲，砲的聲音很多，子彈和砲彈飛的聲音，就像我們頭上的老松樹燃燒了一樣。這樣一直響到太陽出來。以後我們聽到有人喊，「萬歲」，這是可憐的，悲慘的音調。以後就安靜了。在這時，一種悲哀激動着我，它像什麼在割着我的身軀，這東西就是憐憫。顯然地，在響聲中，我們的許多弟兄，都做了他們的目的物。

我看見了很多很多的灰色的人形，黃色的軍帽，和磨着秋天道路的兵士的靴子。我聽見了無聲的德國機關槍聲。德國人追着他們，這時，我們是伏在離開他們三百俄丈左右。命令，我們立刻排好了，我聽見耳旁的冷冷的聲音：「進攻，進攻！」我們向着目的地飛跑，我的馬像洗了澡似的出着汗，它身上濕滑，使我不能拉住它的耳朵。我回過頭去，看見我們的安開的司令官和兩個軍官。這就是我所感到的：活人和死人的界線。啊！作者真有偉大的思想。

德國騎兵的彎曲的隊伍，折回去了。我看見了第六連的一個哥薩克怎樣地向敵人刺去，連長契爾涅卓夫怎樣地殺了德國人，腰刀怎樣地在空中飛舞，這一切都使我的皮肉發抖，就是想起來，我都有點恐怖。當我們回來的時候，我看見了發灰的契爾涅卓夫的臉上，有着高興的表情，他殺死了敵人以後，他沒有坐在鞍子上，只坐在馬背上，他顯得很莊嚴，慢慢地走着。

九月四日

我們休息着。第四師第二旅開往前線了。我們現在駐札在珂卑里諾鎮上。今天早上第十一騎兵師的一部分和哥薩克的先鋒隊，從這裏經過。西邊不絕地有砲彈和槍彈的聲音。午飯後，我到軍醫院去，在我以後，來了許多的傷兵，看護兵彼此微笑着，一個傷兵爬了進來。護士問：「後面還有傷兵麼？」「沒有了，我是最後的一個」。這時候來了一個女看護，她給傷兵纏紮帶。她真像葉麗薩維達，她有她那樣的眼睛，臉，鼻子，頭髮，就是聲音也很像。這也許是我這樣感覺着，現在我也許可以到處找到和她相像的女人……

九月五日

一天到晚在馬廐裏旋轉，現在又要到那裏去。機械式的生活，要壓碎我。號兵又催着去備馬。我的心情……我真想向誰開一槍……」

格黎高里·梅爾葉珂夫被派到團部送報告去。在碎石道上看見了這小冊的主人

——哥薩克。他的灰白色的頭髮，枕在被馬蹄踏躑的碎石道上。格黎高里從馬上跳下來，一手掩住了鼻子，（從死尸身上發出一種霉爛的腥臭味。）搜了搜他身上，在褲子口袋裏，找到這個冊子，一段化學鉛筆，和一個荷包。他拿下了子彈盒和零碎的東西，看着死屍的慘灰色的，潮濕的，已經開始腐爛的臉，他的鼻樑和前額都變成了黑色，在衣服和皮膚的縐紋裏，藏了一層黑色的塵土。格黎高里從死人的口袋裏，找出一條手帕，蓋上了死人的臉。他回到隊裏，把這冊子交給了團部的書記。他們讀着它，拿別人的短短的生命中的一段段悲哀的歷史，做爲找興趣的材料。以後就丟了它。

十二

第十一騎兵師團在列士紐夫接觸後，流過細達尼司夫茲克，拉維基微羅窩，布羅得等地方。於八月十五號，到了卡敏克·司特魯米羅城。在他們後面還有一軍

人。準備了這種力量，爲的是補充前方之用。

從波羅的海直到前線，都被死的鞭子抽打着。在司令部裏，將官們在地圖下，準備着作戰的計畫：看報告，發命令，調傳令官，千萬兵士向着死前進……

偵察哨兵的報告：敵軍又增加了騎兵力量。在森林旁又開始了接觸。哥薩克軍隊向着酷戰的地方前進。

格黎高里天天在戰爭中過活，自從看見他的哥哥以後，爲了停止這種病態心理，而恢復他原有的精神的平衡，他試想在靈魂裏找重心，可是他不能。在第三次所徵來的兵裏，其中有一個喀斯斯基人，阿雷克席葉·屋留賓正落在格黎高里隊裏。屋留賓是一個高身材，微駝，短下巴，有卡爾敏克有小髭的。他的快活的，勇敢的眼睛，常常歡喜微笑。他雖然還年青，但是他的頭上，除了兩邊微有點頭髮外，中間是光光的。他來的第一天，大家就給他起了綽號叫「前劉海」。在布羅得鎮接觸後，他們得到了幾天的休息。格黎高里和屋留賓住在一個草房裏，他們講起

話來。

——梅爾葉珂夫，你怎麼像脫毛似的？

——脫毛怎麼講？——格黎高里縐着眉。

——易怒，像一個病人，——屋留賓解釋着。他們一塊到馬廐去餵了馬，吸着煙，向着斜歪的生苔的老朽的籬笆走去。在路上，四個輕騎兵並排地向街上走着。在牆圍下面有許多橫躺豎臥的沒有掩葬的屍屍。遠遠的，被焚了的猶太教堂，冒着煙。大破壞後，在晚霞的下面，這個空虛而僵死的城市，無聲地嘆息着。

——我很康健——格黎高里並沒有看屋留賓，吐了一口唾液。

——胡說，我看得出來？

——你看出了什麼？

——你怕，你怕死麼？

——你很蠢，——格黎高里輕蔑地說，他聳了聳肩，看着自己的指甲。

——告訴我：你殺過人麼？——屋留賓試探地看着格黎高里的臉。

——殺過。怎麼？

——有什麼壓迫你的靈魂麼？

——壓迫我？——格黎高里笑了。

屋留賓從刀鞘裏，拔出了腰刀。

——你要願意，我砍下你的頭來，好麼？

——爲什麼？

——殺一個人，我能一點也不嘆息，我沒有憐憫心——屋留賓的眼睛笑着，可

是格黎高里由於他的聲音和動作，知道他是說得很慎重地。

——你是野蠻人，也是個怪人——格黎高里說着，一面小心地看着屋留賓的

臉。

——你的心太脆弱了，你知道怎樣殺人麼？看！

他在園裏，選擇了一棵老白楊樹，直向它走去，曲着背，用他的眼睛，測量着遠近，他的長的寬骨格的胳膊，不動地在兩肩上掛着。

——看！

他慢慢拿起腰刀，突然地，用驚人的力量，向白楊樹砍去。樹身離開根二尺遠，枝葉倒在沒有玻璃的窗框上，和牆上。

——你看見了嗎？學學！我在巴克拉諾夫郡長那裏作過事，你聽見過麼？他有一柄腰刀，刀裏灌了水銀，拿在手裏很重，可是能把馬一切二段，啊！

格黎高里，因為這個刺激，很久不能恢復平衡。

——你是個強壯的人，可是你不會殺人，看，就是這樣，——屋留賓教着他，他的腰刀帶了一種奇怪的力，斜飛了出去，刺了目的物。

——殺人是件有趣的事，人和水麵一樣輕，——屋留賓教導地用眼睛笑着。——你不要這樣想，那樣想的。你是哥薩克，這是你的責任，不要疑問地殺。在沙

場上殺敵人，這是神聖的事。殺死一個敵人，上帝要滅除你一件罪惡，和殺死一條毒蛇一樣。除非必要時，你一定不要殺死一個動物，但是你應該殺人的。人——他很狡猾，他不誠實，遺毒於世界，他的生命和毒菌一樣。

他說了格黎高里一大遍之後，沒有再作聲。

格黎高里很驚奇地發覺了：所有的馬，都怕屋留賓。當屋留賓到馬廐去的時候，馬看見了他，豎起耳朵，用後腿站了起來，好像到這裏來的，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隻猛獸。有一次，連隊經過它尼司拉夫慈克，這裏都是森林和低濕不平的地方，馬都陷在裏面了。後來，馬被帶到山灣地去，屋留賓被派去管馬，他很自覺地拒絕了。

——屋留賓，你這個魔鬼，爲什麼你不去看馬去？——排長向他說。

——它們怕我，憑上帝起誓。——他自信地說，眼睛裏藏着微笑。

他從來不看馬，可是他對自己的馬却很和善，常常愛撫它。格黎高里注意到：

當屋留賓一到他的馬那裏去，按習慣撫摸馬背的時候，馬立刻發抖地不安起來。

——你告訴我，爲什麼馬都怕你？——有一次，格黎高里這樣問他。

——誰知道它們，——屋留賓聳了聳肩——我是很憐憫它們的。

——它們知道吃醉酒的人，所以才怕他，可是你是喝酒有度的。

——我有一個硬的心，它們似乎知道。

——你有一個狠的心，也許你沒有心，你所有的是一塊石頭。

——也許是這樣——屋留賓得意地同意了。

三隊兵同了隊長爲了偵察工作從卡敏克·司特魯米羅窩出發了。在前夜，從奧大利軍隊裏，來了一個捷克的叛兵，他報告了敵方的主力，已變動了防地，並且提議在哥爾莎和司它夫尼茨基交界的地方。舉行一個反攻。偵察工作是專爲偵察敵軍的行動。爲了這目的，軍官派了四個哥薩克和一個隊長在森林旁守着，其餘的都在比較可以看得清楚的小山旁的空瓦房子裏守着。

在森林旁邊的，尖頂的十字架生了鏽的舊教堂旁，格黎高里·梅爾葉珂夫，隊長，年青的哥薩克西藍其葉夫，屋留賓和密莎·珂士瓦莖，留在這裏。

——靈活點，弟兄，——隊長指揮着，——珂士瓦莖，你趕快把你的馬，拴在那棵松樹後面，——噯，那裏，粗的後面。

哥薩克們躺在一棵枯乾的老松樹下面吸着烟，隊長的眼睛沒有離開過望遠鏡。離開他們十步遠的地方，是一片沒有收穫的被棄了的麥田。微風吹着大麥的穗子，沙沙地響着。哥薩克們在這裏躺了半小時，彼此懶懶地交換着零星無次的句子。在右邊的什麼地方，槍聲不安靜的響着。格黎高里爬到麥田裏面，撲擇了一個麥穗，用手剝去了它的皮，咀嚼着那成熟的穀粒。

——奧大利人——隊長大聲地喊。

——在那裏？——西藍其葉夫張望着。

從那邊森林裏出來的，向左看！

一堆騎馬的人在遠遠的田間的路上走着。他們停了下來，向着田裏和樹林很久很久地看着，以後就向着哥薩克們走來。

——梅爾葉珂夫！——隊長叫着。

格黎高里爬到松樹旁邊。

——等他們走近的時候，就開槍。把來福槍預備好，弟兄！——隊長像發熱病似地小聲說着。

騎兵轉向右邊，慢慢地走着。伏在松樹下的哥薩克們一聲也不響，閉住了呼吸。

——……喂！隊長，——風送來一個年青人的聲音。

格黎高里抬了頭，看見了六個匈牙利的輕騎兵，穿着有發光的鈕子的，美麗的制服，他們一塊走着，前面的騎在黑栗色馬上的人，手裏拿着腰刀，安靜的笑着。

裏來的。

——解下你的武器，戰士——屋留賓很蠢笨地從他身上搶下了腰刀。

俘擄慌張地，失望地微笑了。茫無頭緒地解皮帶，可是顯然地，他的手是顫抖着，他怎樣也不能解下他身上的東西。格黎高里小心地幫助他。他是一個高身材的，寬腮，在他的上唇上，有着軟鬚的年青人。他感謝地笑了，低了頭。他似乎自幸他解除了武裝，他看着哥薩克們，從衣袋裏急忙地拿出一個革製的煙口袋，要求哥薩克們吸煙。

——他要招待我們了——隊長笑着，從衣袋裏拿出一張煙紙。

——在異國吸煙吧！——西藍其葉夫諷刺地說。

——哥薩克們捲好了煙吸着，強烈的黑色的煙直向腮中刺激着。

——他的來福槍呢？——隊長貪慾地問。

——在那裏，——屋留賓指着在他背後的黃色的皮帶。

——應該把他解押到連隊去，送他到司令部去，我們用得着他。誰送他去呢？
——隊長問着，向着每一個人看。

——我送去。——屋留賓自荐着。

——好，你去吧！

俘虜好像也明白了。他的嘴上現出一個變形的微笑。自己振作起來，可是他還很慌張。他把衣袋翻出來，向着哥薩克們丟着破碎的巧克力糖。

——鄰人，我……隣人……我……不是奧大利人——他用德語說着，聲音很顫動。他那發抖的手演着手勢，很可笑地從口袋裏向地上擲着巧克力。

——還有什麼武器沒有？——隊長問——不要這樣掩飾，我們不能懂你說的是什麼？有手槍麼？碎——碎，有麼？——隊長扳了一下空槍機。

俘虜很利害地搖着他的頭。

——有的沒有，有的沒有。

他很願意被搜查他的全身。他的肥腮跳動着，從他那受了傷的膝蓋上，血管裏流出鮮紅的血來，他的粉紅色的身軀上，有許多傷痕。他用手帕包好他的傷口，抖着雙唇，無休止地說話……他請求許可他的死馬旁邊，拿他的毯子，和一個裏面夾着他家庭的照片的冊子。隊長很難了解他說的是什麼，以後他失望地揮了一下手：

——帶他走！

屋留賓從珂土瓦葉那裏牽了馬，騎上去，背好了他的來福槍，用手指着：

——走，戰士。

因為屋留賓的微笑，壯了膽子，俘虜也微笑了。他和馬並排地走着，他帶着親意地，用手拍了拍屋留賓的腿，可是屋留賓生氣地推開了他的手，拉住了韁繩，把他讓到馬前面去。

——走，你這魔鬼，還開玩笑麼？

俘虜囚犯似地向前走着，他顯得很莊嚴，他常常地回過頭來，看着留在松樹下的哥薩克們。他那亞蘇色的，發亮的頭髮，氣奮地在他的頭蓋上豎着。他留在格黎高里的記憶上：他那解開的襯衫，他的亞蘇色的髮髮，他的自負的勇敢的態度。

——梅爾葉珂夫，去把他的鞍卸下來——隊長命令着，很可惜地把他嘴上的短煙頭吐掉。

格黎高里走到死馬旁邊，卸下了鞍，拾起來離他不遠的帽子，他嗅到一種便宜肥皂味和汗臭，他右手拿着馬鞍，左手拿着騎兵裝具，回到松樹底下。哥薩克們蹲踞着，從馬鞍的袋裏驗着，並且研究這個沒有見過的馬鞍。

——他的煙草很好，應該向他多要一點——西藍其葉夫追憶地說。

——是，煙草真不壞！

——一定很甜的，看起來，油潤潤的，——隊長嘆了一口氣，追憶着，把口水嚥下去。

——幾分鐘後，松樹後面露出一個馬頭，屋留賓騎在它的身上回來了。

——喂？……——隊長整疑地爬了起來，——放了他麼？

屋留賓用鞭子打着馬，向前趕，柔軟地動着他的肩。

——你把奧大利人送到那裏去了？——隊長到他的面前問着。

——怪什麼？——屋留賓從馬上跳了下來，——他打算逃跑……

——你放了他麼？

——我們走到田間的小路時，他要逃跑……我就把他殺了。

——你胡說！——格黎高里喊着起來，——你爲什麼沒有原因地殺了他？

——你吵什麼？管你什麼事？

——屋留賓用眼睛冷冷看着格黎高里的臉。

——什……什……麼？——格黎高里漸漸提高了他的聲音，兩手游泳般地要向

他捕去。

——不需要你的地方，不要去碰釘子，明白麼？不要去碰釘子？——屋留賓嚴厲地重復着。

格黎高里把來福鎗的皮帶抓住，將鎗托子抵在胸前，他的手指動着，在摸索鎗機。他的臉上可以看出，他是十分地生氣了。

——喂……喂！——隊長威嚇地喊，向着格黎高里跑去。

鎗機動了，子彈從松樹針間穿過，搖擺着，唱到空間去了。

——什麼事？——珂士瓦葉喊了起來。

西蘆其葉夫正張嘴坐着，他驚慌得沒有閉上他的嘴。

隊長從格黎高里手上，搶下來復槍。可是屋留賓並沒有離開他的地方，他還是兩腿分開地站着，左手拉着腰帶。

——你再開槍呀！

——我要殺死你。——格黎高里向着他衝去。

——你怎麼了……這是什麼事？你要到軍法處去受審判和挨槍斃麼？把手放下！——推着哥黎高里的背。隊長兩手張開，截着格黎高里，站在他們二人之間。

——胡說，你不會殺我，——屋留賓笑了，合起他那分開的腿。

他們回去的時候，已經是傍晚了。格黎高里第一個看見了在田間路上躺着的，被屋留賓殺死的人的屍體，他在別人前面跑，勒住了馬，往下看着：死屍在青苔上躺著，臉向着地，他的手像秋天的樹葉般黃，向外翻著，這是個慘酷的刺殺，一定是從後肩砍下去的，一直到他的腰部分成二段。

——他把他殺得太狠了……——隊長低聲地說。他走過他的旁邊，恐怖地斜看着彎在地上的亞蘇色的亮髮。

哥薩克們靜靜地向着連隊駐札地走。天色已經很晚了，小風推動着天上的從東方來的羽毛般的黑雲；從什麼地方送來了濕漉的氣味，和飛來了沿澤的鳥，在夢中的寂靜裏，只能偶然地聽到馬蹄和馬鐙的合奏。在路上面的松林裏，太陽留下了他

走後的黑暗。屋留賓不時吸着煙，在他擦火柴的一瞬間，可以看見他那厚而黑的手指，很硬地夾着紙煙。

雲漂浮在樹林上，加深了在大地上的黃昏的影子，是一種不可描寫的，痛苦的呼喚。

十三

一個早晨，在隣鎮上開始了攻擊。左右翼是騎兵，步兵是需要在天亮時，從樹林裏前進。在這時發生了錯誤：步兵團沒有按時候到；第二百一十一狙擊團，奉命抄到左翼去。當攻擊的行動由別一團開始的時候，砲火從自己的砲台上集中過來；絕望的混亂，破壞了戰略，於是這個攻擊，得到了不是恐怖便是失敗。這樣步兵的前進，被第十一騎兵師團來的命令擾亂了，他們已經佔領了的森林和濕地，不能再繼續許可前進了。哥薩克于是分成小隊向前走着。第十二團的第四連和第五連被留

在樹林裏，全隊前進十分鐘後，戰爭的怒吼，和爆炸的聲音，開始又送到他們的耳朵裏：

『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卡……』

——我們的軍隊前進了。

——噯！

——機關鎗響得真利害。

——我們的一定是，我聽得出來。

——靜了，啊！

——一定是佔領了。

——我們也就快要上那裏去。——哥薩克們零零碎碎地說話。

兩個連隊在森林裏的空地上站着。粗大的松樹阻礙他們的視線。一隊兵在他們

前面跑過，年青的曹長，慢下來，讓最後一排跑過，喊着：

——向前！

隊伍留下了蹄印，很快地消失在樹林裏面了。

在森林的後面很遠的地方，又開始了弱小的響聲……「卡……卡……卡卡卡
……卡卡……卡卡卡……卡……卡卡」——以後立刻地靜了下來，很悲哀地顯出
了寂靜。

——佔領了！

——這一個破壞別一個……慘殺！……

大家都很緊張地聽着，可是安靜的時間，並沒有延長很久。在右翼的陣線上，
是奧大利的騎兵叫喊聲，和時時可以聽到的，繼續不斷的機關槍聲。

格黎高里·梅爾葉珂夫看着自己的隊伍：哥薩克們都像神經衰弱似的不高興，
馬也像被馬蠅攪亂了似的，很不安。屋留賓把他的帽子掛在鞍子上，用手摸着他那
灰色的出着汗的禿頭。在格黎高里旁邊的密莎·珂士瓦葉吸着他那家鄉的煙草。周

圍的一切，都清楚而誇張似的，正像一個通宵沒有入睡的人。

連隊在這裏足足停留了三個鐘點。槍聲帶着一種新的力量。在他們上面，一架飛機轉了幾圈，向東飛去，它越飛越高，在它的下面飄着一團團的，乳白色的，高射砲的煙。

他們在這裏一直等到午後，他們吸完了所有的，他們儲在煙袋裏的烟草。連隊傳令兵帶了訓令來了，大家都等着新希望地到來。第四連的連長，把連隊帶到一邊去。格黎高理想，他們退回去要比前進更好一點。他們在小森林裏騎在馬上走了二十分鐘後，哥薩克們的心情完全變了，他們聽到了漸近的戰地的聲響。在不遠的後面發火光的地方，砲兵不斷地射擊着。在他們頭上，裂開的彈片，發響地在空氣抗力中跑着。連隊在小樹林裏沒有秩序地前進。在離開他們半俄里的地方，匈牙利的輕騎兵正砍殺着俄國的砲兵。

——連隊，排隊！

的背上。格黎高里的馬蹄，踹了一個死砲手；在一個裝開花彈的匣子旁，躺着兩個人；還有一個是斜躺在砲架上。格黎高里看見西蓋其葉夫在他的前面；騎在禿尾巴的牝馬上的，匈牙利軍官，刺中了他。于是他從鞍上溜下來，倒了，他的手尋找什麼似的，向空氣中抓着。格黎高里勒住了韁繩，跑到右邊去，因為這樣對他更方便用刀殺死那軍官；軍官發覺了他的舉動，於是放了一槍，他一面向着格黎高里開着手槍，一面用另外一隻手拔出了腰刀，格黎高里刺了他三次，都被他巧妙地躲開了。他又第四次地靠近了他，兩腳站在馬鐙上，他們的馬，幾乎是並排地走着。格黎高里看見了這個匈牙利人剃得很光的腮，和他制服領上的號碼。他使了詭計，分散了匈牙利人的注意力，同時變了別種攻擊方法，腰刀尖端向着匈牙利人的肩部的骨間刺進去，他又一下刺到他頸子上的脊骨頭上；匈牙利人丟了手裏的腰刀和韁繩，先挺直了他的胸，以後就從鞍上落了下來。格黎高里感到極大的愉快，用鞭子抽打着他，並且看見了腰刀是怎樣地留在耳朵以上的骨頭裏。

還沒有來得及看隊伍是否排得整齊：

——連隊，上刺刀，攻擊，前進！

刺刀像青藍色的暴雨一樣。連隊增加了速度，狂奔地衝去了。

六個匈牙利的輕騎兵，慌張地搶着砲台邊的野砲，其中的一個拉着套在砲車上的幾匹兇暴的馬的馬嘞，還有一個用小刃的背打着它們，其餘的都推着或拉着砲車的輪子。在他們旁邊，一個騎在咖啡色的，禿尾巴的，牝馬上的軍官，正指揮着工作。當匈牙利人看見了哥薩克們的時候，他下了一個命令，他們丟開了砲，騎上馬逃走了。

『噯，就這樣，噯，就這樣，噯，就這樣！』格黎高里似乎用精神指揮着馬，向前衝了過去。他的一隻腳離開了馬鐙，他感到他在鞍上找不到重心了，他帶了一種內心的恐怖，用腳去尋找馬鐙。當他尋着了的時候，抬起頭來，看見了六匹拉砲車的馬，在他的面前。再前面，有一個襯衫上染着血的人，兩手抱住了馬，伏在它

一個從後面來的，可怕的打擊，使格黎高里失了知覺，他感到他嘴裏有熱的和鹹的血腥味。他從馬上落在地上的這個重的打擊，使他恢復了知覺。在旁邊的草地開始旋轉和飛起來了。他睜開了眼睛；血傾瀉地流了出來，他聽見馬蹄聲，和馬的呼吸：「呼，呼，呼」，他最後一次睜開眼睛時，看見了很多的，張開着的馬的大鼻孔，和蹬在馬鐙上的靴子。「完了」——安慰的念頭像蛇行般地在他的意識裏，慢慢地爬過。他大叫一聲，於是，是黑暗和空虛。

十四

八月的初旬，中尉葉夫格尼·雷細特尼慈基決意要請求從御林軍聯隊轉到另一個哥薩克常備軍聯隊裏去，他依法遞了請求書，不出三個星期，像他所希望的那樣，他接到一個任命書；他被派到哥薩克軍隊的一個團部裏去了。當他離開彼得堡的時候，他寫了一封短信；向他的父親報告他已經得到了他所請求的批准：

「爸爸：我在這裏，把關於我請求由御林軍聯隊轉入正式軍隊的事情告訴您。今天我已經接到准許轉入第二旅的命令了。您大概對於我的計劃很吃驚吧，可是我要對您解釋一下：這種機械的循環的生活，將使我陷在非常苦悶的境地。閱兵呀，迎送呀，守衛呀，這些宮殿中的職務，都使我煩惱，這樣他們太使我生氣了，我想着要做些活人該做的事……這也許是使我要建立功勳的機會，假如您願意，應該這樣同情我。在我的血管裏，也流着雷細特尼慈基氏的聰明的血，它早在一八一二年的法俄戰場上，塗上了俄羅斯的兵器。我要到沙場去，我希望您給我祝福。在上星期，皇帝臨去前線以前，我看見他了。我敬重這個人，我在內宮守衛，他走了出來，從我的旁邊經過，微笑着，眼睛看着我，用英語對我說：『我的聰明的近衛兵，有了你們，我一定可以打敗德皇威廉』，我敬重他，不以爲他是皇帝，而以爲他是個學者，我不羞恥地對您這樣說，雖然我祇有二十八歲。宮殿裏的醜陋的流言，像蜘蛛網似的繞着皇帝

的光明的聖潔的名字，這樣使我很不安，我不相信這個，同時也不能相信。幾天以前，因為一個副官——格羅莫夫在我面前說了對於皇帝不敬的言辭，我幾乎殺了他。這是件不幸的事。我告訴他，只要是在血管裏還流着人的鮮血，就不能爲這髒話所染污。這事情是發生在還有幾個軍官在場的時候，我抓着他的領子，想用我的手鎗，打死這卑劣的人，可是我的同伴把我勸開了。從這大起，我的悲哀一天一天地增長起來。在御林軍聯隊中，在軍官的隊伍裏，我沒有看見永恆的熱情，嚴格點說，就是對於皇朝沒有愛情，這些都不像貴族，而是些賤民。以上是我我和我的團體分散的原因；我不能和我不敬的人們相處。我要說的話大概已經說完了。我寫得很零亂的地方要請您原諒。好，我還須要整理行裝。祝您康健。爸爸，到軍隊的時候，我要詳細地報告你一切。

你的葉夫格尼。』

開往華沙的火車是晚上八點鐘離開彼得堡。雷細特尼慈基乘着馬車到了車站。在他的後面，彼得堡是躺在綠色的閃目的光芒中。車站上，是很擁擠而且喧嘩，給許多兵士站滿了。搬運夫把雷細特尼慈基的行李安放妥當，拿了錢，向他致謝和祝福。他一路平安以後就去了。雷細特尼慈基解開了他的軍服，鬆了皮帶，在他的座位上鋪好了他那哥薩克的毯子。靠着窗子的地方，小棹子上放了許多土製的食品，一個瘦臉的隨軍牧師吃着東西，他那多鬚的嘴裏，格格地發出響聲。他招待着在他對面坐着的褐色臉的女孩子，她是穿着斯莫科中學的制服。

——請你嚐一嚐。

——謝謝你。

——你是太客氣了。憑你的體格，也該多吃點東西。

——多謝。

——噯，這是奶油點心，軍官先生，也許你能歡喜它，請嚐嚐。

雷細特尼慈基抬起頭來。

——你是和我說麼？

——是，是——牧師睜着他那憂鬱的像食鹽般的眼睛，生滿了鬍子而兩片薄薄的嘴唇在笑着。

——多謝，我不想吃。

——不必這樣，這些是很乾淨的。你是到軍隊裏去麼？

——是。

——上帝保佑你。

雷細特尼慈基爬上床鋪假寐着，他聽到牧師的說話聲音，好像是遠遠地傳來的。他感到不是牧師在說話，是副官格羅莫夫在說話。

——您知道嗎？我家庭裏的收入是很可憐的，所以我要做隨軍牧師到那些軍隊裏去。俄國的人民是不能沒有信仰的，近年來，這信仰濃厚起來了，您知道嗎？雖

然有許多人是例外，但他們都是智識階級裏面的，祇有農民是和上帝更接近了。……就是這樣……他沉重的聲音，遠遠地，錯亂地，射進雷細特尼慈基的腦子裏。

雷細特尼慈基入睡了，以後他覺到有天花板的新油漆的氣味，和有人在窗外喊：

——行李都卸下來了。可是沒有我的事！

——什麼行李又卸下來？——在朦朧中發問。兩天沒有睡覺的疲乏，使他睡得很舒服。當雷細特尼慈基醒來的時候，火車已經離彼得堡四十俄里了。車輪格格地合着節拍地響，車身前後左右地搖着，機車嗚嗚地叫着，在隔壁的小車廂裏，充滿了歌聲，燈光投射着歪斜的淡紫的影子。

雷細特尼慈基被派去的那一連，遭受了很大的失敗，他們從前線上調回來整理，並且開始補充。

團部司令部駐扎在一個別列茲尼亞格大村上。雷細特尼慈基在不知名的車站上

下了火車。在同一個車站上，軍醫院也下了火車。雷細特尼慈基問醫生，軍醫院是向那裏開拔。他才知道他自己的團部是在西南前線；在別列茲尼亞格——伊凡諾夫——克雷舒維基科之間。這個醫生是很不客氣地擺着上峯的架子，指揮着他的職員。一隻手抓着他的鬚子，在他那金絲眼睛的後面，有一雙兇惡的眼睛。他吐了一口黃痰，和他的陌生問路者不客氣地說話。

——你能把我帶到別列茲尼亞格麼？——雷細特尼慈基打攪地問他。

——可以，連長，你到那邊馬車裏坐着去吧——醫生同意地說，隨手把連長制服上的鈕子扣好，嘴裏却不斷地喃喃地說着怨語：

——你想想這情形，連長，把我們載在裝畜生的火車裏走了二百俄里。爲了那裏已經苦戰了兩晝夜，血肉相搏了，傷了許多士兵，他們是很需要我們的幫助，所以我們軍醫院要向那地方趕去——醫生兇惡地重復一次「血肉相搏」，把「血」字唸得格外重。

——這種沒有聯絡，用什麼來解釋呢？——連長很恭敬地感到興趣地問。

——用什麼？——醫生抬閃了一下眉毛，眼皮也向上一翻，大喊着——這解釋就是：沒有秩序，沒有條理，上級軍官的蠢笨，看，用什麼解釋，他們死屍似的混亂無章，沒有計劃，簡直是沒有頭腦。你還記得維列薩葉夫的「醫生日記」嗎？（註）現在真得要**比他強一平方倍的才幹才行。**

雷細特尼慈基向着馬車走去，生氣的醫生在他後面跟着：

——我們要打勝仗的，連長。日本人打勝過我們，可是他們還是一樣的不能算聰明。那裏也是一樣……——車在路上搖着，他們用手扶着車棚，頭左右地搖擺。

當軍醫院到別列茲尼亞格，黃昏已經開始了。晚風吹着黃色的麥穗，像波浪一般。雲是堆在兩旁邊；在它的上面發着深紫羅的顏色；在它的下面透出一層烟般的

註：維列薩葉夫作家，生於一八六七年，曾寫「醫生日記」一書，內描寫一青年醫生之智慧與耐勞，此處爲此醫士自誇之比喻。

淺紫色的影子；在它中央一大塊沒有形狀的，集成一塊冰塊似的流到河岸上，漸漸散開了。在雲間，裂開縫口的地方，太陽射出落山時的深橘子的光彩，在裂口下面，光線鋪展開來，像扇子式的射着，編成彩色的虹。

在路溝的旁邊，躺着一匹栗色的死馬，牠的一隻後腿，那很野蠻地向上舉着的馬蹄子發着亮光。雷細特尼慈基從馬上跳下來，睜大了眼睛，看着死馬。騎在馬上的傳令兵向馬肚子上唾了一口吐沫說：

——牠自己在麥田裏吃得過飽了……飽死的——他看着連長，又唾了一口，可是風突然把口水吹到他的袖子上——它死了，沒有誰來埋葬牠，這像俄國人一樣，可是德國人就不同。

——你怎麼知道的？——雷細特尼慈基帶一種不合理的憤怒問他。在這時候，他對這個傳令兵的無情的臉和自負不凡的驕傲，充滿了仇恨。這人是一副斑白的隱沈的，像九月裏的麥田的臉。他不能把這傳令兵從前線來一路上所看見的許多農

民軍隊裏的臉分別清楚，他們似乎都是用萎靡不振，軟弱無光的灰綠色的眼睛，遲鈍地凝視着。這些強烈地喚起了他回憶到年久生鏽的古銅錢。

——戰爭以前我在德國住了三年——傳令兵不慌不忙地答覆他。連長看他的時候，發覺在他的聲音中，有着和他的臉上所帶着的一種輕視的和傲慢的調子。

——我在哥尼斯堡的雪茄烟工廠裏做過工——他繼續說，一隻手拉着那細繩。

——閉着你的嘴——雷細特尼慈基粗暴地命令他，並且把臉轉過去，他看見死馬頭上的牙齒裏，貼着許多麥粒。

馬腿向上擧着，它是在膝蓋那裏斷了的，馬蹄發着蚌殼色的光。雷細特尼慈基看見那馬腿很細，斷定了是一匹年輕的好馬。

車在田間的路上走得漸遠了，西方的天空已經收回了顏色，微風吹散了烏雲，死馬的腿像沒有塔尖的教堂在後面黑色地豎着。當雷細特尼慈基回頭看它的時候，忽然地，一道光線射在馬身上，橘子色的發亮了，那突然發旺的紅綠色的腿，像一

枝奇怪的沒有葉子的樹枝。

向別列茲尼亞格去的路上，軍醫院遇見了載傷兵的車子。

一個刮光臉的老白俄羅斯人——第一輛馬車的主人——大步走向他的馬頭，手裏執着麻製的韁繩。在車裏，一個用綳布纏了頭的哥薩克枕在自己的肘上躺着，疲乏地閉着眼睛，嚼着黍米，吐着黑色的黍殼。在他旁邊伏着一個士兵，他的褲子在屁股那地方撕破了一大塊，臀部的血，把褲子黏住了。他低着頭，嘴裏粗野地罵着。雷細特尼慈基當他聽見了那像一個熱心的虔誠的信徒在喃喃地祈禱般的聲音的時候被震驚了，第二輛車上，躺了六個士兵，其中的一個，像發了熱病似的很高興地說着話。他睜大他那燃燒着的眼睛。

——……聽說從他們的皇帝那裏，來了一個大使，就是要來講和了。主要的我希望這是真事，而他也不會拒絕。

——我不相信——第二個搖着他那包札了好久的圓頭。

——別忙，菲黎士，也許是真的來過了——第三個無精打彩地說，對着他們坐着。

在第五輛車裏，車頭上飄着哥薩克的紅旗。三個哥薩克在寬暢的車裏，舒服地靜默地看着雷細特尼慈基。他們激怒的臉上，並沒有對於這個長官表示敬重的樣子。

——好呀，同鄉！——雷細特尼慈基對他們打招呼。

——你好嗎？——在邊上坐着的一個美麗的銀色小髭和銀色眉毛的哥薩克溫柔地回答。

——那一團的？——雷細特尼慈基看着哥薩克肩章上的號碼。

——第十二團。

——你們的團都現在那裏？

——我們不能知道。

—— 嚶，你們在什麼地方受傷的？

—— 在那村莊上……離這裏不遠。

哥薩克低聲地不知道說些什麼。其中的一個用手扶着另一個受傷的哥薩克，爬下車來。

—— 先生，等一等——他小心地扶着他那鎗傷的手，赤着腳在地上走，向雷特尼慈基微笑着。

—— 您是不是維善斯科人，雷特尼慈基嗎？

—— 是，是。

—— 我們猜着了。先生，您能不能給我們一點烟草？看基督耶穌的面子。我們沒有煙真是快要死了。

雷特尼慈基一手扶着車沿，一手拿出了煙包來。

—— 您能給我們夠十枝烟的煙草麼？我們一共三個人——哥薩克請求地微笑

了。

雷細特尼慈基把許多烟草散在哥薩克的黑色的手掌上，問：

——團裏有許多受傷的麼？

——二十個左右。

——損失很大嗎？

——死了許多。先生。請您給我點火，謝謝您——哥薩克吸着煙，一面趕車，一面說：——離你們不遠的塔塔爾斯科來的，死了三個。

雷細特尼慈基揮着手，趕自己的車去了。風吹動着他那沒有腰帶而做得很合身的軍服。

雷細特尼慈基那一團的司令官，把司令部設在別列茲尼亞格鎮上牧師的家裏。雷細特尼慈基和醫生告別以後走了。他一面走，一面彈着衣服上的塵土。他向過路人問着團部的地址。正在離司令部不遠的地方，他遇見帶着士兵守衛的曹長。他向

雷細特尼慈基行了軍禮，身子挺得很直的答了長官的問話，並且指給他附近的屋子。司令部的地方很清靜而且寬暢，它像所有的司令部一樣，是位置在離開前線很遠的地方。書記官伏在一張檯子上，一個年老的軍官正在對着軍用電話筒發笑。蒼蠅繞着窗子嗡嗡地叫。遠遠的電話的鈴聲像蚊子般營營而鳴地響着。勤務兵把雷細特尼慈基帶到團長的屋子裏去。在門檻旁邊，他們遇見冷冷等着他的團長。

——我是團長——當他知道雷細特尼慈基是奉命來到這裏的時候，他這樣告訴他。默然地用手示意，引他進屋子來。

他隨手關上了門，用了說不出來的不耐煩的樣子，拿手摸了摸他的頭髮，於是沒有韻節的聲調，軟軟地說：

——旅部的人昨天晚上通知我說，你已經在路上。請坐。

他問着雷細特尼慈基以前的職務，最近京城的消息，途中的狀況；在他們簡短的談話中。他沒有抬起他那大而疲乏的眼睛，看過雷細特尼慈基一次。

——他一定是前線上遇到很大的困難，弄得這樣死般的疲倦的樣子——雷細特
尼慈基同情地想，他看着團長那高而聰明的前額。團長用手摸摸鼻樑說：

——好，你去吧，和軍官們見見面去。你要原諒我。我已經跑了三天，沒有睡覺了。在我們這死洞裏，除了打牌喝酒以外，再也沒有什麼可做的了。

雷細特尼慈基行了一個軍禮，在他的微笑的後面，藏着輕視的神氣。他出去了，不愉快地回憶着和他第一次會面的軍官，是團長疲乏的神情和他那寬下巴上的傷疤，都攪亂着他，諷刺代替了他的敬意。

十五

雷細特尼慈基的那一師團，得了命令從前線調回來了，開往司特爾河，在靠近羅維士慈鎮，攻擊敵人的後方去。

雷細特尼慈基和軍官們僅僅住了幾天，便和他們絕了緣。他很快地就被派到前

線去。在他的心理上却感到一種愉快並且恢復了以前的和平的安眠。

佔據河岸的工作，得到了燦爛的結果。師團把敵方龐大的集中的左翼兵力攻破了，並且深入了他們的後方。羅維士慈的奧大利人企圖用騎兵的助力來反攻，可是哥薩克炮兵用了流散彈擊退了他們，敵軍的中隊很亂地退却了。哥薩克騎兵用了很密的機關鎗掃射，並且用哥薩克的騎兵來追趕他們。

雷細特尼慈基帶了團部前進迎擊了。在他的屬下第三隊，損失了一個被殺的哥薩克和四個受傷的。雷細特尼慈基裝着表面的安靜，經過羅士却諾夫的旁邊，他打算儘可能的不聽見他那呻吟的聲音。羅士却諾夫——其中的一個年青的鷹爪鼻的科特斯庫鎮的哥薩克，被壓在他的死馬底下，他受了傷，靜靜地躺在地下呻吟着，祈求着哥薩克經過他的旁邊。

——親愛的弟兄們，不要離開我，把我扶起來吧，弟兄們……

他的低弱的痛苦的聲音，衰弱地傳播。可是在經過他的哥薩克們的心裏，並沒

有感到這是一種悲哀的而又可憐的情形；有更高的可惡的念頭，殘忍地驅使他們擊入下馬。隊伍奔馳前進了。在半俄里遠的地方，擊敗的匈牙利的騎兵中隊全部的退却了，在他們中間，到處看得見敵人步兵淡綠色的軍裝。一個澳大利的運輸兵，從小山峯爬上去。在他的上面，浮着乳色的流散彈的煙霧。左邊的砲隊，目標集中在這個運輸兵射擊。雷般的聲音包圍了這戰場。並且森林裏發出回音來。

上尉薩夫羅諾夫帶着一部份人走着，他命令隊伍『跑步』，於是三個連隊散開了快跑着。騎士下面的馬匹搖動着，馬沫像黃粉色的花，從牠們的嘴裏落下來。

這一夜，他們在一個小村莊上住下了。

十二個軍官擠在一間小房子裏，他們帶了極端的疲乏和饑餓睡下去了。半夜裏。伙夫才來。馬弁朱波夫端來了一鍋菜湯，油料的香氣驚醒了軍官們。沒有幾分鐘，他們帶了睡意地把湯狼吞虎嚥地吃光了。他們沒有談上三句話，就決定了要休息兩天，以補償這次作戰的疲乏。在『晚』餐以後，他們的睡意完全消失了。他們

躺在舖在稻草上的大衣裏，談着話，吸着煙。

副連長卡爾梅珂夫是一個像圓筒般的小軍官。他的臉和他的名字一樣，有着蒙古種的神氣，他兇惡地演着手勢，他說：

——這戰爭不是爲我的。我晚生了四百年，你知道嗎？波葉特——他向連長爾新茨夫說，把「波瑤特」唸成「波葉特」——我不能活到戰爭完結的時候。

——丟下你的猜想吧——波瑤特在大衣裏小聲地說。

——這不是猜想，這是我命運的終點。我有遺傳病，真的，憑上帝起誓，所以我在這裏是無用的。當我們今天打仗的時候，我瘋狂地抖了。我不能把握我自己，我也看不見敵人，我可怕地感到恐怖。他們在幾里外射擊你，而你騎在馬上在草地上走着，像糊塗蟲似的。

——我在庫拍爾克看見了奧大利的榴彈砲，你們誰看見過嗎，先生們？——連長阿它曼出珂夫問。他從罐頭裏拿出肉來，對進了他那英國式的鬍子底下的嘴裏放

進去。

——真是好砲，機件很好，完全是現代式的——馬弁朱波夫一面端着第二鍋菜湯，一面小心地說。

——我看見了。大家都說不壞，可是據我看來，也就是一尊砲而已。

——我不能不討厭在現在的時候，還用古代的作戰方法來打仗——卡爾梅珂夫繼續着說，他轉向雷細特尼慈基的臉——在現代——我們在戰場上還用刀把敵人砍成兩段。我明白了，這就是武器。但是鬼才能夠明白爲什麼？

——在將來的戰爭中，騎兵是沒有用處的。

——很對，在戰場上這東西是一定要廢除的。

——我們就這樣幻想吧。

——這是可能的。

——聽着，其爾新茨夫，我們不能用機器代替人類，你說得太遠了。

——我並沒有指人說，我說的是馬，它可以用汽車或機器腳踏車來代替的。

——我正在幻想一個摩托化的騎兵中隊。

——這全都是蠢話——卡爾梅珂夫興奮地插嘴——馬還得替軍隊服務的。你們都是反常的幻想！我們不能知道二百年或三百年以後的戰爭是怎樣，可是現在，在每種情形中，騎兵是……

——當戰場上都挖了戰壕的時候，騎兵還有什麼用呢？頓河人得米特里，請你告訴我！

——他們可以衝過戰壕，突破重圍，抄到敵人的後方，這就是騎兵的功用。

——廢話！

——好了，到時候再看吧，先生們。

——我們，睡覺吧！

——請聽着，請停止你們的爭論，時間會知道這些的。大家都要睡覺了。

熱烈的爭論熄滅了。有一個睡在大衣裏發鼾聲。雷細特尼慈基沒有參加這個爭論。他臉向着天花板躺着，呼吸着在他身旁的稻草的陳燥的氣味。卡爾梅珂夫在胸前畫了十字架，和他并排地躺下了。

——你應該和志願兵班初克說話！他是你們隊裏的，是個有趣的年青人！

——什麼？——雷細特尼慈基轉過來向着卡爾梅珂夫問。

——他是俄國種的哥薩克，在莫斯科住過，是一個普通工人，可是他對於機關鎗的事情很有興趣，而且是個第一流機關鎗手。

——我們睡覺吧！——雷細特尼慈基說。

——也許是——卡爾梅珂夫想到了自己的什麼事，他同意地說。他動着他的脚指，犯了罪似的繃了眉頭——您連長，請原諒，從我脚上發出來的氣味……您知道嗎？我們是三個星期沒有洗過澡也沒有脫衣服睡過，汗把我們的襪子都鏽上了……這真是件醜事。您一定知道，哥薩克是需要一個裁縫的。

——請便吧——雷細特尼慈基在夢中，似答覆而非答覆地說。

雷細特尼慈基完全忘記了卡爾梅珂夫和他的談話。幾天後，他無意中遇到班初克。雷細特尼慈基奉了團長的命令要在天剛亮的時候，去做偵察工作，必要時可以和開到左翼去的步兵團取得連絡。於是他在拂曉的時候，蹣跚地到院子裏喊醒了熟睡的哥薩克們。他命令小隊長：

——替我挑選五個哥薩克回去。快點預備我的馬。快點。

五分鐘以後，當他等着弟兄們集合的時候，一個短小精幹的哥薩克，來到小草屋的門口。

——先生——他向吸着雪茄烟的雷細特尼慈基說——隊長不許我同您一同去，因為還沒有輪到我的班。您可以允許我回去嗎？

——你自己要求勤務嗎？或者是因為要擢升嗎？——雷細特尼慈基問，試想從黑暗中看清楚他的臉。

——我什麼也沒有想。

——好，跟我去吧……——雷細特尼慈基想了想，站起來。

——噯，你——哥薩克走了，他在後面喊——回來。哥薩克又轉回來了。

——你去告訴班長……

——我的名字叫班初克——哥薩克打斷了他的話。

——志願兵麼？

——是，先生。

——去告訴班長——從失措中回復過來，雷細特尼慈基整理他的衣服。——班初克，請你去告訴班長……噯，不用了，你去吧，我自己告訴他。

黑暗漸漸地消失了。小隊向一個小村前進看，他們經過了防線和哨兵，按着小村的地圖上，決定了他們的方向。

走了半里路以後，雷細特尼慈基把馬放慢了。

——志願兵班初克！

——有。

——請你把馬放過來和我並肩走。

班初克騎着那劣種馬和連長的純種馬並排地走着。

——你是什麼地方人？——雷細特尼慈基問，看了看哥薩克的側面。

諾窩契爾卡斯科人。

——可我知道你因為什麼原因逼迫你加入志願兵的嗎？

——當然可以——他很自然地微笑着答覆。他那黃綠色的眼睛，不露眼地凝視

着——我對於戰爭的技術很感到興趣，所以我願意這樣做。

——有現成的軍事學校可以完成這種願望。

——是有。

——那麼你為什麼這樣做呢？

——我要先從實踐上學習，然後再去學理論的。

——戰爭以前，你的職業是什麼？

——工人。

——你在什麼地方做過工？

——在彼得堡，頓河沿岸的羅斯陀夫，和吐爾的兵工廠。我希望我能夠請求轉入機關鎗隊去。

——你對機關鎗有什麼知識？

——我能使用：Bartier, Madsen, Maxim, Hofahkiss, Vickers, Lewis 和其他種類的機關鎗。

——好，我以後對團長說。

——謝謝你。

雷細特尼慈基又看看斑初克短小粗壯的身段，使他想起頓河的軟木樹：「除了

他那和他的視線相遇的一雙貼在頰上的，剛毅的眼睛，能夠和在他周圍的哥薩克們之中區別出來以外，其餘都是平凡的，灰色的，粗糙的，沒有特別的表徵。

他不常笑。他的兩片唇，彎成弓形。他的眼睛並不因為微笑而變得和軟，但是總是保持着一种不十分亮的光茫。他的整個的身體是很粗暴的冷淡和無情。他簡直是軟木樹——鐵般的無情的長在頓河上的，灰白色的沒有肥料的荒野地上的軟木樹。

他們默默地騎着走了一會兒。斑初克把寬大的手掌，按在綠色的馬鞍弓上。雷細特尼慈基揀了一枝烟，就着斑初克手裏的火柴燃着了，他嗅到斑初克的手上有馬汗的臭味，他的手背上生了一層褐色的馬毛般的密毛。雷細特尼慈基感到不願意去撫摸它一下。他從嘴裏吐了一口煙，說：

——你再找一個哥薩克，沿着這條路從小林向左邊走。看見嗎？

——是。

——假如在半里路以內看不到我們的步兵隊伍，那就回來。

——是。

他們很快的跑去，在一個叢生着可愛的小白楊樹林裏的路角站下了。在它們的外面，使人不愉快的黃色的松枝遮着了他們的視線。小林旁邊有奧大利亞的輸送隊經過，在遠遠的左邊，砲隊的砲聲隆隆地響着，可是這白楊樹叢林裏有一種不可描寫的幽靜。大地吸飲着豐富的露珠，草已經變成玫瑰紅的顏色，充滿着秋天的將死的色調。

雷細特尼慈基靠着白楊樹站立，拿出望遠鏡來向樹林外邊看着動靜。在他那蜜色的刀鞘上，落着一個張着小翅的蜜蜂。

——蠢貨——斑初克低聲而可憐地說，好像等着蜜蜂的回答似的。

——什麼？——雷細特尼慈基從眼上拿開了望遠鏡。

斑初克以眼示意，似乎說：『那是一個蜜蜂。』雷細特尼慈基笑了。

——它的蜜是苦的呢，你怎麼想的？

不是斑初克回答他，是從遠遠的松樹的矮林裏穿出一隻喜鵲，吱吱地打破了沈靜。一顆子彈從白楊樹叢裏射出來，折斷一根樹枝，打在雷細特尼慈基的馬頭上。

他們伏在馬背上，一面喊着向村裏跑，一面用鞭子打着馬。奧大利的機關鎗在他們的後面密密地射着，子彈帶子很快地一條一條空下來。

雷細特尼慈基每次遇到斑初克，總看到在他的剛強的眼睛裏，永遠帶着一種發光茫的剛毅的慾望。同時在他的平凡的臉上，置着一層人們不可捉摸的神秘的影子。每當斑初克說話的時候，在他那剛毅的唇上，掛着微笑。好像是在他的內心裏是彎曲地藏着他自己的一定的真理。他已經轉到機關鎗隊去了。十天以後，（團部已經調在後方休息去了。）雷細特尼慈基在向團長那裏去的路上——一個被焚過的草棚旁邊，遇着了對他揮着瘦骨頭左手的斑初克。

——嘍，志願兵！

斑初克轉過頭來行了軍禮，站在旁邊。

——你到那裏去？——雷細特尼茲基問。

——到總司令那裏去。

——那麼我們是一路的。

——也許。

他們在被毀壞了的村子的路上，默然走了一會兒。在一間沒有主人的院子裏，軍隊住在裏面，騎兵隊從門口經過。路中央冒着煙，那裏正在造飯。後面擠了許多哥薩克。天空中飄着潮濕的水蒸氣。

——嘍，你從戰事上學到了什麼？——雷細特尼茲基問，斜着眼睛看那落在後面的斑初克。

——是……也許學了一點。

——戰後你打算要做什麼？——雷細特尼慈基的眼睛，看着那生滿了馬毛的手。

——播了什麼種，就收穫什麼。我……等着看。——斑初克的一隻眼睛動了一下。

——你的話怎樣解釋呢？

——你知道嗎？連長。有一句俗話：『播了風的種，一定收穫狂風』，就是這樣。

——你最好不用雙關語，不是更明白些嗎？

——這已經很明白了。請原諒，連長。我得向左去。——斑初克把他的手指放到哥薩克的帽邊上。向左轉去了。

雷細特尼慈基很久很久地用目光送着他，聳了聳肩。『他是那種人呢，有什麼打算呢，或者是一個普通人而有怪性情的呢？』——他很興奮地想着，走進了圍長

的粗陋的小土房子。

十六

第二次第三次的徵兵，把哥薩克們都帶走了。頓河沿岸的鎮上和村落上，已經剩了很少的人了，好像全頓河人都割草和收穫去了一樣。

但是邊境上這年的收穫是非常悲慘：死亡把工人們捉去了，很多不加修飾的哥薩克的女人，唱着別離的歌：「我的親愛的……爲了誰你離開我？……」

可愛的頭顱躺在四處八方，哥薩克的赤血，傾瀉般的流着。在奧大利，在波蘭，在普魯士，玻璃般的死的眼睛像是睡不醒一樣的在砲台底下腐爛着，唱着輓歌……東風不能把他們妻子的和母親的哭聲，吹到他們的耳朵裏。

哥薩克們永世地離開了他們的草房子，在悲慘的世界裏伴着死亡。

一個愉快的九月裏的天氣，在塔塔爾斯科的天上飄着一層薄而美麗的棉花般

的乳色的細紗。太陽像一個貧血的鯨夫，天空充滿了老處女般傲慢的不很純潔的藍色。在頓河外的面，樹枝像生了黃病似的，樹葉落着它們那已經是稀少的各色的葉子，只有棕樹還很快樂，放着他那像喜鵲眼睛般的綠色。

這一天潘特雷葉·普羅珂非維慈·梅爾葉珂夫收到了從軍隊裏寄來的信。董亞士珂在郵局拿到這封信，那個老郵長向她鞠了一躬，搖着他那老而禿的頭皮，兩隻手像犯了罪而懺悔地伸開，要求赦免地對着她。

——請原諒我，憑上帝的仁慈，原諒我拆看了這封信。你告訴你的父親：菲爾斯·西得羅維慈看了這封信，因為我很急迫地需要知道前線的軍情是怎樣。原諒我並且請求把我的話告訴潘特雷葉·普羅珂非維慈。

以後他似乎很苦惱地和董亞士珂一同走出公事房，他並沒有知道自已的鼻子上還有墨水。

——請不要生氣，原諒我，看上帝的仁慈，因為我們好像是朋友——他在董亞

士珂的後面嚙着，還鞠了一個躬。

董亞士珂好像得了預兆似的驚慌地回到家裏，她把那信藏在懷裏，摸撫了好久。

——快點，你……——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慈說，一隻手撫弄着他的鬍鬚。

當董亞士珂從口袋裏慌忙地拿出這封信來的時候，她失去呼吸般地說：

——郵長告訴我，說他看了這封信，並且希望你不要生他的氣，而且原諒他。

——鬼捉他去！從格黎沙那裏來的嗎？——他對着董亞士珂的臉，急喘着氣問

——從格黎高里那裏，不能，是從波瑞特羅那裏來的嗎？

——爸爸，不是……我不知道這寫信的人。

——讀吧！——衣列尼慈娜喊了，她跌蹠地坐到凳子上。近來她的腿給她的麻

煩太多了，腫了，走路很困難。

娜達爾亞很忙地從院子裏跑了進來，在爐子旁邊站下來，兩隻手抱着前胸，她

歪着她的頭，唇上有一種像太陽光似的微笑。她等待着，是繼續希望着格黎高里的消息，或者最低限度，爲了報償她的誠心和貞節在他的信上提到她呢。

——達爾亞在那裏？老太婆小聲地說。

閉嘴！——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慈嚷了，睜大了他的圓眼睛，轉向董亞

土珂……讀！

——「我告訴你……」——董亞土珂開始了，於是，她從凳子上跌下來，大聲地喊起來了：

——爸爸……啊，媽媽！我們的格黎沙……啊！啊！……格黎沙……打死了。

一個小蜜蜂在半死的爬藤草上嗡嗡地鳴着，它不時撞着窗子。院子裏的雞，和平而滿足地叫着。從敞着的門外，傳來了鐘聲和小孩子的笑聲。

在娜達爾亞的臉上，立刻罩上一種很可怕的顫慄，雖然在她發抖的唇上，笑影還沒有消失。

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茲抬起好像是中了風的頭，看着在地下轉滾的董亞士，她是精神錯亂了。

「我必需告訴你，你的兒子，頓河哥薩克第十二團的哥薩克格黎高里·潘特雷葉維茲·梅爾葉珂夫已於八月十六日夜半，在卡敏克·司特羅米魯窩戰死了。他是爲勇敢而死的，這也許可以補償你不可挽回的損失。他的東西交給他的哥哥梅爾葉珂夫·波瑤特羅保存。馬留在團部裏。

第四連連長副官波爾珂夫尼珂夫書於戰地

軍中，一九一四年八月十八日。」

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茲自從得到格黎高里的死信後，他突然的憔悴了。在親人的眼睛裏，他明顯的一天一天地衰老了。他的記憶力失去了，他的意識也糊塗了。他走起路來彎着背，臉上發着鐵黑色。在他的圓眼睛裏，射着狂熱的油般的光芒。這些都是在訴說他心靈中的痛苦。

他把那封信藏在聖像下面，並且一天幾次地到前庭去，做手勢般地叫董亞士珂。

——到我這裏來！

她走過去了。

你去把關於格黎高里的那封信拿來，讀給我聽！——他說着，很小心地看着屋內悲哀的依列尼慈娜——你輕點讀，像給你自已讀一樣——他伶俐地向門裏擠了一下眼睛——輕點讀，不然媽媽……真可憐……

董亞士珂流着眼淚，讀了第一句，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慈像按了公式和每次一樣地蹲了下去，坐在腳跟上，搖着他那馬蹄般的黑手掌。

——停住，以下的我知道了……拿走吧，放在聖像下面……你輕點，不然媽媽……——他又是示意地對屋裏擠了一眼，他的臉扭歪着，像燒毀的樹皮一樣。

他開始蒼老了，那光彩奪目的斑白的頭髮，很快地鋪滿了他的頭，並且捲成縷

校般地連到他的鬍子。他變成貪婪的多食的狀態。

過了超渡亡魂後第九天，梅爾葉珂夫請了牧師威薩立昂和他們的親友們，到家裏來參加紀念戰死的格黎高里的食事。

潘特雷葉吃得很快而且貪多。在他的鬍子上掛了一條鬆着的粉條。近幾天來很小心地悲哀地看護他的依列尼慈娜哭了。

——父親，你怎麼啦？——

——怎麼？——老人很煩惱，從他的食器上，抬起了那軟片的眼皮。

依列尼慈娜搖搖手，回過頭去，用手帕擦着眼淚。

——爸爸，看你好像三天沒有吃過東西似的——達爾亞生氣地說，翻了一下她的眼睛。

——我吃，甚麼？啊！甚麼，我不能……——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茲生氣了，他失望地看了看掉子四面的人，咬着他的嘴唇，繃了眉頭，默然地，什麼人的

問話也不答覆。

——你自己這樣苦痛是沒有必要的，普羅珂菲維慈，這樣憂愁有什麼好處？——在最後一道菜的時候，牧師威薩立昂打算勸他——你的兒子格黎高里的死是神聖的，不要和上帝生氣，老年人。你的兒子是爲了皇帝和祖國的光榮而死的。你，這是罪惡，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慈，這是你的罪惡……上帝是不能原諒你的。

——正是這樣，神聖的上帝，這是我的痛苦。『他是爲勇敢而死』軍官在信上是這樣寫着的。

他一手扶着門檻，一面吻着牧師的手。自從接到格黎高里的死信後，這是他第一次流眼淚。他的身體抖得很利害。

從這天起，努力使他恢復自己的克制，并且從這一打擊中蘇醒一點了。

每一個人都是安慰自己的悲哀。娜達爾亞聽見董亞士珂說了格黎高里死了以後，她很快地跑到院子裏。『自殺吧！我現在什麼事都完了，快點吧！』——這念

頭像火般地燃燒着她。她在達爾亞懷中掙扎着，以後就快樂地失了知覺。幾分鐘後，等她清醒的時候，她強烈地回到她自己的境遇。過了一星期的昏沉生活，她又恢復到慘淡的，安靜的，慘變的世界裏來……一種看不見的死屍，在梅爾葉珂夫家作祟，使他們都呼吸於腐爛的空氣中生活着。

十七

梅爾葉珂夫的家，在得到格黎高里的死信後的第十二天，同時收到波瑞特羅寄來的兩封信。董亞士珂在郵局裏都把它讀過了。她一路上像一片羽毛在風裏飄着一樣，毫無阻礙地跑到了家。她跪在家門口的籬笆上，帶了一種不可描寫的混亂的情緒跑進門去。

——格黎沙還活着！……我們親愛的還活着……——她遠遠地就喊着——波瑞特羅寫來的！……格黎沙受傷了，但是他沒有死！……他活着，活着……

波瑤特羅二十號的信是這樣寫着：

祝福你們，我的親愛的父親和母親。我要告訴你們，上帝賜還了我們的格黎沙的靈魂。現在感謝上帝，他還活着而且很好，這些都是我們的願望，是上帝賜給他的。在卡敏克·司特羅米魯窩鎮，他們和敵軍接觸了。在攻擊中，他同隊的哥薩克們看見他被匈牙利輕騎兵的腰刀刺傷，從馬上墮下來，以後我就沒有聽見說什麼，我向別人打聽，也沒有人知道。後來密沙珂士瓦葉告訴我——他因為有事到我們這裏來的，他說，格黎高里受傷以後，在地上爬着，直爬了半夜，他靠着天上的星光認路的。後來他爬到一個我方的受傷的軍官旁邊，他是龍騎兵團的副官，在肚子上和腿上受了傷。格黎高里背着 he 走了六俄里。因為這個，他得了十字勳章，并且擢升到小隊長。他的傷並不重，傷在他的頭上，傷了皮，他從馬上墮下來碰傷點。密沙說，他不久就可以到前線來。請原諒我寫得不好，因為是在馬上寫的。

在波璐特羅第二封信裏寫着，請求給他寄點自己果園裏的櫻桃乾。並且希望家裏不要忘了他，比平常要更多的寫信給他。在最後，他罵了格黎高里一頓。他聽見哥薩克們說，格黎高里不好好地撫養他的馬，所以他很生氣，因為那匹栗色馬是屬於他的。他請求父親寫信教訓格黎高里一頓。

在他的信裏，還有這麼一段：

『這消息是我從哥薩克們那裏聽來的。假如他還不好好撫養那匹馬的話，等我看見他的時候我一定把他鼻子打出血來，雖然他已經是有個勳章的騎兵了……』

波璐特羅在信尾上，問了無數的好，在字裏行間，好像是被雨淋濕過似的，發着一種汗的氣味。看起來，波璐特羅是很爲職務而忙碌。

爲了一種意想不到的快樂，使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慈的臉變得既奇怪又難看。他把兩封信帶在身上，滿村子裏走。他在每一個識字的人面前站住，強迫他們

讀這兩封信——他並不是爲自己，而是把這好消息，送到全村去。

——呵哈！你知道我的格黎沙麼？——讀信的人唸到波瑤特羅描寫格黎高里怎樣把受傷的軍官帶着走了六俄里的功績時，他舉起那馬蹄般的手來。

——在我們全村上，他是第一個得十字勳章的人——老人驕驕地說，將信拿了過來，放在帽子裏，再找別人去讀了。

甚至於塞爾蓋葉·柏拉陀諾威慈也出來了。看見老人經過他的窗子，把他的帽子除下來。

——請進來，普羅珂菲維慈。

他用那白胖的手握着老人的黑粗的拳頭說：

——恭喜你。恭喜你……有這樣的兒子是值得驕傲的。我在報紙上讀到他的功績。

——報紙上都有了嗎？——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慈驚訝得臉上痙攣起來。

——是的，我讀過了。

塞爾蓋葉·柏拉陀諾威慈親自拿了上等的土耳其烟草，並且裝了一口袋貴重的巧克力，連分量都沒有秤，就交給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慈說：

——你要是給格黎高里·潘特雷葉維慈寄包裹的時候，把這個給他帶去，並且替我問好。

——我的上帝，格黎沙有多麼光榮……全村子都在講究他……我算活着看見了？……——老人喃喃地說，走下塞爾蓋葉·柏拉陀諾威慈商店的階梯。他用袖子擦去流到頰上的眼淚想着：「我老了，我是這樣的衰弱，眼淚太容易流出來……唉，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慈、潘特雷葉。活着還有什麼用呢？我從前康健得像石頭一樣，負上二百五十斤的擔子，真像帶一根羽毛般的容易。可是現在呢？這都是格黎沙弄得我這樣的……」

他在街上跛着，把糖口袋抱在胸前。又想到波瑤特羅信上的話，飄飄然躡進他

的腦子裏，他猜想格黎高里受傷的時候，一定像一個泥裏的小雞。這時候，他遇到格黎高里的岳父密浪。格黎高里葉威慈。他向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慈打招呼。

——嚶，潘特雷葉親家，等一會。

他們兩個人自從宣戰那天起，彼此就沒有遇到過。自從格黎高里離開家裏以後，在他們之間，勉強地維持着一種非友誼的親屬關係。密浪驚奇而且生氣，娜達爾亞爲什麼屈服在格黎高里之下，並且同樣地希望她的父親也忍耐和屈服呢？

——不要臉的母狗——他在家裏會這樣地罵過娜達爾亞——在家裏和父親住着有什麼不好，偏要到公婆那裏去。她覺得那裏的麵包甜些嗎。爲了她，做父親的受人家的閒話，在人面前看臉色。

密浪·格黎高里葉威慈走到潘特雷葉面前，伸出他那樹樹色的彎曲的手。

——近來怎樣？親家。

——託福上帝……

——你從商店裏買東西回來嗎？

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慈放下他那隻開着的右手，搖了搖頭。

——不是，親家。這是送給我們的英雄的禮物。塞爾蓋葉·柏拉陀諾威慈在報紙上讀到了英雄的偉績，送他一點好煙草和糖果。我走了，他說：『對我們的英雄爲我問好，並且把這個寄給他』你知道嗎？眼淚從他的眼睛裏掉下來——老人誇張地說，一隻手拿着糖果，凝視着密浪·格黎高里的臉，企圖發現他的話得到什麼反應。

在密浪的睫毛下，照出一道游動的陰影，他的眼睛向下看着，臉上凝着卑視的微笑。

——這麼一回事啊！——珂爾舒諾夫冷冷地說，過了街向籬笆那裏走去。

潘特雷葉·普羅珂菲威慈慌張地跟在他後面，打開糖果袋，憤怒使他發抖。

——這裏，吃一點糖吧，它和蜜一樣甜——他走向珂爾舒諾夫惡意地說——噲

嚐着，我用你的女婿的名義招待你的……你的生活一點也不甜，所以不可不嚐一塊……可是你的兒子日後也能替你爭到光榮，也許他不能……

——用不着管我的生活……我自己知道得很明白。

——嚐一塊吧！和我客氣點——他彎着腰，過分地親熱繞到珂爾舒諾夫的前面，在他的手指間夾了一塊很細的銀色的紙包糖。

——我們不歡喜甜的東西——密浪·格黎高里葉維慈把他的手推開。——我們不習慣張開嘴吃人家的東西，而你，親家，爲自己的兒子到處求施捨去，是對你很不妥當的，如果你需要什麼東西，到我這裏來，我會給女婿預備好的……娜達爾亞吃了你們的麵包，我們也可以補償你所缺少的東西。

——這些是他送的。我們家裏不論什麼時候沒有一個人向誰求過施捨，別這樣胡說。親家，你滿嘴鬼話，你太驕傲了！……親家，你是太驕傲了！……也許就是因爲你有錢，你的女兒才到我們家來的，是嗎？

——等着——密浪·格黎高里葉維慈慎重地說——沒有什麼值得吵嘴的，我不是爲和你吵嘴而招呼你的。你靜一下，親家，我是有事來和你談談的。

——我們沒有什麼事好談的。

——我們有值得談的。我們同走吧。

密浪·格黎高里葉維慈拉着潘特雷葉的袖子，把他拖到一條小路上，到草原去了。

——有什麼事？——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慈兇惡地問。他把大衣鋪在身下，斜看着珂爾舒諾夫的蒼白的臉，他正在小溝的沿上坐下，拿出那陳舊的煙袋。

——普羅珂菲維慈，鬼才知道你爲什麼像一隻雄雞似的和我吵嘴，這是很不好的事情，是不是？我要知道——他的聲音變得強硬而莊嚴的調子——你的兒子這樣對待娜達爾亞打算到什麼時候爲止呢？你告訴我。

——這個你應該問他去，不該問我。

——我沒有什麼可以問他，你是你們家裏的主人，所以我要和你說話。

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茲從口袋裏拿出糖來，巧克力像軟泥似的黏滿了他的手指，他就在褐色的溝沿的泥土上擦着他的手掌。從口袋裏拿出土耳其的煙草，靜靜的捲成一枝煙。把口袋遞給了他的親家。默然地吸着煙。密浪·格黎高里葉維茲不會考慮地接了過來，用莫珂夫的禮物——土耳其煙草捲了一枝煙吸着。在他們之間，雲般的烟，掛在他們的胸前，像柔軟的飛着的薄紗，鋪展在空間，飄浮在風裏。

安靜的和平的九月，仍然帶着不可描寫的甜蜜。天空已經不像夏日那般發着光輝了，竟是蒙着一層朦朧的淡青色。上帝才知道從什麼地方吹來沙沙作響的乾蘋果樹葉聲，鋪滿了小溝。小山峯上的小徑，已經看不很清了——它是被行人踏成的，是節日中人們去散步，或經過去做工的人們漸漸踏成的；正像朝晨從地平線上出現的一線陽光。現在已經看不出行人的腳跡，微微揚起的塵土，把它蓋住了。

煙草軟得很，像草一樣——密浪·格黎高里葉維慈噴了一口煙說。

是有點軟，可是很輕快——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慈半同意地說。

答覆我，親家——珂爾舒諾夫滅了煙，細聲說。

格黎高里對於這件事，在他的來信上什麼也沒說。他受傷了。

——這個我聽見了……

——將來怎樣，我不知道。也許他會被打死的，那還有什麼可說？

——這是什麼話，親家——密浪·格黎高里葉維慈失望地霎了一下眼睛。——

她現在活着不是姑娘，不是婦人，也不是寡婦，這樣人家是會看不起她的。我要知道是這樣的情形，親家，我就連門檻也不讓媒人進來！這是什麼樣子！唉，親家……

……誰都愛自己的孩子，血比水要濃厚點呵……

——我有什麼辦法呢？……——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慈抑制他的氣憤說：

——你告訴我，難道我願意我的兒子從家裏跑出去嗎？這於我有什麼好處呢？

——你給他寫封信——密浪·格黎高里葉維慈命令地說，用他那黑色的手指，把塵土拂到溝裏去。——叫他對於這件事負責地給我一個答覆。

他和那個女人都有了孩子了。

——他也可以和這個女人有孩子的呀——珂爾舒諾夫叫起來了——你們能夠這樣對待一個活人嗎？啊……她已經自殺過，毀壞了自己……：你要把她攆到墳墓裏去嗎？啊。他的心，心呀——密浪·格黎高里葉維慈生氣地叫着，一隻手抓着自己的前襟，一隻手拉着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茲的大衣角——他是一顆狼心嗎？

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茲喘着氣轉過頭去。

——這個女人如此地愛他，除了他，她什麼生活都沒有了。她在你們家真是農奴嗎？

——我們待她比親人還好些！你閉着嘴！——潘特雷葉·普羅珂菲維茲怒吼地站了起來。

他們沒有告別地分散了，各向不同的方向走了。

十八

當衝脫了它的常軌的時候，生命就迸裂成無數的河流。很難預料它要叛逆般地或是洶曲般地奔流出去。今天這裏也許是看得見暗沙的淺灘，而明天却變成了滿滿的潮水了。

突然地，娜達爾亞決定要到亞格德諾葉莊園去找阿珂新亞。要向她解釋，請求她給還她的格黎高里。在娜達爾亞那方面，似乎許多事情的命運全都靠在阿珂新亞身上。假如她能夠把格黎高里從她那裏要回來，有了他，她可以創造自己的快樂。她並沒有考慮到這是不可能的——阿珂新亞怎麼能接受她那陌生的請求。她完全憑了主觀的意識，打算用她自己所決定的態度去感化她，越快越好。在月底，他們收到了格黎高里的信：他對他的父母請安以後，他又給娜達爾亞問好，並且對她表

示敬意。不論是什麼原因使格黎高里要這樣做，這總是娜達爾亞所需要的刺激，使她決定要在下星期日到阿珂新亞那裏去。

——你到那裏去，娜達莎？
董亞士珂問她，看着在小鏡子前修飾的娜達爾亞。

——看看我家裏的人去——娜達爾亞撒謊，因為她是生平第一次走向絕大的忍耐，嚐試可怕的規勸而臉紅了。

——你早點回來，好嗎？我們可以在黃昏的時候到村場上去走走——達爾亞提醒她說——晚上回來嗎？

——我不知道，沒有一定。

——你這小傢伙，我們不過是丈夫不在家的時候才出去——達爾亞擠了一下眼，在鏡子裏看着她那新的淡青色的繡花裙子。

在娜達爾亞的眼裏，近來達爾亞自從波瑤特羅走後，變得多了——她對於這個

年青婦人的不悅，已經消失了。她們之間生長了友誼，愉快地共同生活着——她的舉動和眼睛裏，都有一種不靜止的神氣。每逢星期日，她比從前更勤快地愛修飾了，晚上回來得很晚，常向娜達爾亞訴苦：

——真愁人呀，上帝……他們把成年的哥薩克都帶走了，留下來的都是老頭子，小孩和女人們。

——這與你有什麼關係呢？

——怎麼沒有——達爾亞說——到村場上去的時候，找不到可以談天的人。到風車那裏去，得一個人去，和公公一塊走真不願意呢。

她很活潑像很懂事似的，問娜達爾亞：

——你怎麼能夠抑止得住呢？親愛的，這麼久沒有哥薩克了。

——羞死你！你還有理智沒有——娜達爾亞臉紅了。

——你不覺得你有什麼慾望嗎？

——你說什麼？你才需要什麼慾望呢！

——我是需要的——達爾亞笑着，輕狂地抬了一下她那弓形的眉毛——爲什麼要隱藏着不說呢？我現在就是拖一個老頭子來也是好的。真的，您想，波瑤特羅離開我已經兩個月了。

——達爾亞，你會後悔的。

——住嘴，你是個莊重的老太婆！我們知道你是正經的，你是不許可這些的。

——沒有什麼許可不許可的。

達爾亞笑着，斜看了她一眼，咬着嘴唇說：

——有一次，我和其莫士珂·曼茨珂夫一塊坐着，他是村長的兒子。他坐着全身都出汗了。看得出來他很害怕，他把手偷偷地從我手裏抽開，他的手都發抖了。我靜靜地等着，真有點不耐煩了。他很年輕：乳毛未乾的小伙子，不過十六歲。我坐着不說話，他在我身上摸來摸去，小聲說：『晚上到我那裏去。』我就給他一

次——達爾亞愉快地笑了，又抬了一下眉毛。她的眼睛裏放着歡喜的光茫——我跳起來了：「呵，你就是這麼一回事。你這黃毛小子！你以為這樣就足以滿足我嗎？你最近是什麼時候玩過這個的？」我罵了他一頓。

娜達爾亞穿好了衣服，從屋裏出來。達爾亞追到前庭。

——你今天晚上替我開門，好不好？

——我恐怕要住在我家裏。

達爾亞躊躇着，用梳子在她的鼻子上劃了一下，搖着她的頭：

——好，你去吧！我不願意求董亞士珂，但是現在看起來又要她了。

娜達爾亞告訴了依列尼慈娜，她要回家去，就向街上走去了。村裏的人都從教堂裏出來，馬車喀喀地從市上向四方走遠了。娜達爾亞經過了一條小路，匆忙地爬上了小山，在山頂上，她回過頭來看，村莊躺在太陽光中，碎石的小屋是白色的，太陽在過高的工廠的頂上發亮，把白鐵屋頂曬得像熔化了的粗金屬一樣。

十九

戰爭也從亞格德諾葉拖去了許多人。自從溫亞民和蒂根走後，莊園比任何地方變得更寂寞更乏味了。阿珂新亞代替了溫亞民服侍老將軍，大屁股的胖子魯凱爾亞做了廚娘又加上了飼養家禽的工作。老薩士珂還是看馬和照顧果園。只是添了一個新的人，叫尼基鐵慈的哥薩克做馬車夫。

在這一年中，老主人比往年少種點果子，他添購了二十多匹馬，是爲了頓河的農務上的需要而添的。他常打獵。除非必要時，他很少離開莊園。他整個的時間，是和尼基鐵慈在打獵中消磨的。

阿珂新亞只收到幾封格黎高里的短信，他只說他還活着而且康健。爲了職務他很忙，也許認爲沒有必要，也許是不願意說到他的弱點；他的煩惱和寂寞一次也沒有提到過。他的信總是冷冷的，好像是應酬一樣。僅僅在最後一封信裏，他寫過這

樣的話：「……每一個時辰，我都在戰爭中，我已經厭倦戰爭了，死的恐怖在我的背上負着……」每一封信上，他都提到他的女孩。他叫阿珂新亞把關於他的女兒的事情告訴他一點：「告訴我，我的它紐莎近來怎樣，她好嗎？不久我還在夢裏，夢見她穿着寬大的紅衣衫。」

阿珂新亞勇敢地支持着這種別離。她把對格黎高里的整個的愛情，轉到她的女兒身上，尤其是她確信了這孩子確是格黎高里的時候。生命給予一種不可爭辯的證明：小姑娘深褐色的頭髮，變成了黑色和鬆曲的了。在那細長的肉縫中，露出她那黑色的眼睛。她一天一天酷像她的父親，就是她笑一下也是格黎高里的笑。她對於這孩子，有着熱烈的愛情，不像從前一樣，當她懷疑地走到小孩子旁邊，看看有點像特潘的時候那種隔膜的情緒了。

日子一天天地過着。每一天的末了，阿珂新亞的心裏總是被強烈的痛苦佔據着。爲了她所切愛的人兒的生命，焦慮像一枚針一樣畫以繼夜地刺在她的意識上。

只有在工作的時候，才能抑制一點，可是夜裏又像浪一般地湧上來了。她要避免因爲她的哭聲驚醒了孩子，拋棄了哭訴，乾流着眼淚，咬着她的手。心理上的痛苦，損壞了她的理智。她用手帕擦着眼淚。想着孩子的天真可愛：「格黎高里一定會從他的孩子感到我是怎樣地在渴念他。」

過了這天晚上，次日起身的時候，她似乎像癱了一樣。全部身體都發疼，像小鏟似的東西，不斷地捶着她的靜脈，悲哀潛伏在她發腫的唇角上。這一夜的渴念，阿珂新亞老了不少。

禮拜日的早晨，阿珂新亞給主人開完了早飯，就在廊下站着，看見門口來了一個女人。在白頭巾下面，他看見了一雙很面熟的眼睛，——那女人推開了門，走進院子來，阿珂新亞認得是娜達爾亞的時候，臉變白了。她慢慢地走過去迎着她。在娜達爾亞的鞋子上有一層路上的塵土。她站在那裏，那爲粗糙工作傷壞的大手，無生命地垂在她的兩邊，她急促地喘着氣，想把那殘傷的彎頸子伸直，但是沒有做

到。因爲這樣好像妨害了她左右盼顧的動作。

——我來看你的，阿珂新亞……——她乾燥的舌頭，在唇間打滾。

阿珂新亞迅速地朝屋裏窗子上瞅了一眼，默然地走到她住的那半間下房去。娜達爾亞在後面跟着，她只聽見阿珂新亞的衣服沙沙的響聲。

「也許是因爲天氣熱，耳朵裏發響？」——她自己想著。

阿珂新亞把娜達爾亞帶進屋子，就關上了門。她走到屋子中間，站在適相的地方，吞吞吐吐地開始說話了。

——你爲什麼到這裏來？——她幾乎是自語地問。

——我想喝點水……——娜達爾亞請求她，很迅速地注意到屋內的一切。

阿珂新亞等候她的回答，娜達爾亞很困難地提高了她的聲音。

——你奪去了我的丈夫……把格黎高里還給我！你……你毀壞了我的生命，你看，我現在變成什麼樣子了……

——還你丈夫？——阿珂新亞咬着牙齒說，她的聲音來得很尖銳，很快，像雨水打在石頭上一樣——還你丈夫？你這是和誰說話？你爲什麼到這裏來？……你對這事想得太晚了！……太晚了！

她看着她的情敵的臉的時候，她冷笑了。這裏站着的，是合法的，但是被棄的妻子，忍耐地壓制她的痛苦；她是最初拆散阿珂新亞和格黎高里的。阿珂新亞的流血般的痛苦，像一塊大石頭壓在她的心上一樣，當她沉沒在致命的痛苦裏面的時候，正是娜達爾亞和格黎高里相擁抱的時候，她無疑地會恥笑她——這個失敗的被棄的孀婦。

——你到這裏來，爲的是要我把他丟棄嗎？——阿珂新亞喘了一口氣——嘿，你，真夢想……你是第一個先從我這裏奪去了格黎高里！是你，而不是我……你會知道，我和他同居，你爲什麼還嫁他？我只收回我自己的，他是我的，我和他已經有了孩子，而你呢……

她像暴風雨般地恨她，看着娜達爾亞的眼睛，沒有秩序地亂揮着她的手，她的話像滾水般地傾瀉出來：

——我的格黎沙，我誰也不能給！他是我的！我的！你聽見了麼？我的！……你滾出去，你這淫亂的母狗，你不是他的妻，你想從孩子的父親那里奪去孩子嗎？哈哈！你爲什麼不早來？是，你爲什麼不早來？

娜達爾亞在旁邊的椅子上坐下，把頭伏在掌上，掩住她的臉。

——你丟了你的丈夫……不要這樣吵……

——除了格黎沙，我再沒有丈夫，世界上再沒有我的丈夫……

阿珂新亞覺得她的心中有着很利害的沒有發洩出來的仇恨，要藉以找出罵她一頓的機會，她看着娜達爾亞的頭巾下的黑頭髮。

——他需要你麼？你看，你的頸子都彎了。你想想，他還能要你嗎？他丟的是康健的你，他還會拾起這樣的你麼？我不能把格黎沙還給你！我的話完了！你滾

吧！

阿珂新亞好像是找到了掩護她的小窩。現在他能看見她眼前的一切，她看見了娜達爾亞，雖然她的頸子彎着，可是她還和從前一樣的美麗——她的兩頰和唇一樣的鮮紅，她並沒有因時間而改變——可是自己呢？在自己的眼角上，已佈滿了蜘蛛網般的縷紋，這都不是娜達爾亞的罪過麼？

——你想想，我能只希望憑嘴說就行了嗎？——娜達爾亞抬起她那痛苦的沉痛的眼睛。

——那麼爲什麼來的？——阿珂新亞喘氣地說。

——我的渴念使我來的。

他們的聲音驚醒了床上的小孩子。阿珂新亞的女兒哭了，她的母親把她抱起來面對窗子坐下放在膝蓋上。娜達爾亞看着孩子，四肢都顫慄了，一種悲痛抓住了她的喉嚨。孩子臉上的格黎高里的眼睛，很驚奇地看着她。

她搖擺地走出了院子。阿珂新亞沒有送她。不多時，老薩士珂走了進來。

——這是那裏來的女人？——他問着，顯然地，他已猜着一半了。

——我們村裏來的女人。

娜達爾亞向塔塔爾斯克村走回去，已經走了三俄里了，於是她就躺在草地上，渴念要把她壓成粉碎了，躺着，她什麼也沒有想……孩子臉上的格黎高里的溫和的黑色的眼睛，在她的面前閃動着。

二十

接觸以後的那夜的難言的疼痛，強烈地刺入格黎高里的記憶。在天亮以前，他恢復了知覺，在多刺的草原上，他動着他的臂膀，用手抓着地上的麥根，支持着頭上傷處的疼痛，他呻吟着。他用力將手抬到額上，他發現了在他那黑色的鬚髮上，凝了很多的血，直到額上。他用手摸了摸傷口，一種燃燒般的疼痛立刻刺了他，他

咬着牙根，仰天躺在地上。在他上面，被霜打過的葉子，玻璃般地噹噹響着。黑色的樹枝在深黑藍色的天空的背景下搖動。格黎高里定睛地看着，他看那些星星很陌生，青黃色的果子，掛在黑色的樹葉間。

格黎高里想回憶他所經過的是些什麼，可是他的疼痛的感覺，已不能允許他這樣做了！他用四肢爬起來，緊緊地咬着牙齒。疼痛像和他戲弄似的，使他的頭低了下去……他覺得他已經爬了很多的路了，他勇敢地回過頭看去——離開黑色的樹，僅五十步遠。他有一次爬過一個死屍，他用手支着頭，肘放在死屍的潮濕的肚子上。他因為流血太多了，弱得很。他哭了起來，像一個小孩子似的。他嚼着露水中的草，爲的是怕失了知覺。他在一個裝子彈的空箱子旁，扶着站了起來，他搖擺着站了很久，以後他走了。力量好像又回到他的身上來，他的脚步很硬地向東方走，他看着北斗星，找他的路。

在一棵樹旁，他因爲一種突然的聲音站住了。

——不要到這裏來，不然我要開槍了！

手槍聲響了一下。格黎高里向着槍聲那裏看去：在松樹旁邊斜靠着一個人。

——你是誰？——格黎高里問，他聽見自己的聲音好像是別人的聲音。

——俄國人？我的上帝……來吧！——那個人從松樹幹上溜到地上了。

格黎高里走到他的面前。

——你蹲下來。

——我不能了，

——爲什麼？

——我蹲下去，就再不能站起來了，我的頭上受了傷。

——你是那一團的？

——頓河第十二團。

——救我吧！哥薩克，……

——我要倒了，先生——（格黎高里看見了他的制服上有軍官的肩章。）

——至少你要把手給我。

格黎高里幫着軍官，使他站了起來。他們一同走了。軍官掛在他的手上，一步一步地沉重起來。他經過了壕溝，軍官拉着格黎高里的袖子，他的抖着的兩唇間，不連貫地發出聲音來：

——丟了我吧，哥薩克……我的傷……正在肚子上……

在他的眼鏡裏面的眼睛，發出慘淡的光。他張着久已沒有剃過的嘴，呼吸着。軍官昏過去了。格黎高里帶着他走，幾次地扶起來，他又跌下去。他二次丟了他，可是他又回轉來，把他帶走，搖搖擺擺地像在夢中似地走着。

早晨十一點的時候，他們被哨兵看見了，于是被送到軍醫站去。

沒有幾天，格黎高里偷偷地從軍醫站跑出來了。在路上他扯開他頭上帶了血跡的綑帶，拿在手中揮着解悶。

——你從那裏來？——當他回到團部司令部的時候，連長驚異地問，

——我來復職了，先生！

從連長那裏走開，他看見了隊長。

——我的馬呢？栗色的？

——噯，弟兄，它還是完整的，在那裏。我們才把奧大利人趕走。你怎麼樣？

我們都很銘感，你對帝國的光榮。

——你們很忙啊！——格黎高里笑了。

獎狀

爲給獎狀事查頓河哥薩克第十二團格黎高里·梅爾葉珂夫捨死援救騎兵第九

團副官活司塔夫·葛羅茲別爾格有功應頒給第四等十字勳章 此證

連隊住在卡敏克·司特魯米羅窩城已經兩天了，準備夜裏再前進。格黎高里回

到自己隊伍駐在地去看他的馬。他的衣服手巾等亂七八糟地塞在口袋裏。

——格黎高里，你的馬被人偷去了。——密沙·珂士瓦葉有罪地說——步兵在這裏駐扎過，他們偷去了。

——鬼跟了他們去，讓他們用去吧！我現在要把我的頭纏起來。

——拿我的手巾！

在草棚裏，他們正講話的時候，屋留賓進來了，他拉着格黎高里的手，好像他們之間是從來沒有糾紛過似的。

——喂！梅爾葉珂夫你還活着？

——活了一半。

——你的額上有血，擦擦。

——噯！

——讓我看看，你的傷怎麼樣，

屋留賓強迫地看了看格黎高里的頭，大笑起來。

——你的頭髮爲什麼剃去了，醫生見的什麼鬼！來我給你治。

他沒有得到格黎高里的同意，從子彈袋上拿下了一顆子彈，他打開了它，把火藥倒在他那黑色的手掌上。

——密沙，去找點蜘蛛網來！

珂士瓦葉用他的小刀的尖端，收集了些蜘蛛網，交給了屋留賓。他用那同一把小刀，掘起一塊泥土，和火藥混合在一起，用牙齒嚼着，他把那稠密的液體，塗在格黎高里頭上出血的傷口上，他笑了。

三天以內就好了，看，我現在這樣地看護你，你……現在還想殺我嗎？

——我謝謝你的看護，可是假如我那時殺了你，我的心靈上却減少了一件罪惡。

——你真爽快，少年人。

——想什麼，就做什麼！我頭上的傷口多深？

——半寸深，可是你不要忘記它。

——我不會忘記。

——假如奧大利人把刀磨快了些，你就完了。現在也不過是在你的生命上留下一個瘡疤而已。

——你的幸運，格黎高里，不然的話，早埋在外國人的土墓了——珂士瓦葉笑着。

——我的帽子放在那裏呢？——格黎高里失望地搖着他的手中扯了一個缺口的帽子。

——丟了它，給狗吃去吧！

——弟兄們，麵包來了，走吧！屋子裏面喊着。

哥薩克們走出了草棚。他的馬在格黎高里後面嘶叫，它那眼睛轉來轉去地看着他們。

——它因爲想你，都瘦了，格黎高里！——珂士瓦葉向馬看着——它草也不吃了，終日地叫着。

——我從馬上落下來時，我還叫它的——格黎高里回過頭去，小聲地說——我想，它不能離開我，別人很難把它拿去，它不能讓生人帶走。

——是的，我們用了力氣才把它拉回來。

——它是匹好馬，是我哥哥波瑤特羅的——格黎高里轉過臉去，藏起他那潮濕了的眼睛。

他們走進了屋子。在前面房間的地板上，葉高爾·莎爾珂夫在從床上拿下的彈簧的褥墊上鼾睡着。不可描寫的零亂無次，靜靜地告訴了我們：主人走得太倉促了。地上到處是食具的碎屑，扯碎的紙，書，洒在地上的蜂蜜，呢衣料，兒童的玩具，舊皮鞋，和到處散在東西上的麵粉。

在這裏一進來就可以看見的地方，格羅陵夫·葉梅爾沿和普羅霍爾·茲珂夫吃

午飯。茲珂夫看見了格黎高里，他的牛犢般的溫和的眼睛幾乎要跳了出來。

——格黎沙！從什麼地方把你抓來的？

——從別一個世界！

——你去給他端點菜湯來。你爲什麼釘着看他？——屋留賓說。

——廚房大約是在那邊。

普羅霍爾嚼着一塊麵包出去了。格黎高里在他的坐位上坐了下來。

——我已記不起來了，上次是什麼時候吃的——他笑着。

有三旅兵從這裏經過。因爲街道太狹，步兵二人一排地走着。無數的輜重車和馬隊在門外轟轟地響着。一會工夫，普羅霍爾端了一鍋湯和一袋黍飯來。

——把飯倒在那裏？

——這裏有一個帶柄的罐子——格羅唆夫從窗台上拿了一個便盆來。他並不知道，它是做什麼用的。

——這是你的罐子，臭的——普羅霍爾皺了眉。

——沒有關係，你先倒在這裏，以後我們分着吃。

普羅霍爾把黍飯倒在這個罐子裏，好的濃香的飯落到罐子裏。在邊上，像珊瑚鑲了邊似的，汪了一圈油。他們一面說話，一面吃着。普羅霍爾說着話，一滴油落在他的退了色的褲子上。

——和我們毗連的院子裏，砲兵馬隊駐在那裏。他們是爲了休養馬的。軍官在報紙上讀到了德國人自己認爲他們聯軍的失敗是「偶然」的新聞。

——你沒有趕上，梅爾葉珂夫，今天早上我們得到了慰問品——屋留賓把飯送到嘴裏。

——誰給的。

——今早皇家軍隊的師長送來不少慰問品，因爲我們殺敗了匈牙利的輕騎兵，奪回自己砲台，「英勇的哥薩克」他說——皇帝和祖國是不會忘記你們的。」

——這樣。

——出來——外面有人喊。機關鎗開始射擊。

哥薩克們丟了匙子，跑到院子裏來，在他們上面一架飛機很低地旋轉着，它在空氣中叫着。

——快伏在障礙物下面，要拋炸彈了，我們隔壁是砲隊——屋留賓喊着。

——快把葉高爾叫醒，不然，他要死在軟墊子上了。

——給我來福槍！

屋留賓向飛機翅上射了一槍。

兵士們在街上跑着，他們的腰彎到地下了。隔壁的院子裏，可以聽到馬的嘶聲，和簡短的命令。格黎高里放了一槍後，隔着小牆看了過去，一個砲兵正在一個棚子裏，向外拖着砲。他又向刺目的藍的天空上看着飛機。在這時候，忽然有一個東西落了下來，在太陽光中發着強烈的光，它向着走廊上落了下來，在隔壁馬嚼着

草，強烈的硫磺味，從牆外送過來。

——跑開——屋留賓喊着，從走廊上跑了下來。

格黎高里跟在他後面，伏在小牆下，一隻飛機金屬的翅子在轉彎的時候，發着光。街上無數的沒有秩序的槍聲響着。格黎高里剛把子彈壓進來福槍裏，在離開小牆六俄丈的地方，被炸壞了。一大塊泥土落在他的頭上，他的眼睛裏濺了土，很重地打了他……。

屋留賓把他拉到自己的腿旁邊，強烈的疼痛刺着他的左眼睛，使他不能看見東西。他困難地睜開右眼，看見半邊房子已經塌下來了，一大堆紅磚，零亂無次地堆在那裏。在它們上面，揚起紅色的塵土。在半毀的走廊下面，葉高爾·莎爾珂夫用手爬着，他喊着，從眼睛裏流出來的血淚直流到頰上。他爬着，把頭縮在肩裏。他叫喊着，並沒有張開他那死的黑色的唇。

——啊……噤呀……啊……噤呀……噤……呀……呀……

在他的後面，一條腿是從股間炸開了，只有一點細皮連着。而其餘的一條，已經完全不見了？他用手爬着，幾乎是細得聽不見的哭聲，從他的唇間流出來，哭聲停止了，他就側着倒了下來。他的臉倒在不和氣的潮濕的馬糞上和磚頭上。誰也沒有到他的面前去。

——扶他起來！——格黎高里喊着，並沒有把手從左眼上拿下。

步兵跑進院子裏，二輪馬車載着電話工人在門口停下來了。

——走，爲什麼停了下來？——一個軍官騎在馬上喊着——你這畜類，賊東西！

一個穿黑色長衣服的老人和兩個女人走了進來，一大羣人圍住了莎爾珂看着。格黎高里看見了他還呼吸着和抖着，在他那死般的黃色額上，流着一串串的大汗珠。

——扶起來，你們是什麼？是人還是鬼？

——你吠什麼？——一個高身材的步兵說——扶起來，扶起來，扶他往那裏去？你看，他就要死了！

——二條腿都炸完了。

——血出得一塌糊塗……

——看護兵呢？

——那裏還有什麼看護兵……

——他還活着呢！

屋留賓從後面搖了一下格黎高里的肩，于是他回過頭來。

——不要動他——屋留賓小聲地說——到那邊去看看。

他揪着格黎高里的袖子，把一堆人推開了，格黎高里看了一下。用肩膀擠開衆人，向門那裏走去了。在莎爾珂夫的肚子下面，堆了一堆煙般的，粉紅色的，青藍色的，流出來的腸子。腸子的一端，連在大腿交合的地方，貼了許多沙子和馬糞，

膨脹地動着。將死的人，手放在一邊，好像在耙地似的……

——把他的臉蓋起來——有一個人說。

莎爾珂夫突然地用手支起身子來，將他的頭一直仰到後面，一種慘苦的不像人的啞聲，從他的嘴裏呻吟出來。

——弟兄們，殺了我吧！……弟兄們……弟兄們……你們站着看什麼？……噯呀……弟兄，殺了我吧……

二十一

火車輕鬆地搖着，車輪的節奏的聲音，使人安然入睡，路燈的黃色的光，射到凳子一半。兩禮拜沒有脫過靴子的他，現在脫了衣服躺着，感到一種悠閒和舒快。現在他感到自己是毫無責任地躺着，現在的這一剎那間的生命裏沒有危險，他離開死是已經很遠了。

聽着車輪的節奏是一件舒服的事情：車輪每轉動一次，和車頭每叫一次，使他離開前線更遠一點。格黎高里躺着聽着，蹣跚着他的腳指，他很舒服地投在清潔的衣服內，他覺得他身上去了一層籬皮，到一種乾淨的生活裏來。

只有他的左眼睛的疼痛，常常攪亂了他的清靜。有時候它捉住他，有時它却放了他。眼睛裏的火般的燃燒，使他的眼淚從綳布下流了出來。在卡敏克·司特魯米羅窩城的軍醫院裏，一個年青的醫生看了看格黎高里的眼睛，在紙上寫了些什麼。

——你需要到後方去，你的眼睛很利害。

——這隻眼睛會瞎麼？

——爲什麼你要這麼想？——醫生和氣地笑了，他從說話聲中，明白了格黎高里那不可隱藏的恐怖——你需要注意點，也許，你要行一個手術，我們把你送到後方去——彼得堡，或莫斯科。

——多謝你。

——你不要害怕，你的眼睛會好的——醫生拍了拍格黎高里的肩，拿起一捲文件，輕輕地把格黎高里拉到走廊來，他捲上了袖子，準備實行手術去。

格黎高里經過一個長期的休息後，隨着醫院列車走了。他日夜安靜地躺着。舊式的小機頭，用盡力量地拖着這輛長列車。莫斯科漸漸地靠近他們。

夜裏，他們到了莫斯科。重傷的兵士從火車上被抬了下來，輕傷的病人，在月台上閒走着。醫院列車裏的醫官，按着紙上所寫的，喊着格黎高里的名字，把他交給了一個看護，說：

——司涅格列夫眼科醫院！珂爾柏慈路。

——公文在您那裏麼？看護問，

——哥薩克有什麼公文？看他的制服就行了。

——我們走吧！

她引他出了車站，格黎高里不自然地跟在她的後面。她的衣服沙沙地作響。

他們坐上了馬車，大都市的煩囂，電車鈴聲的亂鳴，青色的電燈光，都在格黎高里的面前閃動着。格黎高里坐在馬車上，貪看着雖然是夜裏而人還是很多的街道。一個搖撼的女人擠坐在一起，他覺得有點不方便，莫斯科已經是秋天的樣子了：花園裏的樹葉子，在燈光下，變成黃色，黑夜在涼的不愉快的空氣中呼吸着，潮濕的便道上發着光。秋天的星，很明亮地而寒冷地閃着。他們轉入一個人少的街上，馬蹄蹣跚地打着石頭路，車夫穿了一件藍色的長衣，在他的高坐位上坐着，正像一個軍官，他握着韁繩的末端而揮着，遠遠的火車的笛聲，送到他的耳朵裏。『也許，現在就有開往頓河的列車』——格黎高里想着，一種渴念的痛苦，刺着他的心。

——你沒有睡着吧？——看護問。

——沒有！

——我們就要到了。

——您說什麼？車夫回過頭來問。

——走吧！

在鐵欄杆的下面，沼水發着亮光。岸邊一個小船停在那裏。

「水在這裏也這樣寶貴，不能自由地取用，用鐵欄杆圍起來，而頓河……」

——格黎高里想着。岸旁的樹葉沙沙地發響。

馬車在一座三層樓下面停住了。格黎高里整理一下制服，跳下來。

——給我手！——看護看着他。

格黎高里握着她那軟白的小手，幫助他下車！

——您身上有大兵的汗味，——看護笑着，下了車，走了。

——您，應該化費一點時間，到前線去看看，那裏是還有別的東西發臭呢！

——格黎高里壓制了怒氣說。

侍者開了門，他們扶着鍍金的樓梯欄杆到了第二層樓。看護按了幾下鈴，一個穿白衣服的女人，把他們放進去。格黎高里在一個圓棹子旁坐了下來。看護婦和那

個穿白衣服的女人說了些什麼，於是那女人就在紙上寫字了。

一個在長甬道兩旁的病室的門內，戴着各色眼鏡的頭，向外看着。

——脫了衣服，——穿白衣服的人說。

一個男僕也着白罩衫，從格黎高里的手中接下他的制服上衣，把他帶入浴室。

——把你的衣服全脫下來。

——爲什麼？

——要洗一個澡。

格黎高里一面脫衣服，一面看着門上的沙玻璃，那個男僕放好了水，試過了溫度，幫着他脫衣服。

——我不習慣在盆裏洗……——格黎高里一面說，一面把一條有毛的腿，放到水盆裏去。

男僕幫他洗了澡，給他一條毛巾，襯衣，拖鞋，和一件有帶子的灰色的睡衣。

——我的衣服呢？——格黎高里驚訝地問。

——在這裏穿這衣服；你的衣服！等出院的時候還你。

他從一面牆上的大鏡子旁經過。格黎高里看着；一個高大的，黑的，在紅色的頰上，補着一塊白布的，穿了睡衣的，黑色髮髮，鬍子和髯都連在一起的那個人。直到他走近了的時候，他才看出是他自己。

——我比從前年輕點了——格黎高里笑了。

當他進了大的白色病室的時候，一個戴藍色眼鏡的牧師，站了起來。

——新隣人？很好，我們都不會寂寞了，我是從扎拉伊司克來的——他走到格黎高里坐着的椅子旁說話。

幾分鐘後，一個寬大的難看的女助手走了進來。

梅爾葉珂夫，走，我們要看看你的眼睛——她小聲地說，站到一旁，讓格黎高里先走出去。

在邊境士維爾亞西南的前線上，軍長決定了一個廣大的攻擊的計畫。他打算趁其不備，攻入敵軍的陣線，破壞他們的交通線和主力。爲了完成這個計畫，軍長在漫長的邊境上，備好了大宗的軍火，和集中了馬隊。雷細特尼慈基的那一團，和別的哥薩克團都在內。攻擊是計畫在八月二十八號的晚上，可是因爲意外的大雨，延至二十九號。

從清晨起。軍隊就在廣場上排着隊，準備着攻擊。

在離開這裏八俄里遠的右翼步兵，得了命令，向敵軍攻擊。騎兵師的一部份，因爲錯了方向，全軍覆沒了。

在前面，眼睛所能看見的遠處，沒有一個敵人。在雷細特尼慈基這一團的前線的一里以內，只能看見無數的被棄的戰壕。在他們後面是踏倒的五穀。微風在破曉

的秋露中吹動着。

敵軍的軍長也許是知道了這個攻擊的計畫，也許是事先料到了。他們把軍隊退後六俄里，只留了機關槍隊，守着全線；他們在這裏步兵對面的地方守着。

微風在上面吹着，朝日漸漸地在雲後發了光。乳黃色的霧，籠罩着大地。

攻擊的命令下來了，軍隊向前出發。千萬的馬蹄聲隆隆地響着，那聲音像是從地下發出來的一樣，雷細特尼慈基緊拉着韁繩，不允許馬去吃田間的麥子。在離開出發地一里半的地方，迎面是一片整齊的麥田。麥高至人腰，而其中加雜着許多莖莖的草，在這種情形下，馬的前進是絕對的感受困難。向前面看去，盡是發紅的麥穗，後面是被馬踏倒的麥子。當他們這樣走了四俄里後，馬全出了汗，可是敵人仍然一個也看不見。雷細特尼慈基看了看團長的臉上，有一種失望的表情……

走了六俄里以後，馬已經用完了它們最後的力量。有幾個人，被馬顛跌下來，它們搖着，掙扎着，用他們僅餘下的一點力量。在這時候，奧大利的機關槍的

子彈射了過來。惡毒的彈火，臨到第一排，於是前幾排的人首先着了慌，并且都向後跑去。哥薩克團都打散了。有些人在倒了的麥田上爬着。敵方的機關槍，像雨一般地掃來。軍長計畫的這個攻擊，完全陷于失敗裏了。有些團損失了一半人和馬；雷細特尼慈基的團裏，死傷了四百餘士兵，和十六個軍官。

雷細特尼慈基的馬被打死了，他的頭和腿也受了傷。連長契波它爾耶夫從馬上跳下來，把他放在鞍上，這樣地把他救了回來。

師長格羅瓦契夫帶了許多戰事的照片，給軍官們看。受傷的連長契爾瓦珂夫跑過去用拳頭打了他的臉，把他打得流淚了。哥薩克們立刻把這個連長撕成一塊塊，把死屍玩弄了一會，擲到髒的溝裏去了。這樣就完結了這個燦爛的不名譽的爭鬥。

雷細特尼慈基從華沙的軍醫院裏給他的父親寫了一封信，報告他已得了假期，不久就要回到亞格德諾葉。老人收到了信後，他把自己關在他自己的屋子裏，直到第二天才出來。

老人命令尼基其用他的快馬套好車。吃過了早飯後，到維善斯科去了。在那裏他給他的兒子，發了一份價值四百魯布的和短信一樣的快電報：

「我很歡喜，我的親愛的孩子，你已因上帝的仁慈而逃開了子彈。你在前線吃着皇家的食糧，比在皇宮裏，要光榮得多。你的光榮和智慧足以洗去祖先們的恥辱。你這樣的行爲，在我們雷細特尼慈基家，還未有過。你的祖父，因為怕上前線，被辭退了職務，他住在亞格德諾葉一直至死。他沒有希望和等候皇帝的仁慈！你是我世界上唯一的人，上帝佑你，祝你康健，我為你祝福。關於我的生活，沒有什麼可說的。你知道，我是怎樣地活着。前線怎樣？報紙上寫的，我不能相信，它不說實話，拿以往的經驗，我深深地了解這些。真能麼？葉夫格尼，我們能戰勝他們聯軍麼？我不可忍耐地等待着你的回來！」

關於老雷細特尼慈基的生活，沒有什麼可以寫的。他總是過着他那不變的，正軌的生活。他唯一的工作是酗酒，他常常喝，變成易怒而且吹毛求疵。有一次，他

把阿珂新亞叫來，問道：

——你對你的工作很不用心，爲什麼昨天早飯是冷的？爲什麼吃咖啡的玻璃杯沒有洗乾淨，假如你再這樣——他搖着他的手——你聽見了麼？我要開除你。我不慣在儲世界裏過日子。

阿珂新亞閉緊了她的唇，突然地哭了。

——尼珂拉葉·雷珂席葉慈！我的女兒病了，請您暫時給我點時間……我不能離開她。

——她怎麼了？

——呼吸很困難。

——什麼？白喉麼？你爲什麼不早說？蠢東西！鬼把你弄胡塗了！快去告訴尼基其慈，到維善斯科去請個醫生來，快點！

阿珂新亞如飛地跑去了。老人在她的後面喃喃地說：

——蠢女人！蠢女人！真是笨東西！

次日早晨尼基其慈把醫生帶來了。醫生看了看失了知覺的發燒的小女孩。並沒有答覆阿珂新亞的問話，直接走到老主人那裏去。他正在門口站着。

——小孩子是什麼病？——他問，一點也沒有注意醫生對他的請安。

——白喉。老爺！

——有希望麼？能好麼？

——沒有希望了，她就要死的……看得出來。

——笨蟲！——老主人生氣地說——你爲什麼學醫的？你非把她治好不可。

老人把門砰地一聲關上，在客廳裏踱來踱去。

阿珂新亞敲敲門，進去了。

——醫生請求送他回維善斯科去，他要馬車。

老人用脚跟把他的身體轉過來。

——你告訴他，他是笨蟲！告訴他，不把孩子治好，不許他走，給他一間屋子，給他東西吃。——老人喊着，亂揮着他的瘦拳頭——嘿，待他已經很好了，走？不要想，——他走到窗子旁邊，用手指挖着耳朵。他經過他那在奶娘懷裏抱着他的兒子，童年時候的大照片，倒退了兩步，很久很久地看着。

當小孩子病的那幾天，阿珂新亞想起了娜達爾亞的痛苦的句子：「你使我的眼淚都流盡了……」她想，這也許是上帝對她對娜達爾亞的辱罵。

她爲孩子的生命而恐怖。憂慮抓住了她，她什麼事也不能做了。

「上帝不會把她帶走吧！她不斷地這樣癡想。她儘全力想相信這個想頭，可是她終究不能夠相信。阿珂新亞發了狂似的禱告着，請求上帝最後的仁慈，留下孩子的生命。」

「上帝啊！仁慈吧……不要帶走她……上帝……仁慈吧！」

疾病熄滅了孩子的生命。孩子像一塊大理石似的躺着，從她那呼吸不出來的喉

嚙裏，很困難地爬出一絲絲的聲音。住在這裏的醫生，每天看孩子四次。有一個晚上，他坐在下房的走廊下吸着煙，凝視那散在天空的秋天的寒星。

夜裏，阿珂新亞總是跪在床的旁邊。孩子的小聲音，刺着她的心。

——媽……媽……媽……媽……媽……媽……她動着她的小唇。

——我的小寶貝，我的小女兒——母親小聲地說——我的小花朵，不要離開我，它紐士珂，看着，我的小寶貝：睜開你的小眼睛，看看我，我的小黑眼睛，這是爲什麼？上帝呀……

孩子有時睜開她的小眼睛。在那紅腫的眼皮縫間，露出她那小眼珠來。母親貪看着它，它又回去了，好像也表示着同樣的內心的悲戀。

孩子在她的母親的腕上死去了。她最後一次張開她的小嘴，打了一個呵欠，她的小身子痙攣地抽搐了，她那出汗的小頭在阿珂新亞的腕上垂着。小梅爾葉珂夫的眼睛帶着驚奇和用死的眼光看着。

老薩士珂在一個小沼旁的白楊樹下，掘了一個坑，把小棺材帶到那裏去，忽忙地用土把它覆上。他有耐性地很久地等着阿珂新亞，等着她離開小墳站起來。最後，他實在不耐煩了，走到馬廐裏去。他帶了一個小香水瓶和一小瓶火酒從馬廐裏出來，他把火酒倒在小瓶裏搖了搖，把這調劑品向光亮的地方照着說：

——我們記念你，天堂給這小孩子開了門，小安琪的靈魂歸去了。

他一口喝了酒，搖着他的頭，追憶着火酒的餘味，失望地看着空瓶，說着：

——不要忘記我，小寶貝，我不會忘記你的！——他哭了。

三禮拜後，葉夫格尼·雷細特尼慈基打了一個電報回來，報告他到家的日期。家裏派了三輛馬車，到車站上去接他。家裏宰了印度雞，鵝。老薩士珂剝着一隻羊皮，好像是準備一個大宴會似的。

年青的主人到家的時候是在夜裏。冷雨像雹般地下着，路燈在小路上微微地發着光。門前一陣鈴聲，馬車停下了。葉夫格尼笑着從車廂裏走了出來，他把溫暖的

外衣擲在老薩士珂的手上，微跛地匆忙地走上走廊，老主人隨着他把椅子送上去。

阿珂新亞已經把晚飯開好，去招呼他們吃飯。她從鑰匙洞裏看進去：老人擁抱着他的兒子，吻着他的肩，他的身體顫抖着。幾分鐘後。阿珂新亞又去看：葉夫格尼穿着合身的軍服，跪在舖在地下的大地圖上。

老主人嘴裏吐着煙，用瘦手指敲着椅子的扶手，大聲地說：

——阿列珂席葉夫？不能，我不信。

葉夫格尼靜靜地回答，手指在地圖上移來移去地解釋着。老人抑止地，用小聲答覆他：

——在這種場合下，上級軍官是錯誤了。他們的防地的範圍很狹小，聽着，葉夫格尼，我告訴你，日俄戰爭時的好例子……來，來，到這裏來！

阿珂新亞敲門。

——什麼？飯已開好了麼？就來。

老人高興地出來了，眼睛裏，射出年青時候的光芒。他和他的兒子喝了一瓶，是新從地下掘出來的收藏着的一八七九年的葡萄酒。

阿珂新亞看着他們的快樂的臉，她敏銳地感到她自己的孤獨。沒有淚的痛苦浸蝕着她。在女孩子死後的頭幾天，她想哭，可是沒有眼淚，她哭出聲來，可是眼睛是乾的，二重的痛苦，石頭般地壓着她。她這些日子睡得很多，她想在夢的遺忘中找到安慰。可是她在夢裏，還聽見孩子的哭聲，她覺得好像是孩子還睡在她的旁邊，她動一動，用手拉了拉被，她好像聽見了孩子的細小的聲音：「媽媽，吃。」

——我的親愛的……——阿珂新亞慘冷地回答。

就是白天，她也有時覺得小孩子是坐在她的膝上。她想用手摸摸她的髮髮的小頭。

葉夫格尼回來的第三天，他和老薩士珂坐在馬廐裏，他聽着老人給他沒有技術地講着從前頓河的農民的自由生活。他晚上九點鐘才從馬廐裏出來。微風在院裏

吹動，腳底下是微濕的泥土。雲間的黃色的嫩月伴着他。在月光下，葉夫格尼看看錶，向下房走去。在走廊前燃了一支煙。他想了一分鐘，然後聳了聳肩，決定走上走廊；他小心地打開門。門吱吱地開了。他走進阿珂新亞的半間屋子裏，擦了一根火柴。

——誰？——阿珂新亞問，拉了一條被蓋上了。

——是我。

——我就穿好衣服。

——不要緊，我一兩分鐘就走。

葉夫格尼把上衣擲在一邊，坐在牀邊上。

——你的女兒死了……

——死了……——阿珂新亞大聲說着。

你變得多了。我明白，孩子的死，對你的損失是什麼。我想，你這樣自己煩惱

是無用的，生命是不可再挽回的，你還很年青，還可以有孩子。不要這樣，自己振作起來，你不是因為孩子死了，就全丟失了，你的生命在前面呢？你想想。

葉夫格尼握住了阿珂新亞的手，慰撫她，很小聲說着話，他的聲音漸漸地變得 smaller 了，他能聽到阿珂新亞的飲泣。她由飲泣已變成痛哭了。他開始吻她的濕的頰和眼睛……

女人的心是很容易被憐憫和愛撫感動的。這種突然來的刺激，阿珂新亞忘記了她自己。她給了他暴風雨般的，長久忘記了的熱情和撫慰。一種沒有羞恥的快樂的滿足，激動着她。可是當她清醒了以後，她尖銳地叫了一聲，失了理智和羞恥，半裸體地只穿了一件襯衫，跑到走廊上。葉夫格尼在她後面匆忙地推開了門，跑了出來。他一面走，一面穿着上衣。當他走上他的房子的台階時，他滿足地，快樂地笑了。他浸在快樂裏。他躺着，手摸着軟軟的胸，想着；「以人類的德性為觀點，這件事是不義而可恥的。格黎高里……我侵佔了我的隣人的……可是我也許不久就要

死在戰場上。也許一顆子彈射進我的頭，那時我就被蟲和蛆蛀蝕了……我應該活在這每一分鐘的快樂裏，盡我可能地享受。」他又想起他在激戰時的那一分鐘，他怎樣地中了一彈，怎樣地從馬上跌下來。惶恐的回憶，湧上他的心頭。他已半睡了，靜靜地決定着：『明天再說吧！現在睡吧！睡吧……』

第二天早晨，僅有阿珂新亞和他在飯堂裏，他走近她。在他的臉上有罪惡的微笑。她的臉轉向牆那邊去，縮回她的手，小聲說：

——不要靠近我，魔鬼……

生命用沒有寫出的定律支配着人們：三天後，葉夫格尼夜裏又到阿珂新亞的半間屋子裏去，她並沒有拒絕他。

二十三

眼科醫院旁有一個小花園。這樣的不整齊的小花園，在莫斯科的郊外很多，假

如你定睛地從這石頭般的十分枯燥的城市看去，能使你想起荒野的小森林來。在醫院旁的這個小花園裏，已佈滿了秋意：小路上舖滿了落下來的乾葉，謝了的青綠的花瓣，一片片地躺在草上。天氣好的時候，病人在小路上散着步，聽着虔誠的莫斯科的教堂的鐘聲；天氣不好的時候（這樣的天氣在這年很常遇到），病人從這個病室，走到那個病室，談談天，或靜靜地，寂寞地躺着。

這醫院的病人，平民佔了大半數。傷兵都放在一間病室裏；他們一共五個人，楊·瓦列伊基司——一個紅臉，高身材，藍眼睛，短鬚的立陶宛人；伊凡·夫魯布列夫斯基——二十八歲的美麗的騎兵；西伯利亞的槍手珂司赫；黃色臉的布爾金和格黎高里·梅爾葉珂夫。在九月末又來了一個。有一天，吃晚茶的時候，聽見了鈴響，格黎高里在甬道上，看見進來了三個人！看護，和一個別人手扶着那第三個人。他顯然是從車站來的；他穿着骯髒的，有血跡的制服。夜裏，他就行了手術，經過一個比較長時間的準備。（病室裏時時送來了一陣陣的養手術用具的聲

音。)新病人被帶入手術室去了。幾分鐘後，就聽見了他的不清楚的聲音：用了麻醉劑後，醫生拿出了在他眼中的砲彈片，他不停地唱着和罵着。手術後，他就被送到這間病室裏來。麻醉清醒後，他說他是在維爾別爾格德國前線上受了傷的，他姓格蘭日阿，是一個機關槍手，烏克蘭契爾尼格夫斯科人。幾天以後，他和格黎高里已變成好朋友了；他們的牀並排地擺着。晚上，在醫生的檢查以後，他們可以用小聲音談一會話。

——喂！哥薩克；怎麼樣？

——什麼都像白煙一樣。

——你的眼睛怎樣。

——才打了一針。

——你幾歲？

——十八歲。

—— 疼麼

—— 不。

—— 你請求他們，給你割去吧！

—— 我不願意祇有一隻眼睛。

—— 有什麼關係。

格黎高里的固執的和怨恨的隣人，對一切都不滿；他咒罵現在的制度，戰爭，自己的命運，醫院，廚子，醫生，這些都在他那利害的舌尖上轉動着。

—— 我們農民爲什麼要打仗？

—— 大家爲什麼？我們也一樣。

—— 你就告訴我，爲什麼？

—— 你說。

—— 啊！你真傻。就是這樣的事，我們爲布爾喬亞戰爭，知道嗎？什麼是布爾

喬亞？它是果子樹上的鳥。

他說着格黎高里不大明白的話。在其間，加雜着關於帝國的咒罵。

——你慢點，我不明白你的烏克蘭話——格黎高里打斷了他的話。

——我說得並不快，你不懂麼？

——你慢慢地說。

——我的親愛的，我說的不快！你大約以為是，我們爲皇帝而打仗吧！但是皇帝是什麼？皇帝是個酒鬼，皇后是個母雞，可是這兩個重擔都在我們的肩上。因爲戰爭，他可以多得利益，可是我們，刀在頸子上，還拚命。你想想，他喝着香檳酒，我們捉虱子，我們相同麼！……工人受苦：資本家享樂。這就是現在的制度……你服從呀！哥薩克，你服從呀！你只能得着一個小十字架，還有什麼，你這個大傻瓜……——他用烏克蘭話說着，有時他也說俄羅斯話，不停地罵着。

他一天天地把格黎高里所不懂的事告訴他，說明了戰爭的真正的原因，他憤恨

這君主獨裁的政體。他漸漸地瞭解了格蘭日阿向他注入的簡單的輪廓。

最奇怪的是格黎高里漸漸感到格蘭日阿所說的話，是很有理由，他沒有力量反對他，他不能，而也找不出理由。格黎高里實在是強烈地意識到：兇惡的烏克蘭人，是漸漸地而且簡直是毀壞了他從前對於皇帝，祖國，同哥薩克的軍事責任的觀念。

自從格蘭日阿來後，不出一個月，格黎高里的生命裏的，從前的，穩固的意識，被輕輕地推翻了；在他的意識裏，這奇怪的兒戲似的戰爭，已經生了鏽。他需要一個新的激動，而同時這激動喚醒了他，深入格黎高里的意識中。他拋棄了以前的，找尋思想上的出路，他不明白的問題，可以從格蘭日阿那裏滿足地得到答覆。

有一次，格黎高里在深夜裏從床上起來，喚醒格蘭日阿。他坐在他的朋友的床上。九月裏綠色的月光，射進窗裏來。在格蘭日阿的頰上有一些黑色的繡紋。他的黑色的眼睛發着潮濕的光。他打了一個呵欠，用被把腳蓋好。

——你還沒睡麼？

——我睡不着，睡眠從我這裏跑開了。你告訴我：戰爭是不是對於某些人有好處，而對別一些人有害處……

——什麼？啊……啊……啊！——格蘭日阿又打了一個呵欠。

——等等，——格黎高里小聲地說，和氣地看着他——你說過，爲了有錢人的利害，把我們向死裏趕，可是大衆呢？他們明白這點麼？就沒有人去告訴他們麼？去告訴他們說：『弟兄們，這就是我們流血的原因。』

——怎麼能這樣？你說！你去麼？我們需要知道，我們怎樣做，那麼我們才能去呢！我和你輕輕地說話，像鵝在籠子裏一樣，只要你說得響一點，那時立刻一顆子彈飛上你的頭。人民都在黑暗裏活着，戰爭能驚醒他們；巨雷之後，必有大雨的……

——那麼怎麼辦呢？你說，你這鬼，我越發不能明白了。

——你的心裏怎樣想？

——不明白——格黎高里說。

——你只要毫不猶豫地調轉你的來福槍，打那毀壞人們的人，打那趕人入地獄的人，你知道是誰！——格蘭日阿從床上起來，咬着他牙齒，揮着手，——一定要有一個大暴風雨，把他們掃除殆盡。

——照你說……什麼都要推翻麼？

——啊！統治者的政府。一定像破布似地撕破，打落統治者的牙齒，他們已殺了千萬老百姓了。

——在新制度下，戰爭是爲了什麼？戰爭仍然是要來的——不是我們，也是我們的。戰爭將有什麼結果呢？怎麼能夠剷除這自古以來就有的戰爭呢？

——是的，戰爭是有歷史來就有的。世界上的蠢政府存在一日，戰爭就一日不能消滅，假如是，政權是工人和農人的，那麼就不用打仗了。這就是我們該做的事

情！等到將來德國的，法國的，並且其它的國家，都有了工人和農人的政府，那麼我們就不再需要戰爭了。沒有國界，也沒有憤怒，世界上同是一種美麗的生活，啊？——格蘭日阿嘆息着，捻着他軟軟的鬍子梢，他的僅有的一隻眼睛發着光，他笑了——我，格黎沙，我一定一滴一滴地流着我的血，等着，等着這樣的世界……我的心燃燒了……

他們一直談到天破曉的時候，在灰色的曙光中，格黎高里不安地睡着了。

早晨，格黎高里被哭聲和說話聲驚醒了。伊凡·夫魯布列夫斯基的臉埋在枕頭上伏着，哭泣着，流着鼻涕。在他的旁邊，站着一個女醫生，楊·瓦列伊基司和珂司赫。

——他哭什麼？——布爾金從床上抬起頭來問。

——他的玻璃眼睛打碎了。他從杯子裏拿出來，不小心落到地上，碎了！——珂司赫的幸災樂禍，比他的憐憫來得快些。

有一個俄國化的德國專賣人造眼睛的商人，他很敬愛俄國。他常常送人造眼睛給傷眼睛的兵士，昨天他送給夫魯布列夫斯基一個對他合式的眼睛，它的工程很細，藍色的美麗的和真的一樣。假如不注意的時候，就不能知道它是假的。夫魯布列夫斯基歡喜地笑着，像一個小孩子似的。

——我想等我回家的時候——他用他的家鄉語說着——我隨便騙一個姑娘，等結了婚後，我再告訴她眼睛是玻璃的。

——你想的真有趣，因為說謊，所以要懲罰你。——布爾金笑着。

這真是件突然來的不幸的事情——當一個美麗的年青人，回到家去的時候，只剩有一隻眼睛了。

——不要哭，他會再送你一個的——格黎高里安慰他。

夫魯布列夫斯基抬起他的頭，眼淚從他那一隻沒有眼珠的洞裏流出來。

——他不會再給的，那隻眼睛值三百魯布，他不會再送了。

——有什麼關係，就讓它去，什麼事都有定理——珂司赫走過來說。

早茶後，夫魯布列夫斯基和女醫生到德國人的商店去了。他又選擇了一個對他合式的晴眼送給他。

——德國人，他們比俄國人好——夫魯布列夫斯基回來以後說：——向俄國商人要東西，你真不要想，可是這人什麼也沒有說，就又送了我一回。

九月過去了。時間被無限制拖長了，充滿了致命的寂寞。九點鐘的時候，病人吃早茶，每一個病人兩片薄得可憐的法國麵包，和一塊有小姆指甲大小的奶油。午餐後，大家還是十分餓。晚餐後，大家沒有法子地喝了幾大杯冷水。病院裏的病人有點更動：住兵的這間病室裏的西伯利亞人珂司赫第一個出院了。以後就是立陶宛人瓦列伊基司也走了。在十月末，格黎高里也出了醫院。

美麗的有小鬚的院長司涅格列夫試驗格黎高里的眼睛很成功，在一個黑暗的屋子裏的相當距離的地方，燈光下的字和字碼，他都看得很清楚。於是院長把他送到

特維爾斯基地方的一個醫院裏，因為他的頭上的傷意外地化膿了，並且已經裂開。
當他和格蘭日阿告別的時候，他問：

——我們還能再見麼？

——兩個山是不會遇着的……

——好，小俄羅斯人，謝謝你，你開了我的眼界，現在我已不和從前一樣了。

——回到你們的團裏，把我告訴你的話，講給哥薩克們。

——好。

——你隨軍隊到契尼格夫斯基時，到格羅珂夫克村找安得列伊·伊蘭日阿。我願意再看見你。好，再見了，好朋友！

他們擁抱了一下分別了，烏克蘭人的一隻眼睛和臉上的和靄的線條，很久很久地留在格黎高里的記憶裏。

在第二個醫院裏，格黎高里住了一個半禮拜。他在心靈裏咀嚼着那沒有形影的

格蘭日阿的傳染病的學問，這東西燃燒着格黎高里。他對這病室的隣居很少說話，顯然地，他的一舉一動，都是由某種小心和恐懼表現出來的。當醫院的管理員到病室裏來的時候，尤其是當他看着格黎高里不是俄國人面孔的時候，他的心裏感到不安。

格黎高里剛進院的頭幾天很發熱，他總在牀上靜靜地躺着，他只覺得他的耳內響得很利害。

在這時候，發生了這麼一回事：

從窩羅蟲日來了一個高貴的皇族，到這醫院來參觀。從早晨起，醫院裏的人員的臉上就可以看出來，他們像熱鍋上的螞蟻似的。他們忙着給病人換衣服，鋪換床褥。年青的醫生教授每一個病人，怎樣回答貴婦人的問話，怎樣表情。這些麻煩也輪到每個病人身上，好些人都小聲地，談論着這事件。中午的時候，門口汽車的喇叭響後，照例的，貴婦人後面跟了一羣隨員和軍官走了進來。他們開始參觀病室；

貴婦人以她那高貴的身份作著蠢笨的問話，病人按着少年醫生所教的那樣，眼光向着她的額以上看着，恭敬地回答：「確是這樣，高貴的皇族，」或者說：「不全是這樣。」在答話中，所能聽到的是無數的「高貴的皇族」，有些問題是院長代答的，他像草蛇又在剪刀上地搖着他的身體，使人幾乎不能多看他那難堪的獻媚的樣子。貴婦人從這一個床旁走到那一床旁，分散着他手中的小聖像。一羣燦爛的制服，和貴重的香水氣味現在來到格黎高里的面前，他站在自己的牀旁邊，他的鬍子沒有剃，他的身軀很瘦，眼睛發着光，一種不安，使他抖着。

——這裏就是他們！爲了他們的利益，把我們從家裏拖出來，送到死裏去的他們。啊！這些髒東西，這些可殺的，這些混蛋。他們就是我們身上的虱子……我們因爲他們，我們的馬，踏了別人的麥田，我們殺死了不相識的人，我也不是在麥根的地上爬出過麼？我也不是恐怖過麼？從家裏把我們拖出來，在兵營裏受凍受餓……」——這思想在他的頭中旋轉着，一種惡意掛在他唇際——「他們很溫飽，穿着

發光的衣服。我們總有一天要殺死他們，把他們放在來福槍下面。用虱子把他們埋上，給他們壞麵包吃，給他們生了蛆的肉吃……」

格黎高里看着軍官的臉，以後他就把視線停在肥胖的皇族婦人的臉上。

——一個頓河的哥薩克，十字勳章的騎兵——院長獻媚地彎着身體說。從他的聲音裏可以知道，他也是得過勳章的。

——什麼地方人？——貴婦人手裏拿着準備好的聖像，問着。

——維善斯科，高貴的皇族！

——爲什麼你得了十字勳章？

在貴婦人的目空一切的眼裏，可以看出她那溫飽的光采。她的左眉毛向上動着，顯出她的臉上有不耐煩的表情。格黎高里忽然感到身上很冷，同時胸內展開一種不愉快的刺激，和他第一次在戰場上的時候的刺激一樣，他的唇閉着，不可抑制地發抖。

——原諒我，我……我很不舒服，我想……高貴的皇族……我只希望這一點點——
——格黎高里的身體搖動着，用手指着床。

貴婦人的左眉毛仍舊向上一抬，握有聖像的手，在送出的半途停住了，怒意的唇角掛着驚異的神情；她轉過臉去，和斑白頭髮的將軍用英語說了些什麼。在她後面的隨員，顯然是很驚慌；高身材的，帶有肩章的軍官，用手拉着那雪白的手套，斜看了貴婦人一下；第二個驚慌地向前看着；第三個疑問地看了看第四個……斑白頭髮的將軍很恭敬地笑了，也用英語答了幾話句。於是貴婦人很和氣地把聖像放在格黎高里的手裏，用她的高貴的仁慈，拍了一下格黎高里的肩。

高貴的客人走後，格黎高里就躺下了。他把頭埋在枕頭裏，兩肩動着，躺了幾分鐘；誰也不能知道，他是在哭，還是在笑。可是他站起來的時候，眼睛裏發着乾燥的火光。他立刻被院長叫去了。

——你這個下賤東西……——他開始說，手摸着他的鬍子。

——我不是下賤東西，你才是下賤貨！——他看着醫生的頰，走近了他，格黎高里繼續地說下去——你沒有到過前線！——他抑止着自己的憤怒，輕輕地說——讓我回家去吧！

醫生離開了他，走到他的寫字檯旁邊，很正經地說：

——好！你到鬼那兒去吧！

格黎高里走了出來，顫抖地笑着。他的眼睛裏發着光。因為他那反常的不可原諒的行爲，得罪了貴婦人，院長停止了他的三天的伙食，可是廚子和他的同房的病人，都補足了他的食品。

二十四

十一月四號的晚上，格黎高里·梅爾葉珂夫到了隣近維善斯科的一個村子上。這裏離開亞格德諾葉只有幾十里路。格黎高里經過一家家莊院的門口，不時聽見狗

吠，在一個小沼旁的白楊樹下，有幾個孩子唱着歌：

在那森林外刀鎗明亮的地方，

哥薩克的連隊前進了；

年青的軍官在前面幌，

哥薩克們在後跟着跑。

清涼的銀笛般的聲音唱着：

跟我來，弟兄們，不要怕，不要怕！

聲音變得快而柔和：

向着敵人的防線快走吧！

誰先奪了它，

誰就得到光榮的讚美和十字架。

格黎高里聽到那家鄉的，熱耳的，哥薩克的歌聲，一種溫柔的情緒愛撫着他。

以後他覺得他身上很涼，眼前有點黑暗。他貪嗅着煙囪裏冒出來的煙，他大步走過這個村莊，歌聲在後面送着他：

在防線前，我們站着像垛牆，

子彈像蜜蜂般地飛着響，

可是頓河的哥薩克呢？

他們在馬上嘶殺異鄉。

「我小時也唱過這樣的歌，可是現在呢！我的聲音已經消失了，而生活已經和歌唱離開，和一個別人的妻同居着，沒有家，沒有窩，像一隻荒野的狼……」——格黎高里想着，移動那沉重的疲倦的脚步。他痛苦地恥笑着自己的，沒有規律的，野蠻的生活。他走過村莊，爬上一個小山坡往下看着：在靠近小山的最近的一個小茅屋內，從窗子裏射出黃色的，掛燈的光，窗子旁一個老女人在紡織機旁工作着。

格黎高里再前進，他在路旁踏着冷露中的草地。這夜，他決定住在這個村子

上，爲的是明早在天亮時向亞格德諾葉趕路去。半夜裏，他在村莊盡頭的格拉契夫家裏住下了。第二天，他在灰色的曙光中向着亞格德諾葉邁進。

晚上他到了亞格德諾葉。他跳過了小溝，走到馬廄旁，他聽見了老薩士珂的嗽咳聲。格黎高里停下來喊着：

——老公公薩士珂，你還沒睡麼？

——等等，誰呀？我知道這聲音，是誰呀？

老薩士珂披着一件短衣，走到院子裏。

——上帝呀！是格黎沙，你這鬼從什麼地方來的？

他們相抱着。老薩士珂看着格黎高里的眼睛說：

——來，我們抽煙去。

——不，明天再來抽煙，現在我去了。

——來，我有話和你說。

格黎高里不願意地跟他進了馬廐。他坐在老人的木板床上，等着他咳嗽完。

—— 嘍，你還活在世界上麼？

—— 我是塊破石頭。他們不會帶我去的。

—— 阿珂新亞怎麼？

—— 什麼阿珂新亞……感謝上帝，阿珂新亞很好。

老人咳嗽得利害。格黎高里猜得出來，老人是想借咳嗽掩飾什麼秘密。

—— 它紐士珂埋在什麼地方？

—— 在果園裏，一株白楊樹下。

—— 把這裏的事情講給我聽。

—— 咳嗽把我要害死了，格黎沙……

—— 甚麼？

—— 大家都很康健地活着，老主人喝酒喝得更利害了。這個混人，沒有理性地

喝酒。

——阿珂新亞呢？

——阿珂新亞？她在下房裏。

——我知道。

——你爲什麼不捲根煙抽？抽煙呀，我的煙草頂好。

——不想抽。你說呀，說完了我好走，我覺得——格黎高里動着他那很重的身體，木板吱吱地發響，——我覺到你好像有什麼瞞着我似的，像一塊石頭壓着我，你爲什麼不說。

——我不想瞞你！

——你說呀！

——我不想瞞你，我不能不說，格黎沙，隱瞞是恥辱呵！

——那麼，說呀！——格黎高里用他那石頭般的手很和氣地放在那木頭似的肩

上。

——你養活了一條蛇！——突然地，老薩士珂用他那清亮的暴戾的喉嚨說——你喂養了一條大蛇，她給葉夫格尼玩過了！

老人的唾液從鬍子上流了下來，很長地掛着，他用手拂下，然後擦乾了手。

——你說的是真話麼？

——我親眼看見的；他每天夜裏都到她那裏去的，你去吧！他現在也許就在她那裏。

——這樣……——格黎高里咬着他的指尖，很久很久地駝了背坐着，他搖着他的肩，臉部很痠疼了，他的耳朵裏小鈴般地響着。

——女人是貓；誰撫摸它一下，它就到誰那裏去。你不要相信她，不要把相信交給她們！——老薩士珂說着，捲了一隻煙，放在格黎高里的手裏——抽煙吧！

格黎高里用手指把煙捲捏成兩段，默然地出去了。在下房的門口，他停了下

來。喘着氣，他幾次地想去敲門，可是他的手總是落了下來，好像是被打下來的。最後，他把身子靠在牆上，不能再抑止地向窗子框上用拳頭捶着。玻璃在窗框內振動地響着，閃着黑藍的夜色的光。

阿珂新亞的驚恐的臉，在黑暗裏現出來了。她開了門，喊了起來：格黎高里擁抱了她，看着她的眼睛。

——你這樣敲門，我睡覺了。嚇了我一跳……我不知道你回來，沒有等你，親愛的！

——我是很兇的……

阿珂新亞感到他魁偉的身體，在擁抱她時發着抖，他的手像火炎般地熱。她很慌亂地找事情做，點上燈，在房子裏走來走去，她把頭巾掠到肩後去，最後，她把爐子生上了。

——我不知道你來……你好久沒有寫信來了……我想你是不同來了……你收到

我的最後的信麼？我想給你寄包裹，後來又想，先等着假如你會有信來……

她看着格黎高里。在她的紅色的唇角上，融化着死冷的微笑。

格黎高里在凳子上坐着，沒有脫去他的上衣，他的鬍子很久沒有剃了，在他的眼睛下面，射着一塊黑色的陰影。他開始脫靴子，可是他突然地忙着找他的煙袋。又在口袋裏找了一張捲煙的紙，他悲哀地看着阿珂新亞的臉。

自從他離開後，她變得很美麗了。

她那美麗的頭是改變了，有着新的有力的平衡，除了她那大眼睛和軟髮髮，還和從前一樣……這種美麗，已經不屬於他了。看得出來，她已變成主人兒子的愛人了。

——你……不像一個傭人了，你要變成一個女管家了。

她搖動着她的視線，在恐怖中笑了。

格黎高里拿了他的乾糧袋，向門那裏走去。

——你上那裏去？

——去抽袋煙去。

——等等、我去拿給你！

——我就回來！

格黎高里從那口袋底下，拿出來一條用清潔襯衣包着的手繡的頭巾，那是在日陀米爾地方的一個猶太的鋪子裏，化了兩個魯布買的。他把它拿出來。愛惜地看着它的富麗的晚虹般的彩色，他在從前也常常愛玩它。他是爲了送阿珂新亞而買的。他打算等他回家的時候。鋪在阿珂新亞的面前。這是窮酸的禮物！難道格黎高里這微小的禮物，可以和頓河的，富有的大地主的兒子的禮物相比嗎？他沒有眼淚地哭喊着，他把這條頭巾撕成一條條地擲在走廊的地上，把袋子丟在門前的凳子上。走進屋裏來了。

——坐下來，給你脫靴子，格黎沙。

阿珂新亞用那因為長久沒有工作的白手，拉着格黎高里的重靴子。她伏在他的膝上，哭了半天，格黎高里等着她哭到相當的時候，問着：

——哭什麼？你不歡喜我回來麼？

在床上，他很快地睡熟了。

阿珂新亞裸着身子走到走廊去，她在風裏站着，北風吹來葬禮的輓歌。她抱着潮濕的柱子，直到天亮，她沒有移動她的地位。

早晨，格黎高黎穿好了制服，到主人的房子去。老主人站在走廊上，穿着皮外衣，戴着黃色的皮帽。

——是怎麼？十字勳章的騎兵，你已經是成年人了，年青人！

老人對格黎高里行了舉手禮，然後握他的手。

——你能住很久麼？

——兩禮拜，老爺。

——你的女兒葬了。可惜！可惜！

格黎高黎沒有作聲。葉夫格尼一面戴着手套一面走了出來。

——格黎高里，你從那裏來？

在格黎高里的眼前，突然地來了一陣黑暗，可是他微笑着。

——從莫斯科來的，得了假期……

——怎麼樣，你的眼睛受傷了嗎？

——是。

——我聽說，他做事很英勇，爸爸！

他對格黎高里點着頭，以後把臉轉向馬廐。

——尼基其慈，車預備好了麼？

車夫尼基其慈套好了車，不轉睛地向格黎高里看着。他牽着一匹灰色的，套在

車上的馬，走到走廊這裏來。車輪和地面合奏着樂音。

——先生，讓我給你趕車吧！和從前一樣！——格黎高里向葉夫格尼笑着說。
「他還不知道呢，可憐的」——他滿足地笑了，在那架在鼻樑上的眼鏡後面的眼睛，動了一下。

——好，我們走吧！

——爲什麼這樣，來得及去玩的，把年青的妻丟在家裏？你不寂寞麼？——老人和氣地笑着。

格黎高里也笑了。

——妻不是熊，不會向樹林裏跑掉的。

他坐在車夫的地位上，拿起鞭子，拉着韁繩。

——我給你趕車，葉夫格尼·尼珂拉·葉威慈！

——好好的趕吧！給你吃茶的錢。

——我已經很滿足了，我很謝謝你，我的阿珂新亞……你養她……給……她——

塊麵包。

格黎高里的聲音，突然地炸裂了。猶豫的不愉快的猜想攪了葉夫格尼。「他知道了麼？蠢念頭，他那裏會知道，他不能知道。」他把背向後面靠着，燃了一枝煙。

——快點回來！——老人在後面喊着。

車輪在地上揚起塵土。

格黎高里鬆了韁繩：馬立刻飛跑了。十五分鐘後，他們已經過了小山，房子已經看不見了。他在第一個山溝裏，跳了下來。從坐墊那裏，把鞭子拿出來。

——你要做什麼？——葉夫格尼縐着眉。

——我會告訴你的。

格黎高里搖着鞭子，用盡了力量，劃過葉夫格尼的臉，於是握着鞭子，對準了軍官的臉和手，不容他有掙扎的時間，向他抽擊。他那夾鼻子的眼鏡上，碎了一塊

玻璃，劃破了軍官的眉毛，一條血直流到他的眼睛裏。起先，他用手遮着他的臉，但是猛擊更利害了。他跳起來，他的臉是暴怒着，而且被血膜糊了。他自己企圖反抗，然而格黎高里退回來用肘腕節一擊，打癱了他的胳膊。

——這是爲了阿珂新亞，這是因爲我！爲了阿珂新亞，你和阿珂新亞！爲了我！

鞭子在空中呼嘯，毆擊漸漸沒有力量了。最後，格黎高里把葉夫格尼推翻在路上，用他那皮靴的鐵掌，獸性地踢着他。當他沒有力量再打的時候，他把葉夫格尼拖上了馬車，拉一拉馬嚼子，奔馳地回去了。他在門旁丟開了馬車，拿着鞭子，手在他暢開的大衣旁邊發抖，飛奔地進了下房去。

在開門的聲音裏，阿珂新亞向四周看着。

——你這個卑賤的動物！你這個母狗！——他的鞭子在阿珂新亞的臉上轉圈地呼嘯。

格黎高里很痛苦跑進院子裏，完全沒有注意到薩士珂的問話。他離開了這裏。
阿珂新亞在一俄里半的途中，追上了他。她靜靜地在他的旁邊跟着走，十分地痛苦，偶然也拉一拉他的袖子。到了一個叉路口，在路旁的一個櫻色的教堂前，她用從來沒有過的，迷茫的聲音說：

——格黎沙，原諒我！

他露着牙齒，彎着背，扣起大衣的衣襟。他一次也沒有回頭看。阿珂新亞被棄在教堂前站着，她的白手是向他伸着，但他沒有理。

在塔塔爾斯科村的小山頂上，他驚奇地注意到那鞭子仍然在他的手上拿着，他把它丟得很遠，大步進了村子。許多臉都貼着窗子驚異地看着他，他所遇到的婦人們，都向他鞠躬。

一個細長的，黑眼睛的，美麗的姑娘，在他自己的院子裏跑出來迎接他，她的手抱着他的頸子，她的臉埋在他的胸前，他的手托着她的腮。他扳起她的頭來，認

誰是董亞士珂。

潘特雷葉·普羅珂非維慈跛着從階坡上走下來了；格黎高里聽見他的母親在屋子裏響亮的哭聲。他用左手抱着他的父親，董亞士珂吻着他的右手。

似乎是痛苦等得很，走廊的階坡總是軋軋地發響。格黎高里走進了大門洞。他的年老的母親，由一個女孩扶着走出來，眼淚打濕她的衣服的小帶子。她緊緊地抱着自己的兒子，嘴裏喃喃地說着不接連的，暗晦不明的母親的話。門響了，娜達爾亞正蒼白地站着，她扶着門，以防跌倒，臉上帶着一個痛苦的微笑，她低了頭，切斷了格黎高里的匆忙的，昏迷的目光。

.....
晚上，潘特雷葉·普羅珂非維慈推推他的妻子的肘節，輕輕地說；

——快點去，看看他們是不是睡在一起。

——我把他們的床舖放在一起了。

——但是過去看看呢，看看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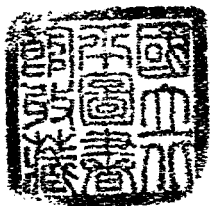
依列尼慈娜起來了，從一個門縫裏看進去。

——他們是睡在一起了——她回來的時候說。

——好，感謝上帝！感謝上帝——老年人吃吃地流淚了，用肘骨撐起自己的身體來，在胸前劃着十字。

靜靜的頓河第三部完。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日脫稿



戰爭與和平

託爾斯泰著
郭沫若譯

發售特價

值得文學者咀嚼，也值得社會科學者吞嚥的世界名著「戰爭與和平」，以法若先生的盛名譯成三冊刊佈出來，現由本局印行普及本，並發售特價，使每個愛讀者都有購置一部的可能。本書送經作者修改，且經其夫人抄謄過七次，始成定本，內容之精強可以想見。書中敘寫彼得對俄國之侵略戰爭及戰後之農民生活，皆的人物和事件之選寫，寫實手腕之超卓，思想情緒之奮昂，無一不臻最高峯。且在本書主要結構之中交織着一幕幕變化萬狀的場景，一段段精細的插話，一篇篇生動的羅曼斯，你讀了直覺到那是數千個短篇的結合。魚貫而來，不致於發生厭倦，反能使你傾倒在它的無比的力量之下。俄國大思想家列寧稱他為俄國革命史上的一面反映着重要事實的鏡子，本書就是如此地成功了。書中對英雄主義之猛鬥，對軍國主義之痛擊，對戰爭思想之反抗，尤有十分爽利的斧痕，此點正觸到了目前的思潮的核心，為新時代尋出了一條大道。

第一分冊至
第三分冊
共一千餘頁
每冊定價九角

另購
特價
七折

三冊合購
二元六角

特價以
一部為限
外埠另加
寄費一成

上海光明書局發行

世界文學叢刊

但丁：新生

王獨清譯 每册六角

紫戀

高萊特女士著 戴望舒譯

但丁的名著「新生」(La Vita Nuova)是世界文學上的一本經典，在歐洲許多大學裏都把這書作為研究文藝復興前期抒情詩的講本。這書是敘述他和他理想中的情人貝德麗采的故事。他的「神曲」便是從這書發展出來的。原書用散文和詩歌寫成，譯筆與原文風格上絲毫不爽。書後附有譯者的評註，并插有名畫兩幅，誠為不可多得的精神。

紫戀(原名黃寶)描寫着一個青年的舞男(Gino)與一個初入老境的女人的戀愛糾紛。高萊特女士以極柔順的筆調寫了這主角二人及其他關係人物的微妙感覺與情緒。在巴黎，不，差不多全個法國全世界的讀書界中，激動了熱烈的稱讚，一下子就銷行了一百版以上。

每册定價七角

深淵下的人們

賈克倫敦著 邱韻鏘譯 每册八角

賈克倫敦的豐富的經驗，在他的作品中描寫着，他的天才之力，使全世界對於他的話都傾聽着，對於「深淵下的人們」這部小說，尤其使人感到它的偉大。它是刻劃時代的報告文學，是各色人等的日常生活，同時是貧民窟中的生活素描。因此，有些批評家說，這部作品，是美國歷史上的革命文學。

一個婦人的信

羅曼諾夫著 林淡秋譯

羅曼諾夫，以描寫革命時代的男女兩性關係，曾博得全世界的多數讀者。這部小說尤為傑出之作，不但供出婦人的戀愛心理，而且傾注着聯革命的氣氛。較之國內的三角四角戀愛小說，手法全異。每册四角五分。

綠村的戀愛

戴爾著 葉舟女士譯

戴爾是現代美國最優秀的小說家，風格深遠新異。本集所寫，偏及工人、流浪人、小說家、藝術家的戀愛生活。大都富於幻想而充溢着熱情和反抗心。

每册定價四角

光明書局發行

國際人物誌

蕭艾編譯 定價壹元

本書爲當代國際人物傳記之總集，是五六十年來世界政治文化的史料。這裏以白描的筆法，正確的史眼，網羅了全世界的多方面的名人，如凱末爾，李維諾夫，麥唐納，鮑爾溫，高爾基，蕭伯納，居禮夫人，愛因斯坦等，一一適如其分地描寫了他們的生活，思想，性格和環境，和盤托出時代和人物

時代 讀物

的風骨。每人各繫畫像一幀，神采奕奕地具現到讀者的面前，可作史書讀，亦可作修養書讀。用作充補教材，尤爲適宜。

世界情勢圖解 三版 出書

J. F. Horrabin 著
金則人譯述

本書著者以簡潔明快的作風，描述着錯綜複雜的世界現勢。書中繪有全版地圖七十二幅，每幅都附以扼要的文字，說明了圖中的全部意義，且譯者大加補充，凡本年度最近發生的事實，均已概述無遺，分明是一卷具體而微的世界鳥瞰圖，讀者按圖索驥，一檢即得。

每册定價五角。

大戰前夜的 國際政治

全書廿餘萬言

廿五開本一鉅冊

定價大洋一元

洪紹原編譯

國際情勢，越是緊張嚴重，大戰的爆發便越是可能而且迫近。但試問我們對於國際局勢的認識，特別是政治形勢的瞭解，究竟獲得了幾分之幾？究竟培養出了多少應付危機的力量？過去的情勢，乃至目前的和未來的情勢，在本書中是獲得了最徹底的解答。洪先生從紊亂如絲的國際問題中，鈎出了最基本最中心的若干事件，一一據世界各著名政論家的分析和論斷，綜合地編譯出來，簡明扼要，周密詳妥。較之國內各大雜誌上所載的東西，分析處是明確得多，發揮處痛快得多，結束處酣暢得多，有不忘憚的精神，無不自由的語調。這些長處，為本書所獨具，亦正為讀者所愛賞。研究最近國際政治的人們，或是想看看新鮮正確的政論而還不會看到的人們，最好就是讀一讀這本得未曾有的書。

上海光華書局發行

文藝理論叢書

文藝理論是每一個文學者的實踐的規範。爲了解決文藝理論上的諸問題，首先必須要獲得正確的方法和具體的知識，然後才能從生活實踐和創作實踐中發展出正確的文藝理論來。可是關於這方面的書籍——從基本問題起一直到現階段的文藝理論之介紹和攝取，却顯得特別地貧乏而且紊亂。這一部分固然是由客觀上的種種阻撓所致，但因此也正要求我們用百倍的努力來從事這種工作的墾植。在這里，第一步工作是發動一個規模不大的計劃，刊行一套文藝理論叢書，這中間所選的各書，都是些不太專門的然而正確的論著，希望在國內的文藝園地裏多澆些理論的肥料，以致在生活上，在創作上，可以多開些鮮花，多結些佳果。第一輯爲下列十種，已出五種，尚有五種十月底出版，售價每冊大洋二角。

全部合購（十種）只收一元四角
外埠另加寄費一角六分

第一輯書目

- | | | | | | | | | | |
|----------------------|-------------------------------|---|----------------------|-----------------|----------------|---|--------------------------|--------------------------|---|
| 10. 文
化
擁
護 | 9. 藝
術
史
的
問
題 | 8. 科
學
的
世
界
文
學
觀 | 7. 批
評
論 | 6. 作
家
論 | 5. 文
學
論 | 4. 世
界
觀
與
創
作
方
法 | 3. 現
實
主
義
論 | 2. 現
實
與
典
型 | 1. 藝
術
作
品
之
真
實
性 |
| 邢紀
桐德
華等 | 辛高
瀾·甘
苑 | 任西
爾·列
戈 | 辛倍
斯·巴
洛夫
人 | 陳恩
格·斯
鷗等 | 林高
爾·林
基 | 孟羅
森·達
克爾 | 辛吉
爾·波
人丁 | 張羅
香·達
山爾 | 郭卡
珠·若
爾 |

東 京 質 文 社 出 版 · 上 海 光 明 書 局 總 經 售

再版

中國金融資本論

每册
六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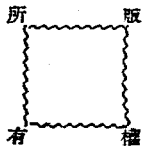
金融業的現象與特徵，正集中的反映出中國經濟的現象與特徵。目前，最迫切的問題，是怎樣認識、了解中國金融問題的本質與現象，以及在現階段由它本身所反映出來的特徵。讀銀行學的人，他只能得到一些營業上的知識。讀貨幣學的人，他也只曉得一些死板的理論，它決不能解答金融業上的理論與實際問題。

本書不但對中國金融業（銀行、錢莊、貨幣、證券市場、匯兌……）本身予以詳盡的分析與說明，並且對於與金融問題有關係的各個經濟部門，也給以縱橫的解剖。本書著者用科學的方法論與新的認識，切實的處理了中國金融問題，並且從金融問題本身透視了中國經濟的全體，指明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控制下的中國金融資本之本質與現象及其改造的前途。

在中國金融危機日益增漲的現在，本書的出版，可以解答多數人看不清說不出的金融上的理論與實際問題，啓發人們普遍的認識這個問題。本書不但是銀行員、中、大學生、店員必讀之書，而且是銀行家、社會科學者，以及一切研究經濟的人的重要參考文獻。全書十五萬言，三百餘頁。

章乃器序 ◆ 王承志著

中華民國廿五年十二月初版發行



靜靜的頓河 2 (全一册)

實價國幣七角 (外埠酌加郵費)

著者 M·峻羅訶夫

譯者 趙一然

發行者 王澄

印刷者 光明書局

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二八五號 光明書局

門市部 福州路二六七號 分館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